風雨江湖情

臥龍生著

第三冊

風雨江湖情

臥龍生著

第三冊

臥龍生小說專輯 16

風雨江湖情

第三冊

臥龍生著

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

■ 皇鼎：武俠系列

■ 臥龍生著

■ 風雨江湖情

■ 第三冊（全四冊）

■ 封面：

■ 封面題字：楊家麟題

■ 三品：分色製版

風雨江湖情

三册

臥龍生著

二十一

白千山錯了。

他料想的事，却是適得其反。

小藍的脚，沒有碰到那個年輕人。

年輕人的手，却抓住了小藍的脚。

小藍一掙，居然沒有掙開。

年輕人微微一笑，道：「茶碗摔出去會碰得稀爛，一個人摔出去，不知道會碰成什麼樣子……」

他右手一揮，當眞將小藍像一段木頭般，摔了出去：「也許，黃山的石頭，比不過你小藍的腦袋瓜子硬吧……」

年輕人站了起來。

但小藍却永遠也站不起來了。

□□　□□　□□

人頭，似乎比不上石頭硬。

小藍這個人一向很硬，但是遇到黃山的石頭，他也跟那個粗碗差不多，爛了。

小藍的腦袋，碎得比那個粗碗好不了多少。

白千山嚇了一跳。

他做夢也想不到小藍會這麼輕易的喪生。

他更難以相信的是，以小藍的一身武功，怎麼可能被眼前這個年輕人摔了出去，却無力自救？

他顧不得再看這個年輕人，身子一閃，就向小藍的屍體奔去。

小藍確實是死了，死得很慘。

白千山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藍的人頭，已經不見了蹤影，連他的雙肩，也被山石震得碎裂折斷。

地上一片模糊，血肉淋漓的慘象，令人不忍卒睹。

七格格也吃驚的站了起來。

她還希望小藍沒有死。

但她看到白千山對小藍的屍體曲膝下拜時，她終於明白，小藍死了。

她看看齊敢。

齊敢很鎮定的坐在位子上沒有動，甚至連臉色都沒有變。

七格格一咬銀牙，再也把持不定內心的激動，一閃身，就向那年輕人走去。

四個壯漢，像一窩蜂子般，也跟了過去。

□□　□□　□□

齊敢忽然嘆了口氣。

他看了言光斗一眼，低聲道：「如果是他，咱們就不必費心了！」

言光斗笑笑，也點點頭。

很明顯，他同意齊敢的話，也明白齊敢弦外之音。

黃善却搖了搖頭道：「齊老，如果他不是呢？」

齊敢怔了一怔。

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想過如果他不是的後果。

這個穿着一身灰白色褂褲的年輕人，看來是那麼特別，那麼不同凡響。而武功又高得出奇，如果他不是他們心中所想的秋氏遺孤，那可就麻煩大了。

齊敢盯着那年輕人，搖頭道：「黃老弟，老夫還沒想過這件事，所以，最好他是我們所想等的人！否則，咱們的麻煩就大了。」

黃善笑道：「不錯，至少我們幾乎沒有人能夠跟他相拚……」

突然，一陣大笑傳來，黃善驚得連忙住口。

茶館裏的七個人，連齊敢在內，都同時心中一驚，掉頭向笑聲之處看去。

□□　□□　□□

笑聲是出自那年輕人口中。

他正在打量七格格，一副土頭土腦的樣子。

七格格心中有些發毛。

她忽然覺得，這個年輕人的眼光，就像兩把鋼刀，割裂了自己的一身衣飾，把自己赤裸裸呈現在他眼前一般。

七格格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惱恨地嬌叱道：「你笑什麼？你殺了人還笑得出來？」

年輕人的笑臉忽然斂去。

他抓了抓頭，道：「殺了人就不能笑麼？這是誰規定的？」他又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七格格：「是你？是不是？你說殺人不能笑，是麼？」

七格格柳眉一揚，道：「是我又怎麼樣？你告訴我，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殺死小藍？」

年輕人微微一笑。

他又笑了，而且笑得很迷人。

七格格瞧得心中一懍。

忽然間，他想起了秋水仙的笑。

這年輕人的笑，就像秋水仙的笑一樣迷人。

七格格暗道：「果然是他了……」

年輕人似乎有意要打斷她心中的思忖，含着那迷人的、眞誠的笑，低聲道：「我本來不想殺死那個小藍的，我不知道他武功那麼差勁，我把他摔出去，他爲什麼不掙扎？大姑娘，你怪我是不對的！」

七格格楞了。

這小子殺了人居然還有理。

七格格冷哼了一聲道：「你制住了小藍的穴道，他怎麼還能掙扎？哼！別人不知道，我

可是知道，小藍的武功好不好，我也知道，若非穴道被制，他當然死不了……」

七格格話音未已，白千山已走了過來。

他嘆了口氣，大聲道：「七格格，小藍的穴道並沒有受制，他本該可以不死的。」

七格格呆了一呆，道：「什麼？白老，你說……小藍的穴道沒有受制麼？」

白千山道：「是……」他看看那年輕人：「小子，你用了別的什麼手法？讓小藍昏了過去的，是不是？」

年輕人又笑了一笑。他搖了搖頭道：「沒有，我什麼手法也沒用，我只是抓住他把他摔出去而已！」

白千山不信。

七格格也不會相信。

甚至連齊敢也不肯相信。

小藍怎麼可能就這麼被人一摔而摔死呢？

□□

□□

□□

他說的很誠懇。

這個年輕人生就了一副討人喜歡的樣子，他說的話，好像很難叫人不相信。

但是，事實上，以小藍的一身武功，怎麼可能會被人一摔就給摔死了呢？

白千山瞪著年輕人，冷冷一笑道：「小子，你這話明明在騙人，是不是？你以為小藍是什麼人？他如沒被你制住穴道，怎麼會一點反抗沒有，被你摔死？」

年輕人一笑道：「你們為什麼不去問問他為什麼？問我有什麼用？」

七格格皺了皺眉，嘆了口氣。

白千山則怔了一怔道：「小藍他……人已經死了，老夫怎麼去問他？」

年輕人一笑道：「你明明已經問過了，是不是？」

白千山臉色微變。

七格格也變色看着白千山。

小藍人已經死了，她可不明白這個年輕人為什麼說白千山已經問過了小藍。

死人怎麼能說話？

這正是在場的每個人心裏要問的話。

死人怎能說話？

□□

□□

□□

有兩個人明白，死人能說話。

一個是白千山。

另一個是齊敢。

齊敢當年就領悟過，在恆山遇害的人中，就有人留下了點點滴滴的線索，告訴了桃花娘子許多寶貴資料。

因此，他相信，小藍的屍體一定也留下了什麼線索。所以，那個年輕人才會這麼反問白千山。

白千山自己也明白。

他雖然沒有跟小藍談話，但是，他的確已經知道，小藍實在是沒有被制住穴道。

不過，令白千山困擾的是，未被制住穴道的小藍，怎麼可能不掙扎，不反抗而亡。

白千山看着七格格，心中略感不安地道：「七格格，死人是不能說話的……」

七格格笑了：「我知道，連三歲小孩子都知道的事，不必跟我解釋。」

白千山道：「是！」

七格格目光一亮，道：「不過，他……」七格格雙目在年輕人臉上一轉：「白老，他說的話也有道理，是不是？」

白千山嘆了一口氣道：「是！」

七格格忽然一沉臉，道：「他怎麼死的？」

白千山遲疑了一下，道：「摔死的！」他嘆了口氣：「沒有反抗，沒有掙扎，就這麼被這個年輕人摔死了！」

七格格哦了一聲。

她笑了笑，向年輕人道：「你叫什麼名字？」

□□　□□　□□

每個人都豎起了耳朵，每個人都想知道這個年輕人是誰。

是以，茶館內外，人人都在等着這年輕人的回答。

他笑笑。

但他終於吐出了三個字：「金北岳。」

□□　□□　□□

金北岳？

這可並不是他們每個人所期待的姓名。

但對於齊敢則是例外。

這是一個只有齊敢才知道的秘密。

因爲，齊敢參加了這孩子的命名之祕。

用桃花娘子的姓，和秋水仙遇害的地點拼在一起，就成了金北岳。

齊敢有些激動。

至少，這孩子曾跟他共同渡過四年朝夕相伴的日子。

如今，他長大了，改變得太多，自己已經可以確定的是，若是在路上遇到了他，只怕是認不出來了。

不過，齊敢自知，自己改變得並不多。除了兩鬢斑白而外，簡直是還是十多年前的樣子。

他看到自己時，還能認得出這個瘦叔叔麼？

齊敢瞪着眼直看金北岳。

金北岳似乎有意無意的也在看他。

不過，金北岳却並沒有表達出任何暗示。

七格格柳眉一揚，低聲道：「你說你叫什麼？金北岳？你不姓秋？」

金北岳怔了一怔道：「姓丘？什麼邱？山丘的丘還是掛耳邱？」

七格格道：「秋天的秋！」

金北岳笑道：「金風送爽，也許是秋天的景象，但是，我不姓秋。」

七格格有些失望的看看白千山。

白千山道：「姓金的，你……你到黃山來做什麼？」

金北岳笑了，這個問題，眞是問得夠愚蠢。

他搖搖頭道：「閣下問得好！區區正想請教閣下，你們來黃山做什麼？」

白千山脫口道：「等人！」

金北岳道：「哦？」他忽然哈哈一笑：「區區正好跟你們一樣，也是等人，你們信不信？」

白千山道：「不相信！」

金北岳呆了一呆，他還眞不明白，白千山爲什麼不相信。

七格格這時却嬌笑了一聲，道：「金公子，你眞的是來等人麼？等的誰？」

金北岳笑道：「不知道！」

七格格也怔了一怔了。

既是等人，怎麼可能說不知道？

這種不通的話，金北岳居然說得出口，這個年輕人若不是個白痴，那就是個天才。

□□　□□　□□

金北岳當然不是白痴。

沒有白痴能置小藍於死地。

因此，他是天才。

七格格搖了搖頭，金釵亂顫，叮噹亂響，她失聲道：「如果你不知道要等什麼人，你又怎麼等法呢？」

金北岳笑了笑：「你們等的人，也許就正是我也等的人呢？那——我不就知道這個人是誰了麼？」

很合理。

連齊敢也不能不佩服這孩子聰明了。

七格格只能笑。

白千山却是一肚子都是火。

小藍死於非命，這個仇不能不報。

他奇怪七格格爲什麼不提這件事？

白千山一冒火，就忍不住喝道：「你是來等人，誰讓你來殺人的？小藍的命……」

金北岳沒等白千山再說下去，忽然一擺手道：「閣下，你別忘了，是他先要踢死我的！」

白千山冷笑道：「他那一脚，不會要了你的命，你應該知道！」

金北岳道：「不會麼？閣下肯不肯讓我踢一脚來試一試看？」

白千山不肯。

他當然不會肯的，小藍被他一摔得魂歸天國，要自己讓他踢一脚，其後果豈不是可想而知麼？

至少，他還知道好死不如歹活的道理。

因此，他搖了搖頭道：「不必了！老夫已經決定，要爲小藍報仇，金北岳，你最好明白這一點。」

金北岳笑道：「很好，我會記住。」

他看了七格格一眼，又道：「姑娘，你呢？你們好像是一夥來的，對不對？妳要不要報仇？」

七格格妖媚的一笑，道：「你說，金公子，我該不該要報仇？」

她居然反問金北岳，這倒似乎大出金北岳意料之外。

但金北岳也很有趣，他看看七格格，微微一笑道：「妳不會！」

七格格一怔：「我不會？爲什麼？」

她冷笑了一聲：「你憑什麼認爲我不會？」

金北岳笑道：「很簡單，你們等的人還沒到，你不會節外生枝，把要等的人嚇走的。」

七格格哦了一聲道：「是麼？」

她忽然一舉手，輕輕一拂，道：「金公子，你這回猜錯了！」

金北岳臉色微微一變，飄身退了三尺。

身形之快，直似鬼魅一般。

白千山脫口道：「好快的身法！」

七格格皺了皺眉，道：「金公子，你能躲過我的一擊，倒是很了不起！」

金北岳笑道：「姑娘出手，向來是不打招呼的麼？如果我料得不錯，恐怕傷在你手下的武林高手爲數不少吧？」

七格格冷笑道：「如是我想傷人，我爲什麼要先打個招呼？你剛才殺了小藍，你打過招呼麼？」

金北岳道：「他先出手要傷我，我是還手，打不打招呼，已不關緊要了！像姑娘這樣……」

七格格忽然格格一笑，突然閃身迫向金北岳，道：「很好，我現在就跟你打一個招呼，你給我小心了……」

她右手一揮，那根本是束在腰間淡紅絲縧，突然化作一道彩虹般，直向金北岳吐去。

七格格的武功，在場的人都已經見識過了。她的一隻茶碗就能隔斷言光斗和藍如玉的眞力，決不是憑小巧功夫能辦得到的。

是故，連齊敢在內，都不禁爲金北岳捏了一把冷汗。

□□　□□　□□

金北岳又笑了。

他居然還能笑，實在很令人驚訝。

七格格也有點兒猜不透金北岳了。

他年紀這麼輕，怎能歷練得這麼鎮定？

彩虹已向金北岳胸腹之間繞去。

金北岳沒有退。

他在七格格隨手一拂之際，却飄然而退，這回七格格揮帶而出，他倒反不向後再退了。就在那腰帶堪堪擊向胸前的剎那，金北岳左手忽地由下向上一撩。

寒光一閃，七格格的腰帶陡然像揑碎的花瓣一般，裂成廿幾段，飄向五尺之外。

齊敢忍不住拍手道：「好快的劍！好强的腕力！……」

金北岳微微一笑，一順手中短劍，抱拳道：「多謝誇獎……」

左手出劍，如此快捷，武林中倒還沒有幾人。

白千山臉色忽地變得很難看，怒瞪着金北岳，大喝道：「好小子，無情公子藍田玉是你什麼人？怪不得你要對藍如玉下殺手，敢情你是……你是……」

金北岳突然大笑道：「老先生，你錯了！我跟藍田玉沒有關係，我殺了藍如玉，也只是沒想到他的武功居然那樣的不堪我一摔而已！」

白千山不信。

七格格當然更不信。

她的腰帶碎了，本就又驚又怒，這下子可正好借題發揮了。

她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你這把劍，可是無情公子的無情劍？」

金北岳皺眉道：「無情劍？這是無情劍麼？」

他舉起手中短劍，仔細的看了看，哈哈一笑道：「如果這就是無情劍，那位無情公子藍田玉，大概也算不了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了！」

白千山一怔道：「你說什麼？你敢對無情公子無禮，難道你……你眞的跟藍公子……沒有什麼關係？」

金北岳笑道：「本來就沒有關係嘛！不是你們提出來，我聽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白千山看看七格格。

七格格道：「白老，你相信他說的？」

白千山道：「老朽……老朽……」

他雖然沒有說出相信兩個字，其實，已等於說了出來差不多。

七格格搖頭道：「我不信。如果不是無情劍，他怎麼能削碎我的腰帶？」

白千山道：「是……是……」

七格格妙目一轉，向金北岳道：「金公子，你不承認你跟藍田玉有關係，是你聰明……」

她忽然一笑：「無情公子劍無情，他得罪的人多，樹敵更多，你手中有了這柄無情劍，往後你的日子，可眞有得好過了！」

金北岳搖頭道：「看來，你是認定這是無情劍了？」

七格格道：「難道不是？」

金北岳忽地略帶稚氣的一笑，道：「姑娘，無情劍很珍貴，很值錢，是不是？」

七格格道：「無情劍可算得上是神兵利器，當然很珍貴，也很受武林人物喜愛嘛！」

金北岳一揚手，道：「好，那我就送給你！」

□□　□□　□□

短劍電疾射向七格格。

齊敢皺了皺眉，暗想，這孩子很聰明，這一招倒也高明，七格格能不能接下這隻劍，可眞夠七格格折騰了。

劍已到了七格格身前。

□□　□□　□□

突然，四條人影，閃電般撲向那短劍。

七格格身後的四名大漢，忽然一齊出手，抓向那柄短劍。

寒光乍斂，血光忽現。

四個壯漢之中，有兩個人受了傷。

另外兩個雖然沒有受傷，但衣袖也被短劍削裂，搭掛在手臂之上。

受傷的是斷了兩指。

不過，劍却落入了他們手中。

七格格一笑，伸手接過短劍。

她看看受傷的兩名壯漢，低聲道：「謝謝你們！快去裹傷吧！」

兩名斷指壯漢十分恭敬的笑道：「是！」

白千山已拿出了金創藥，讓他們敷上。

七格格凝視着手中的短劍，似乎有些不相信的看着金北岳：「你——眞的捨得送給我？」

金北岳道：「爲什麼不？」

□□　□□　□□

爲什麼不？這劍既然不是無情劍，他當然不會捨不得送人。

但是，如果眞的是那柄無情劍呢？

他爲什麼捨得送給別人？

七格格呆了一呆。

但她忽然又笑了一笑。

她已經看明白了這柄短劍。

道道地地的「無情劍」。

當年無情公子藍田玉，仗以成名，而且，曾使無數武林少女爲之神魂顚倒的「無情劍」。

現在，就在她的手中。

她還沒想明白的是，金北岳爲什麼如此大方、慷慨。

□□　□□　□□

齊敢雖然沒檢查這柄劍，但他已經想得出，從七格格臉上的表情看得出；劍，一定是無情劍。

「無情劍」幾時被桃花娘子取到而給了金北岳呢？

而金北岳又怎麼會把這等珍貴的神兵利器，完全不放在眼中，隨便就肯送給別人？

這是爲什麼？

同樣的疑問，幾乎在每一個人心中這麼打轉。

而除了金北岳，似乎是誰也解不開這個謎。

□□　□□　□□

七格格嬌笑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在金北岳的身上跟臉上打量。

金北岳也在笑。

不過，他可沒盯着七格格。

七格格很美，尤其是那種過份成熟的美，就像熟透了的櫻桃，一碰就會破。

所以，金北岳的眼睛，都不敢碰她，生怕一碰，就把她碰破了。

但是，七格格的樣子，彷彿就在等他來碰。

她一掠鬢角，格格一笑道：「金公子，你眞的……眞的把這柄劍送給妾身了？」

金北岳壓低了眼睛，看着地上的泥土，道：「是！」

七格格居然還不大相信，脫口道：「公子，你知不知道這是無情劍？」

金北岳道：「不知道！」

原來他根本不知道這柄短劍是「無情劍」！

怪不得他捨得送人。

齊敢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言光斗也不由得搖頭道：「太可惜了！這位金公子莫非是個傻子？」

黃善一笑：「他如果傻，天下還能找到第二個聰明人麼？言兄，我看……他好像不是傻吧！」

言光斗一怔道：「不傻？不傻的人，捨得把萬金難求的無情劍，白白地送人？」

黃善笑笑：「言兄，我看這位金公子恐怕是天下第一聰明人。」

言光斗不解的看着黃善。

黃善道：「言兄，你見識到那金公子武功了？藍如玉被他一摔而死，七格格也僅僅出手一招就挨了他碎裂羅帶之辱。言兄，此人武功之高，豈不是比我們强出多多？」

言光斗點頭。

金北岳的武功，確實是有些令人莫測高深。

黃善笑道：「以金公子的武功，言兄，有沒有無情劍在手，根本無關緊要。」

齊敢笑了。他同意黃善的說法。

言光斗則猛然點頭道：「對！對……而且……」

他忽然神秘的低聲道：「這是一石二鳥之計，把無情劍公諸於世，免費送人，不啻把一包炸藥交給七格格一樣，隨時隨地會有人想搶她的劍，要她的命……」

□□　□□　□□

金北岳眞會有這種想法麼？

他才不到十八足歲，他能想得這麼遠？這麼精密？

黃善和言光斗的想法，是不是陳義過高？齊敢在心中琢磨着。

不過，他相信一件事，金北岳的成就，決不可用一般的想法來衡量。

桃花娘子投在他身上的心血，是常人辦不到的。

僅拿這柄「無情劍」而言，就可以瞧得出，桃花娘子費了多少智慧才能取到手中。

無情公子能把自己視同生命一般的成名兵刃送人，這只有兩種可能。

其一、是他死了，劍被奪去。

其二、則是他被桃花娘子迷住了，不惜犧牲一切以換取桃花娘子身心。

這些年來，桃花娘子造就金北岳的方法，就是用自己的一切，來換取一流高手的智慧和武功。

所以，只有齊敢明白，金北岳的能耐，放眼天下，只怕已經很少有人能敵。

因此，金北岳把無情劍送人，在齊敢而言，他還是同意黃善的說法。

當然，他也很希望言光斗說對了。

因爲，如果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七格格和無情劍這一方面，秋水仙遺孤的事，就可以冲淡不少。

這樣，對金北岳，對齊敢，都是好事。

二十二

七格格這時略現迷網的看着金北岳。

她嘆了一口氣道：「金公子，你知不知道，這柄短劍是極爲珍貴之物？你會不會後悔把它送了別人？」

金北岳搖頭一笑：「我爲什麼後悔？」

他忽然也嘆了一口氣：「人要活着，才能擁有一切，一個人最珍貴的，該是生命，身外之物，包括錢財、珠寶、神物利器，那一樣能比生命更珍貴？」

七格格怔了一怔。

白千山也呆了一呆。

金北岳說的話和他年齡簡直不能比。

十幾歲的大孩子，怎麼說得出這種涉世極深的話來？

白千山看看七格格，七格格皺了皺眉，低聲地道：「白老，他……會不會有什麼詭計？」

白千山一笑：「回格格說，能把無情劍拿到手，管他什麼詭計呢？多少人寧可丟了性命，也想得到這柄劍，格格您……」

七格格嬌笑一聲道：「說的也是！白老，能成爲無情劍的主人，雖死何憾！」

白千山不由得心中一涼。

他料不到七格格居然這麼重視這隻短劍。

而且，他也想不到七格格怎麼會說出這種不吉利的話來。

莫非這趟關外之行，眞要……

忽然，他觸及藍如玉的血肉模糊的屍體，脫口道：「回格格話……咱們……咱們……」

他指指藍如玉，接道：「小藍的死，咱們難道就……就不替他報仇了？」

七格格笑道：「無情劍足可抵他一命了。小藍總算死得不寃枉。」

白千山臉色一變。

七格格倒是反應極快，連忙又道：「白老，小藍之死，不啻殉國，我會要哥哥厚殮重葬，予他應有的榮典的！」

白千山搖搖頭道：「格格，可是小藍死了。」

七格格道：「人死不能復生，白老，你不必爲他難過，生榮死哀，是人生大事，他活得並不榮耀，但是，死後我哥哥能爲他舉哀，比他活着好得多了！」

白千山還能說什麼？

武林中人，一條命永遠是比得上一支神兵利器的。

□□　□□　□□

金北岳在笑。

眼前的結果，正如他自己所預料的一樣。

一支在他自己看來並不算什麼的短劍，竟然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震懾作用，自然令他十分高興。

但是，更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在等着他。

七格格撫摸着「無情劍」，一派怡然，一派得意的向金北岳嫣然一笑道：「金公子，你可以走了。」

□□　□□　□□

「你可以走了。」

金北岳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呢！

他抓抓那梳得並不整齊的亂髮，瞪着七格格：「你們……要趕我走？」

七格格道：「此非善地，你何必留在這兒？」

她笑了一笑：「你……金公子，你年紀還輕，往後還有很多好日子要過，何必糟蹋自己生命呢？」

金北岳微微一笑道：「是，是！多謝，多謝……」

七格格眼見他笑完，誤完以後，居然不走，不禁皺眉道：「金公子，你……還不走麼？」

金北岳搖了搖頭。

七格格道：「你不走？你要留在這兒？」

金北岳笑笑，點點頭。

七格格不安地看看白千山。

白千山咳嗽了一聲，道：「小兄弟，你看看，這兒的人，都不是好來路，你……犯不着跟他淌渾水……」

金北岳看了白千山一眼道：「我知道，不過，我如果只想看看，只是長長見識，又有什麼關係？」

白千山道：「刀兵無眼，小兄弟，你這是何苦？別沒吃到羊肉惹來一身羶啊！」

金北岳忽然哈哈一笑道：「不見得吧？我看，我倒不怎麼容易惹來一身羶呢！」

他目光一轉：「這兒有這麼多人，眞正吃到羊肉的，又有幾位呢？多我一個，少我一個，又有什麼不同？」

白千山一時竟然爲之語塞。

齊敢心想：這孩子，想不到詞鋒也如此犀利了，眞正是孺子可教。

七格格嘆了一口氣，向金北岳一揮手，搖了搖頭道：「金公子，你不願走，我們也無法勉强你……不過，有些事情，金公子，你最好不要插手。」

金北岳笑道：「好！我自有分寸。」

□□ □□ □□

自有分寸？什麼樣的分寸？

齊敢忽然覺得很好笑。

他已經可以斷定，七格格這一回關內之行，只怕是一個斜斗栽到家了。

「爲，下面會發生些什麼事，決非現在在場的這些人所能預料的。

當然也就不是在場這些人所能控制的了。

齊敢也很高興，他忽然明白，自己的此行任務，看來比自己原先所想的要簡單得多了。

□□　□□　□□

小藍的屍體，被那四名壯漢抬走了。

連一張涼蓆都沒有，就埋入了他們挖好的一個土坑中。

小藍赤裸裸的來，又赤裸裸的離去。

人生，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但白千山却忽然臉色大變，他低聲道：「格格……你不是說過……要四貝勒爲小藍舉哀麼？現在……他們怎能把小藍埋掉了？」

七格格一笑：「白老，死人不是入土爲安麼？先把他埋了，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白千山道：「可是……可是……七格格，難道……我們不把他的屍體運回關外了？」

七格格一笑道：「那會爛掉的……」

她指指四個壯漢手上包起來的一包衣服：「帶走小藍的衣衫，我們可以在關外給他修一座衣冠塚，還不是一樣麼？」

白千山道：「衣冠塚？」

七格格道：「是呀！」

白千山搖頭道：「我看不好吧！七格格，這件事……對中原武林同道……會讓他們寒心的。」

七格格笑了笑：「白老，依你的意思，你打算怎麼辦？把小藍的屍體運回關外？讓他在路上爛了、臭了？要他死後還惹人討厭？」

白千山怔了一怔，他可想不到，七格格怎麼會只朝壞的方面想，而不向好的那方面想呢？

他可以有十種方法讓小藍的屍體不臭、不爛，但是，話到口邊，却又收了回去。

最後，他只好長嘆了一口氣，道：「格格說的是！我去在小藍的埋身之處做一個記號，將來也好爲他重新修建一所墓地。」

他轉身走向藍如玉的埋身之處。

七格格皺了皺眉頭，冷哼了一聲，向四名壯漢一招手，重行回到了茶館之內。

齊敢却起身，走了出來。

他覺得，該是自己也置身事外的時刻到了。

因爲，金北岳既然不是以秋水仙遺孤的身份出現，也許，這黃山石林，還有別的意想不到的怪事發生。

□□　□□　□□

齊敢走到離金北岳丈許之外，找了個樹蔭，坐下。

金北岳看看齊敢，只是笑了一笑。

這笑容，在齊敢感覺中，是十分熟悉，天眞無邪，彷彿他依然是個六歲大的孩子。

不過，齊敢並沒有作出任何表示。

他不希望被任何人看出他和金北岳認識。

他在等待，等待一個未可預知的未來。

□□　□□　□□

白千山也回到了茶館。

言光斗、黃善和另外四個人，都像老僧入定一般，臉上居然連一點兒表情都沒有。

顯然，每個人都跟齊敢有着相同的心理，每個人都在等着。

只有七格格不同。她還在摩娑着那把短劍，心中不停的喃喃自語：「無情公子劍無情……」

□□　□□　□□

終於，不耐的等待，忽然告了一個段落。

一匹小毛驢，打破了石林的寂靜。

白千山第一個站了起來。

接着，言光斗、黃善等人也站了起來。

茶館外面的人，也瞪大了眼睛。

小毛驢馱着一個人。

小毛驢的旁邊，還跟着一個人。

馱在驢子身上的，是個少年。

牽着毛驢的，是個老人。

這老人很瘦，也很高。

如果齊敢不在這兒的話，每個人都會以爲這個又瘦又高的老人就是齊敢了。連齊敢自己也有這種想法。

但他知道，這老人不是齊敢。

別人呢？

齊敢忽然發現，別人却不像他自己那麼肯定。

他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

讓別人猜猜誰才眞是齊敢，這也是很有趣的事。

□□　□□　□□

小毛驢走到了茶館前面。

瘦老人打量了一下茶館裏面的人，皺了皺眉頭，低聲向毛驢上的少年人道：「少爺，咱們……眞的要在這兒歇歇脚麼？你看，這兒的人太多，太擠了些……」

少年人傻傻地一笑，道：「人多才熱鬧呀！」翻身一躍，落下地來。

但他似乎身手不太俐落，落地時居然打了個踉蹌，若非瘦老人伸手扶了一把，少不得準會摔了個斜斗。

瘦老人似乎有些不安地笑笑：「少爺，小心些！」

少年咧嘴大笑道：「老齊，沒關係，這麼一點兒高，還摔不壞我……」

他撣了撣那一身花團錦簇的長袍子，擺出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樣，大搖大擺的走進了茶館。

瘦老人將小毛驢拍了一下，那毛驢倒也乖巧，竟然低嘶了一聲，走到茶館側面的空地上去找水喝去了。

瘦老人向小毛驢揮揮手，這才轉過身來，步入茶館。

□□　□□　□□

七格格的眼睛，水汪汪的，直瞅着那傻少年。

少年人也在看她。

因爲，在這麼多人之中，只有七格格是個女人。

而女人，總是看來像花一樣好看的居多。

七格格，正是一朵花。

一朵像狼一般而又好看的花。

少年人在笑。

七格格也在笑。

不過，七格格嬌笑了一下，就伸出那雪白的手，向少年人招了招。

瘦老人就在這時走了進來。他看到了七格格向少年招手，馬上皺起了眉頭，匆匆地趕上一步。

「少爺……這邊坐吧……」瘦老人想拉少年人到旁邊的一個空桌子上。

但是，少年却已走到了七格格身邊。

七格格一伸手，就把那少年人拉着坐在她身側。

瘦老人抓了抓頭，遲疑了一下，終於，一頓足，走到了白千山身邊，坐下。

□□　□□　□□

小六子泡了茶，送上來。

傻少年雙手抱着，立即作牛飲。

瘦老人也似乎很渴，他雖然顯得斯文些，但是，一壺茶，也很快的喝乾了。

七格格笑笑，把自己面前的茶也移過去給那少年：「還要麼？」

少年一笑，接過來，一口就喝乾了。

白千山忍不住笑了笑，也拿過自己的茶，遞過去。

這回，少年人搖了搖頭：「夠了，夠了。」

□□　□□　□□

言光斗、黃善和另外四位中年人，這時互看了一眼，同時點了點頭。

四個中年人，倏地長身而起，向七格格那桌走去。

七格格的四個轎夫，幾乎像一根繩子栓的木偶般，也同時走了過來，把那四個人擋住。

言光斗臉色一變，喝道：「韓老大，快回來。」

敢情，這四位不起眼的中年人，却是淮陰有名的俠義之士韓氏四杰；

老大韓通。

老二韓昌。

老三韓勇。

老四韓武。

韓通遲疑了一下，突然一揮手，四兄弟果眞立即退回到原處。

四名轎夫，立在原地沒有後退。

七格格掉頭看看言光斗，嫣然一笑，道：「你很識時務啊！」

言光斗冷笑道：「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七格格，千山四怪，言某人雖然沒見到過，但他們名滿天下的僵屍功，區區還曾有過耳聞……」

他嘆了一口氣：「眞想不到的是，你居然能令千山四怪爲你抬轎子，若非他們一時情急，施展了僵屍功來阻擋韓氏兄弟，咱們可眞是要吃虧上當了！」

千山四怪仍然冷冷地站在七格格身前三步的地方。

他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據說，他們因爲勤練僵屍功，已經練到混身都冷冰冰地了。

七格格在言光斗話音一落之際，就笑了一笑，道：「很好。算你有些見識。」

她目光又在少年身上一轉，忽然低聲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字？」

少年人抓抓頭，看看那瘦老人老齊。

老齊有點神經兮兮的皺着稀疏的眉頭，道：「少爺，你……最好少說話。」

七格格和白千山怔了一怔。

他們覺得這個瘦老人很怪，這句話說得也很不合乎情理，報出名姓，也算不得多說話呀？老齊居然當着這麼多人，這麼提出警告，實在是很不通。

少年人也似乎是對老齊這句話不滿。

他搖了搖頭道：「老齊啊，你管的事太多了吧？」

老齊又皺了皺眉頭。

但七格格却笑了：「對！老人家，你對你們少爺的事，眞是管得太多了。」

她看了看少年人，又道：「小兄弟，人總得有一個姓名，好叫人家來稱呼嘛，你說是不是？如果你不說出名姓，我們怎麼稱呼你呢？」

少年人道：「說的也是……」

他想了一下，道：「你呢？你叫什麼呀？」

七格格大概沒有想到少年人會反問她，她呆了一下，咭的一笑道：「小兄弟，你問得好……對！我得先告訴你才是……」

她口裏說着要說出自己姓名，但却半晌沒說出來。

包括齊敢在內，都在等着。

因爲，七格格的名字是什麼，大夥兒都不知道。

「我叫黃娟娟。」

黃娟娟，一個標準的中原人氏名姓。

茶館內外的人，都深深地吐了一口大氣。

但是，也都深深地覺得奇怪。

她怎麼會有這麼一個漢人的姓名呢？

七格格笑了一笑，道：「小兄弟，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你呢？叫什麼？」

少年人笑笑：「我……對了，我好不好稱呼你一聲黃姐姐呀？」

黃娟娟七格格一笑道：「好呀！你愛怎麼稱呼都行，說吧，你叫什麼？」

少年人又看了老齊一眼，這才低聲道：「我——我姓秋。」

七格格一呆道：「什麼？邱？還是丘？那個丘呀？」

□□　□□　□□

幾乎有九十多隻耳朵伸直了在等待。

好像這個丘對所有的人都十分刺耳一般，逼得他們不能不把耳朵豎起來。

當然有兩個人例外。

一個是金北岳。

另一個是齊敢。

他們幾乎已經可以想得到，這少年一定會姓秋。

不過，他們還是想聽。

至少，他叫秋什麼，還是他們想了解的事。

□□　□□　□□

少年人笑了一笑。

他有點兒不安似地，向七格格道：「黃姐姐，我叫秋……對了，我姓春夏秋冬的那個秋字，名字是秋桐。」

秋桐？

秋水仙的兒子叫秋桐，這是武林中人物第一次聽到的事。他雖然並不一定造成什麼轟動，但是，至少也足以給很多人帶來一份滿足心理。

他們是第一個聽到秋桐說出自己名姓的人。

七格格點了點頭，道：「很好，秋桐這個名字很好……」她似有意，又似無意地脫口而

出：「是你爹秋水仙給你取的麼？」

秋桐怔了一怔，瞧着七格格半晌沒說話。

□□　□□　□□

齊敢却在搖頭，心想，這個七格格果然很厲害，居然絲毫不着痕跡的掀了秋桐的底牌。

他在等着，等秋桐回答。

因爲，齊敢也不知道，秋水仙和蓉蓉郡主當年給他們的兒子取的什麼名字。

因爲，現在還活着，知道秋水仙兒子應該名叫秋南華的人只有蓉蓉郡主一個了。

但是，蓉蓉郡主會說出來麼？

□□　□□　□□

秋桐終於從驚訝中恢復過來。

他搖了搖頭，道：「不知道，我沒見過我爹。」指了指老人：「老齊告訴我，我才知道我叫秋桐。」

秋桐說的非常坦白。

七格格很滿意，因爲，她完全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查明了秋桐就是逍遙公子秋水仙的兒子。

千里迢迢而來，一旦找到了要找的人，其心情之愉快，又豈是筆墨所能形容。

不過，黃娟娟實在是個不簡單的女人。

她表現得很同情，很可惜的樣子。然後，低聲長嘆道：「秋老弟，至少，你娘總會告訴過你吧？」

秋桐搖頭：「我也沒見過我娘。」

「哦？」七格格露出了十分驚訝的神情。

連金北岳在內，都覺得七格格的這份神態，很自然、很貼切，很適合此時的感受。

秋桐茫然的苦笑了一聲，道：「老齊告訴我，說我是個孤兒，黃姐姐，你問我別的吧！我對我爹和娘的事，請恕我無法回答。」

七格格擺出一副同情的臉色，道：「好！秋老弟，我不再問你……」

她看了看老齊，笑了笑：「老齊，你們……一向都住在那兒呀？」

老齊可不是秋桐，他乾咳了一聲，道：「黃姑娘，我這個老頭子是個奴才，主人的事，老奴可不敢過問……再說嘛，我年紀一大把，記性又不好，這些事情，老奴可眞有些記不得

了。」

七格格一怔。

她可沒有想到這個老奴才居然該這麼說話，而且是睜了眼睛說瞎話！

七格格很想發作，但是，她也居然忍了下去。只是淡淡一笑，道：「是嗎？」

老齊連忙點頭道：「是，是……老奴可眞是一點兒也記不得過去的事了……」

七格格眼見得老齊打蛇隨棍上，竟然還是沒有發作，依然淡淡一笑道：「對！對！上了年紀的人，丟三忘四，也是常情……」

她可不等老齊再嚕囌，立卽向秋桐道：「秋老弟，你記不記得……」

秋桐笑道：「好像就在這個山上嘛！不過，我也不明白那是什麼地方。」

□□　□□　□□

齊敢在外面聽得笑了。

他忽然發現，桃花娘子做事，還眞是令人莫測高深。

這位秋桐，明明不是秋水仙的兒子，她却能把他安排得就跟眞的差不多。

而且，她還故意找一個看來還眞有一點跟自己神似的人來作爲照顧秋桐的僕人，足見桃花娘子也着實是費了不少心機。

但齊敢想不通的是，她這樣做，目的何在？

如果是爲秋水仙報仇，有一個金北岳就夠了，又何必再弄出一個秋桐來？

齊敢不由得轉眼去看金北岳。

金北岳居然也正掉過頭來看他。

齊敢心中一動，暗道：「小岳這孩子——莫非桃花娘子到今天還沒告訴他，他才是秋水仙的兒子麼？」

□□　□□　□□

秋桐喝完了茶。

老齊也放下了茶碗，主僕兩人互看了一眼，老齊一言不發，就向外走去。

秋桐也站了起來。

七格格頗爲意外地笑道：「秋兄弟，你要走了？」

秋桐道：「是！」

他笑了笑，一臉的稚氣：「黃姐姐，謝謝你……」

秋桐跨上了小毛驢。

老齊伸手一拉驢口，就順着山道，向山下行去。

白千山皺眉直看七格格。

七格格一笑，揮了揮玉手，俏生生地離開了座位，向門外走去。

千山四怪一陣風似地衝向那頂綴滿珠寶的軟榻。

七格格坐入軟榻之內，白千山也跟了出去。

「走吧！」

七格格嬌滴滴的喝了一聲，四怪抬起軟榻，直向秋桐的去向奔去。

言光斗、黃善和那韓氏四杰，以及茶館外面的卅多人，竟然也像具有默契般，同時放下了茶錢，然後，魚貫的向七格格去向追去。

楊跛子和小六子沒走。

茶館是他們開的，雖然是頂過來不久，但他們顯然還捨不得放棄。

小六子出去收拾茶壺、茶碗。

但他却發現，居然還有兩個人沒有跟去。

齊敢和金北岳。

小六子呆了一呆，道：「你們……你們沒走呀？」

齊敢笑笑。

金北岳却大笑道：「他們是他們，我是我，我們爲什麼要走？」

小六子吃了一驚，忙陪笑道：「客官說的是！屋裏空着啦，兩位請裏面坐吧，……小的再給兩位泡茶。」

金北岳看看齊敢，大笑道：「大叔，你說呢？咱們要不要到屋裏再坐坐？」

齊敢點頭，當先舉步，進到茶館之內。

楊四跛子也似是有點意外。

但他就不像小六子那麼冒失，隨口亂問了。

喝茶，剝着花生，齊敢一直打量着金北岳，而且也一直在笑着。

金北岳也很高興，他不像秋桐那麼稚氣，也不像小牛那麼粗野，更不像屠小風那麼流氣。

從任何一個角度去看，他都比秋桐、小牛、小風穩重、成熟。

齊敢和這四個年紀差不多的大孩子都見過面，他最喜歡的還是小牛，其次，就該輪到金北岳了。

不過，他已經發現，如果往後自己得和金北岳同行，只怕他們又會回到六歲以前，那種情同親人一般的境界了。

金北岳跟齊敢幾乎沒有說一句客套話。

齊敢也沒有。

他們坐下來後，第一句話是齊敢問的：「這十年，你吃了不少苦頭吧？」

□□　□□　□□

年輕人吃苦是應該的。

讀書、習武，免不了要吃苦。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

齊敢知道，桃花娘子要金北岳出人頭地，那就一定會讓他吃盡苦頭，逼他學有所成。

現在，桃花娘子放心讓他一個人出來，這表示那些苦頭是沒有白吃了。

金北岳笑笑：「是！」

他吹了吹面前的熱茶，又道：「大叔，姑姑來了麼？」

齊敢搖頭道：「不知道。她要我來，大概自己就不會來了。」

金北岳口中的姑姑，是指桃花娘子金鶯。

從他開始記事，他就叫金鶯做姑姑。

金北岳對自己的身世，所知道的，都是金鶯告訴他的，說他是她哥哥金泰山的兒子。

誰是金泰山，那只有天知道了。

□□　□□　□□

齊敢又笑笑：「小岳，你也是姑姑要你來的？」

金北岳搖頭：「不是，是最後一位師父要我來的。」

齊敢一怔：「最後一位師父？」但他立即又笑了：「小岳，這些年來，你有多少師父？

」

金北岳想了一想：「大概是——七位吧！」

七位？已經夠多了。

齊敢心想，眞難爲了這孩子。但他口中却道：「小岳，聽你的口氣，好像還不止七位是不是？」

金北岳道：「是不止。」

他扳了扳指頭：「教我一年以上，而且還和我住在一起的，有七位。其他教我半年、三個月，或者只傳我一種武功，或是一招劍法、掌力的，大概總有一二十個呢！」

齊敢吃了一驚。

他沒想到，金北岳居然所學如此之雜。

因爲，齊敢明白，以桃花娘子的眼界之高，能被她請來傳授金北岳武功的人，必然都是身具奇才絕學之士，一般人想見到他們都不容易，能夠得到他們傳授一招半式，對某些人來說，那可就要一生都受用不盡了。

金北岳却能夠親炙薪火，其成就如何，應是可以想得到了。

齊敢嘆了口氣，道：「小岳，無情公子也是，對不對？無情劍是他送你的，是不是？」

金北岳笑笑：「無情劍不是他自己送的，是他輸給了別人，別人再送給我的。」

齊敢一怔道：「哦？」

金北岳道：「大叔，有個叫無影老人的人，你聽說過麼？」

齊敢道：「無影老人？小岳，你見到他了？」

金北岳笑道：「無影劍就是他從無情公子手上贏來的嘛！」

齊敢哦了一聲道：「眞想不到！無影老人、無情公子……這麼說來，他們都是你的師父了？」

金北岳道：「是！不過……無影老人教了我兩年，無情公子只教了我三個月。他臨走的時候，無影老人說他教的一招劍法有破綻，無情公子不服，兩個人打賭，結果，無情劍就被無影老人贏了來。」

齊敢笑道：「小岳，無情劍很珍貴，你爲什麼要送給那個黃娟娟？」

金北岳笑道：「無影老人說，這支劍是個不祥之物，而且，也不適合我用，所以，他送我的時候就說過，隨便我用不用，或者是送人都行呀！」

齊敢道：「但是——你爲什麼要送給那個女人？」

金北岳道：「好給她帶來些麻煩呀！」

齊敢笑了。

他想不到金北岳比他想像的要聰明多了。

□□　□□　□□

楊四跛子似乎在偷聽他們說話。

但是，齊敢根本當作不知道。

因爲，他們說的，跟秋水仙扯不上關係，所以不怕。

很顯然，楊四的臉色，十分驚悸。他簡直想不出來，這個少年人怎麼能夠得到這麼多武林退隱高人的垂青，傳授他武功。

但是，事實上，金北岳的武功，他們可以說是已經見識到了。

藍如玉只被他一招就制住，殺死了。

因此，他偷聽到了什麼，也不敢表現出來。

小六子當然也聽到了，不過，他還不了解武林中人物的一切，所以，雖然聽到了，也不會有什麼作用。

故而，金北岳和齊敢才沒有迴避他們。

□□　□□　□□

無情劍會惹來麻煩，那是天經地義的事。

齊敢心想，七格格黃娟娟如果想把無情劍帶回關外，恐怕不那麼容易。

何況，她還要帶那個秋桐一塊兒走？

齊敢笑着，他看看金北岳，道：「小岳，你想不想去看看熱鬧？」

金北岳道：「有熱鬧看當然好！大叔，這些年，就比不上小時候在桃花島過的熱鬧……」

齊敢道：「不過，小岳，看熱鬧可以，但大叔也有個條件，你答應，我們就去。」

金北岳道：「什麼條件？大叔，你說，別人的話我也許不聽，但您的話，我能不聽麼？」

齊敢大笑道：「對！大叔的條件，就是這個。」

金北岳道：「大叔的意思，只要我聽話？」

齊敢道：「是！」

金北岳笑了笑道：「好！」

小毛驢緩緩的走着。

老齊也在緩緩的走着。

秋桐彷彿在打磕睡，一顚一顚的在小毛驢的背上晃動着。

他們在往山下走。

在他們的身後不遠，跟着一隊長長的行列。

這一個行列，非常奇怪，他們分成了兩批。

第一批是七格格、白千山和千山四怪。

在七格格這批人後面約有十丈左右，跟着的是言光斗、黃善等四十個人。

他們也走得很慢，因爲，秋桐走得不快，他們就不能走得太快。

而且，像言光斗的這一批人，更不能超過七格格這一批，否則，只怕他們就要先跟七格格這夥人打起來了。

七格格一行，打從出了茶館，就沒有回過頭看看。

但是白千山似乎早已知道言光斗會跟了來。

言光斗這一行則跟七格格不同，他和黃善、韓氏四杰，就不時回頭張望。

他們是要看看齊敢和那位武功深不可測，而又來路不明的金北岳，會不會也跟了來。

可是，言光斗失望了。

他們一直走到出山的官道之上，還沒見到齊敢和金北岳的影子。

齊敢、金北岳還是跟來了。

不過，他們不是跟在他們後面，而是走到了他們這一行人的前面了。

他們已經到了徽州。

胡家大院不是一個眞正的客棧，但他却是徽州很有名氣的客棧。

胡家大院的主人胡四海，爲人正如其名，非常四海，有時，四海得叫人吃驚。

比如說，一個住居的客人，讓他看順了眼，他不但會讓你免費住在胡家大院，他還會准許你隨意在櫃台上拿錢用，那怕是一千兩銀子、一萬兩銀子，也毫不吝嗇。

他會讓你覺得你自己就是胡家大院的主人。

但是，如果你被胡四海當作了不受歡迎的客人，麻煩可也就大了。

他不但不四海，簡直會變成了像油坊裏的榨油匠，他會想盡辦法，榨乾你口袋裏的每一兩銀子。

雖然他用的方法不多，但却總是很有效。

比如說，你是好色的，他會用女人來榨你的錢。

如果你是好吃好喝的，他會用美酒佳肴來掏你的口袋。

如果你好賭，那就更方便了。

胡家大院有的是賭場，單雙、牌九、骰子，樣樣俱全，不怕你不賭得天昏地暗，夜以繼日。不到口袋空空，捨不得離開。

所以，胡四海名聞遠近。

有人拿他當古之朱家、郭解。

也有人說他不亞於孟嘗君，但是，也有人說他是殺人不見血的兇手，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

不過，不管怎麼說他，胡四海還是胡四海。

而且，胡四海還依然被去到胡家大院的人所欽佩。

而且，胡四海還每天都有五六人的在賺着大把鈔票。

□□　□□　□□

不過，今天有些不怎麼對勁。

胡四海彷彿從一大早起來，就有些沉不住氣。

他好像很興奮，也很像有些緊張。

但沒有人敢問他爲什麼？

胡四海是胡家大院，管別人的事，而別人決不允許過問他的事。

所以，沒有人敢問。

直到齊敢和金北岳抵達以後，胡家大院的人才知道，爲什麼胡四海緊張不安的原因了。

金北岳的氣派大得嚇人。

胡家大院大大小小、樓上樓下、前前後後，總共有一百來間客房。

金北岳忽然出現，就一句話：「胡家大院，我包下來了。」

這是胡家大院從來沒遇到過的事。

奇怪的事，胡四海竟然好像事先就知道。

不然，他當然不會那麼緊張，不安了。

然而，誰先通知了胡四海？

至少，齊敢、金北岳並沒有到過胡家大院。

而且，胡四海顯然也並不認識他們。

胡四海對於兩個陌生的人，而且是連一個隨從人員都沒有的人，他居然同意把胡家大院包給對方，這是胡四海有生以來，所做過最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二十三

現在，胡四海就在胡家大院的一間花廳裏坐着。

坐在他面前的是齊敢和金北岳。

但是，在他們身邊上，伺候他們的人，足足有五名之多。

四個嬌滴滴的少女，和一個白髮滿頭的駝叟。

少女們拿着酒壺和酒杯，不斷的爲主人和客人斟酒。

白髮駝叟則只管溫酒。

在花廳外，擺着一個小火爐，白髮駝叟就是在搧着火，溫着酒。

美酒宴佳賓，本該是高興的事。

但是，奇怪的是，胡四海並不見得怎麼高興。

他的臉色很凝重。凝重得像充滿了心事，連舉杯，或是提箸挾菜，都很吃力。

金北岳、齊敢則比較輕鬆多了。

他們大塊的吃肉，大口的喝酒，不時還向那四名少女笑笑，表示他們的欣賞。

四個少女彷彿膽子很小。

在胡四海面前，她們不敢放肆，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所以，金北岳笑着，伸手要摸她們的臉蛋時，她們都吃驚的避開了。

雖然，她們很想金北岳能痛快的撫摸她們。

但她們却絕對不敢在胡四海面前表現出來。

胡四海並不是一個憐香惜玉的人。

一個人如果很四海，他就決不能太過憐香惜玉。

□□　□□　□□

酒已經喝了不少。

白髮駝叟記得，他已溫過了十壺。

現在，已是第十一壺了。

齊敢彷彿是酒興已盡的伸了伸懶腰：「酒好、菜好，人也好。夠了。」

他看看金北岳，在笑。

金北岳正舉起杯碰在唇邊，酒還沒有入口，也笑了一笑道：「對！對！是該夠了……」

他放下了酒杯，目光却轉向了胡四海。

胡四海乾咳了一聲，道：「金公子，胡家大院有的是酒，公子愛喝，要多少就有多少。」

金北岳道：「酒夠了。不喝了。」

胡四海皺了皺眉，道：「是！是！公子若是不想喝了，胡某人就要他們安排別的……」

他忽然神秘的一笑：「公子喜歡什麼樣的人？」

金北岳一怔。

他究竟還是年輕，對於胡四海這句話中的含意，並不十分明白。

齊敢也有點兒一知半解。

因爲，他向來是個不喜女色的殺手。

不過，齊敢至少明白，這個人字，是指的女人。

所以，他笑笑：「胡大老板，金公子要什麼樣的人，他會自己去挑！」

他看了看那四個少女一眼，道：「胡家大院，名頭很大，想必是什麼樣的貨色都有才對吧？」

胡四海道：「有！有！齊老說的是，不是胡某人吹牛，咱這兒可是……」

他忽然住口，怔怔地望着花廳外的台階。

台階上有一個人。

□□　□□　□□

胡家大院有人，並不奇怪。

但是，胡四海交代過，不許人到花廳來，現在，居然有人違令而來，所以才奇怪。

何況，這個人胡四海並不認識。

所以，胡四海才怔住了。

可是，這個人却有人認得。

金北岳正在笑着招呼：「你怎麼來了？」

來人咭地一笑，嬌聲道：「我爲什麼不能來，胡家大院被你包下來了，我當然要來……」

她話未說完，人已走到金北岳身邊坐了下來：「小金，你可眞會溜……」

金北岳訕訕一笑，道：「梅大姊，我不是溜，我是有事，不能不走！」

□□　□□　□□

齊敢瞪着眼睛，瞧着眼前這位花信年華的少婦，心中一直在打轉。

梅大姊三個字，並不能表明什麼，至少，他沒有辦法猜得出她是什麼人。

不過，他還是在猜。

他在想，金北岳跟她是什麼關係？聽他們說話，就可以知道，他們很熟，熟得不拘小節。

因爲，他已經瞧到那梅大姊正在拍着金北岳的手：「小金，你看看，這地方，胡家大院，能比得上天香樓好？」

她又指指那四個捧酒的少女，搖頭道：「就憑這些丫頭們，能和天香樓的姊妹們比麼？小金，我看你是……越來越差勁了。」

齊敢笑了。

敢情這女人是天香樓的人。

天香樓十二金釵，連樓主人在內，姓梅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天香樓的大總管梅玉霜。

這女人想必就是梅玉霜了。

胡四海的臉色，不怎麼好看，因爲，梅玉霜的話聽來太刺耳。

要是放在平日，他早已發作了。

不過，天香樓的女人，他還不想去惹。

胡家大院好像還沒有天香樓的名氣大，所以，找天香樓的麻煩，不啻是自找苦吃。胡四海當然不會自己給自己找苦吃。

所以，他不但不再不愉快，反倒堆出了笑臉：「姑娘可是天香樓的梅大總管麼？胡四海失敬、失敬！」

梅玉霜笑笑：「不敢當，不敢當！胡大老闆的名號，妾身也是久已耳聞，今日一見，果然不同凡響……」

胡四海得意的一笑：「總管姑娘好說、好說……」

金北岳這時已皺了皺眉，低聲道：「梅大姊，你大概不會是專門來找我的吧？」

梅玉霜笑道：「爲什麼不會是？難道我們就不能專程來找你麼？」

金北岳道：「你們很忙呀！你……」

梅玉霜搖搖手：「小金，天香樓的人手不少，忙雖然忙，但也有閒着的人，比如我吧，我就很閒，所以，我才能找你。」

金北岳笑了：「多謝，多謝！」

梅玉霜一怔：「小金，你謝什麼？這是什麼意思？」

金北岳道：「沒什麼，只是不怎麼相信而已。」

梅玉霜道：「不信？你不相信我很閒？你不相信我來找你？」

金北岳笑道：「不錯！我不相信你很閒。所以，我也不相信你是因爲很閒才來找我。」

梅玉霜道：「那……你認爲我是專程來找你的麼？」

金北岳道：「難道不是？梅大姊，有些事，你不說我都會看得出來的！」

梅玉霜笑了笑：「好吧，小金，就算是你說對了，我是來找你的，行了麼？你肯不肯跟我回去？」

金北岳搖頭：「不能。」

梅玉霜怔了一怔。

齊敢笑了。

胡四海更樂了，他哈哈大笑道：「金公子果然是很識貨……很識貨……」

他笑聲未已，梅玉霜已瞪了他一眼：「胡四海，你以爲你這胡家大院是安樂窩？是不是？我告訴你，這兒比天香樓差了十萬八千里！」

胡四海呵呵大笑道：「是！是！胡家大院是比不上天香樓，不過，偏偏金公子喜歡這兒，不喜歡天香樓，那總是眞的吧？」

梅玉霜道：「哦？你認爲小金眞的會要留在你這胡家大院？你以爲他不會走？是不是？」

胡四海道：「金公子當然會走，不過，至少他眼前就不會走，他也不會跟你回天香樓。」

梅玉霜嫣然一笑道：「胡四海，只怕你想錯了！他會走的！」

她忽然低聲向金北岳道：「你想不想知道是誰要我來找你的？」

金北岳道：「知道！」

梅玉霜皺眉道：「你知道？你早就明白了？」

金北岳道：「不錯，我早就知道了！打你出現的那一剎那，我就知道是誰要你來的了！」

梅玉霜臉上變色了。

她重重地拍了金北岳一下，道：「好哇，小金，你居然跟大姊我鬥起心機來了？你好意思麼？」

金北岳道：「抱歉，抱歉！梅大姊，你不必生氣，這事一下子也說不明白的，往後再找機會給大姊陪罪吧！」

梅玉霜可並不那麼好說話，他看了齊敢一眼，道：「他——可是齊敢？」

金北岳道：「是！」

齊敢道：「梅大總管，齊某久仰了！」

梅玉霜道：「齊老，您的大名，梅玉霜才眞是久仰了呢！我們杭州的天香樓總舵，可差一點兒被你老給毀了，我們天香樓的人能不對閣下之名如雷灌耳麼？」

齊敢笑道：「好說、好說，老夫當不起姑娘稱譽，天香樓的姑娘們才眞是了不起呢！」

他看了金北岳一眼，又道：「小岳，你跟他們都很熟是不是？」

金北岳道：「是呀！齊大叔，你也認得不少天香樓的人，是嗎？」

齊敢道：「嗯，也不多，只是四位而已。」

梅玉霜道：「小金，他只見過天香四夢！」

金北岳道：「哦？那——大叔，這四個人我可並沒見到過呢！她們……」忽然搖了搖頭：「算了，反正……一定都是很年輕，很標緻，也都比我大，對不對？」

齊敢笑道：「對！」

不過，齊敢這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笑道：「黃山也有座天香樓麼？」

金北岳道：「有！」

齊敢看看梅玉霜，皺起了眉頭。

梅玉霜倒很會猜測人意，她笑道：「齊老，天香樓除了黃山有，別的地方也還有呢！」

齊敢哦了一聲道：「有多少樓？梅大總管應該知道吧？」

梅玉霜道：「當然知道，不多，也不過是卅六處而已！」

齊敢大感意外。

天香樓只有十二金釵，居然倒有卅六座天香樓，她們一個人豈不要管三處麼？」

齊敢再度皺眉。

梅玉霜也再度笑笑：「齊老，你是不是認爲天香十二金釵，在人手上分配不過來，不該有卅六處天香樓，認爲我在騙人，是不是？」

齊敢笑笑。

他的確是在這麼想。他總覺得，既然是天香樓，那就該由天香十二金釵中人來主管一切才對。

但是，這一次，他却料想錯了。

天香樓並非如此。

金北岳笑了笑，道：「大叔，天香樓的事，除了總舵那邊，是由十二金釵中人管事之外，別的地方，都是另由人手管事的。——」

他看看梅玉霜：「比如黃山的天香樓，就是由一位女道士在管。梅大姊不過是常常住在那兒而已。」

齊敢忽然覺得，這個天香樓，可眞是平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了。

他低嘆了一聲，不再多問了。

□□　□□　□□

梅玉霜似乎還沒有死心，他格格一笑，道：「小金，你眞狠得下心，不肯回黃山去？」

金北岳道：「我有事，暫時不想再去黃山！」

梅玉霜呆了一呆，嘆了口氣，一頓足道：「小金，你不怕傷了人家的心？你不怕人家會尋死尋活？」

金北岳忽然大笑道：「梅大姊，人家傷心，人家尋死尋活，與我什麼相干呢？」他忽然揑了揑鼻子：「你跟人家去說，她最好別再自作多情了。」

梅玉霜這回可眞是呆了。

她打量了金北岳半晌道：「你……你好！」

金北岳道：「梅大姊，我本來就好。我若不好，我就會留在黃山天香樓不走啦！」

梅玉霜不但發呆，簡直是大感意外。

她瞪着眼，好像金北岳成了一個陌生的怪物一般，也好像從來沒見過他一般的詫異。她搖搖頭道：「小金，你……你是金北岳麼？」

金北岳笑道：「我是！」

梅玉霜道：「你是？爲什麼我忽然覺得不認得你了？你怎麼變得完全不是從前的那個小金了？」

金北岳大笑道：「大姊，人會長大的！你忘了？我已經長大了！」

梅玉霜紅唇翕動，想說什麼，但却沒有說出來，她忽然一轉身，向外面走去。

她來得快，走得更快。

齊敢笑了一笑道：「梅大總管走了！」

金北岳道：「她早就該走了！」

齊敢道：「她是來找你的！她有事！」

金北岳道：「是！她們一定遇到了難題了。」

齊敢一怔道：「遇到難題？她們找你，是要你幫他們解決難題麼？」

金北岳笑道：「可不？屢試不爽！」

胡四海忍不住笑了笑道：「那——金公子，梅玉霜說是有人傷心的話，算是騙人的了？」

金北岳道：「也不全是騙人的！我不去，她們的難題解決不了，自然是會有人傷心。」

胡四海道：「她好像又說有人要尋死呢！金公子，這也是騙人麼？」

金北岳道：「是！」

齊敢搖頭道：「小岳，我看不對。傷心可能是假的，尋死尋活到可能是眞的了！」

金北岳道：「大叔，你跟女孩子打過多少交道？」

齊敢大笑：「你可眞是問到節骨眼上了！小岳，齊大叔這一輩子，交道打得最少的，就是女人。」

金北岳道：「大叔，女人的話，最不可信。所以，我才會認爲梅玉霜在騙人！而且，我也知道，一個自作多情的人，就算她眞的尋死尋活，那也是她自己的事，和我完全扯不到一處。」

齊敢笑了笑。

胡四海則直點頭，拍手道：「對！對！金公子這番話，可謂至理名言……女人的話，不

可信……」

突然，一條人影，閃電般一飛而至。

「啪」！

胡四海的臉上，頓時腫了好高。

五根纖細的指印，清晰的透了出來。

胡四海左手捂着臉，跳了起來，大罵道：「那個龜孫子敢打老子？你不想活了……」右手一拳，就擂了出去。

但是，他的拳頭却被人拿住了。

胡四海掙了一下，沒有掙開。

這一來，他可是清醒了不少，忙定睛看去，這才發現抓住自己的人，是齊敢。

但是，在齊敢身邊，却站了一名少女。

一身大紅的勁裝，一雙雪白的小蠻靴，一頭又濃又黑的長髮，一對又大又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就像一團火。

一團要燃燒的火。

□□

□□

□□

胡四海不認得她。

齊敢也不。

但是，金北岳却似乎認得。

因爲，他已經在皺眉頭，已經在說話。

「隨便伸手打人，要不得的！羅明子，我告訴過你多少次了？你還不記得？」

這少女叫羅明子，也是天香樓十二金釵之一。

羅明子幽幽地看了金北岳一眼，道：「我爲什麼要記得？你連人家死活都不管，人家爲什麼要記得你的話？」

金北岳苦笑了一聲。

羅明子的話很有道理，他當然無法反駁。

齊敢鬆開了手，笑笑：「小岳，梅玉霜說的人家，已經到了，是麼？」他打量了羅明子一眼，忽然大聲笑道：「看來尋死尋活那句話果然是假的。」

金北岳依然在苦笑。

齊敢的話明明很對，但他却又不便表示贊同。

羅明子却轉動着那一雙大眼睛，瞪着齊敢：「你——你也認爲女人說的話不可信麼？你

也想吃耳光麼？」

齊敢大笑：「不想！」

羅明子道：「那——你就把剛才說梅大姊的那句話吞回去！」

齊敢一怔。

話怎麼吞回去？他可是頭一次聽說。

因此，他看看羅明子，直皺眉，也直搖頭：「辦不到，老夫說過的話，從來沒吞回來過。」

羅明子冷冷一笑：「是麼？這一回你就得吞回去一次了……」

她右手一抬，刮向齊敢。

金北岳嘆了口氣道：「羅明子，別冒失……」

但是，羅明子的動作，顯然比金北岳的話快。

所以，她那雪白的小手，已到了齊敢眼前。

齊敢也嘆了一口氣。

他有生以來，還沒挨過女人打耳光，因此，他當然不想破例。

□□

□□

□□

「哎喲……你不是人，你欺侮女孩子……你是老不羞，你該死……」

羅明子的嘴裏冒出了不少髒話。

她本來是打別人，現在却在罵別人了。

因爲她打人的那隻手正懸在半空，落不下去。

齊敢左手的兩根指頭，就像鐵鉗般夾住了羅明子的小臂。

所以，她動不了手。

所以，她改成了動口。

胡四海笑了，笑得很開心。

金北岳則連連嘆氣，連連說道：「羅明子，我警告過你，不可冒失，不可冒失呀……」

齊敢呢？既沒笑，也沒嘆氣。

他瞪着羅明子，冷冷地，寒着一張臉，任憑羅明子亂叫亂罵，就是不肯鬆手。

□□

□□

□□

胡四海斟了一杯酒，雙手送給齊敢：「齊老，請喝酒，胡某人眞的服了你了！」

齊敢右手接過酒，一仰頭喝光，說了聲：「多謝！」

他却將那酒杯，放到羅明子擧在半空的右掌心，轉向金北岳道：「小岳，你見過女人有這麼敬酒的姿勢麼？」

金北岳忍不住笑了。

他搖搖頭道：「大叔，我這是頭一回看到……有趣、有趣……」

羅明子的眼睛似乎要突出來了。

她氣得滿臉通紅，索性破口大罵：「死老頭子、短命鬼……你不得好死……你欺侮姑奶奶準活不過今天……你再不放手就要變成老王八、死烏龜……」

但是，齊敢還是沒有放手。

顯然，羅明子這一陣語無倫次的亂罵，反倒把齊敢罵得大爲開心，呵呵一笑道：「羅姑娘，老頭子既然老了，就不會是短命鬼，妳既然不是老夫的姑奶奶，老夫就準能活得過今天，是不是？」

□□　□□　□□

羅明子忽然不罵了。

罵人，本來是要使被罵的人生氣的。

當她發現被罵的人不但不生氣，反而笑了時，罵人豈不是成了逗樂了麼？

所以，她不罵了。

她雖然不再罵人，齊敢却依然沒有放手。

羅明子的右臂已經擧痠了。

齊敢却沒有，他坐在那兒，就比羅明子站着還要高，他伸出左手夾住羅明子手肘，簡直就一點兒也不費勁。

如吃菜、喝酒，也一點兒沒耽誤。

終於，這個强悍的小姑娘不再强悍了。

她哭了。

豆大的眼淚，流水般順腮直滾而下，跌在胸前，沒想到她哭得還眞夠傷心。

金北岳瞧得直抓頭。

顯然是，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她傷心流淚。

但齊敢却是第一次。

而齊敢最大的弱點，就是見不得女人流淚。

只要女人對他一哭，那怕就是他的深仇大敵，他也會忍不住軟下心腸，放過對方。

現在，他就硬不起心腸了。

他的左手兩指，忽然就失去了勁道，鬆開了。

羅明子的右手，沒有了倚托，也就落了下來。

她怔了一怔，看了看齊敢，忽然又跳了起來，大罵道：「老不死、醜八怪，你等着吧……小金，跟我走……」

她忽然伸手，一把挽住了金北岳的衣袖，直往外面衝去。

嘶——嘶——兩聲爆裂入耳，金北岳的短衫扯破了。

羅明子的身形，立即停住。

她看看左手，手中捏着半截衣袖而已。

□□　□□　□□

金北岳坐在原地沒動。

羅明子要把金北岳順手牽羊似地牽走，却不料金北岳早已摸透了她的脾氣，所以，羅明子只能牽走了他的一隻破衣袖而已。

羅明子現在可眞是氣得直頓足。

她瞪着金北岳，大叫：「還你！」

半截衣袖，迎面摔向金北岳。

金北岳嘆了一口氣，一伸手，撈住了袖子。搖搖頭道：「羅明子，我只有這麼一套衣服，你拉破了我的袖子，你總得幫我補上吧？」

羅明子本來是在生氣。

但是，她一聽到金北岳要她替他補衣服，怒氣忽消，居然大眼睛一轉，格格地笑了。

她一笑，金北岳就在後悔，後悔自己說錯了話。

□□　□□　□□

果然，羅明子又走了回來。

她悄悄地坐到金北岳身旁，默默地看了金北岳一眼，輕輕地取過那隻衣袖，嫣然一笑道：「你眞的要我爲你補好這件衣服？」

野丫頭，忽然變成了淑女了。

金北岳一直在後悔，後悔得恨不得給自己一刀。

但他却不能不說話。羅明子就坐在他旁邊，也正在問他的話。所以，他只好點頭：「當

然要！」

羅明子眨了眨眼睛：「好！」

她伸手從懷裏拿出來一個小布袋，裏面居然全是些針針線線。

金北岳楞了。

齊敢和胡四海却笑了。

女人可眞是難測，誰會想到她這個野丫頭，竟然隨身帶了這麼多針線？

金北岳皺了皺眉：「妳……妳現在就補？」

羅明子得意的一笑：「是呀！」

她把金北岳拉了過來，拿着那個破袖子直往他身上比劃。笑道：「我看，你還是脫下來補吧！」

金北岳正在躭心，怕她抓着自己不放，直接這麼拉拉扯扯的縫上去，那可就受罪大了。現在，他可笑了，衣服脫得比喝酒還快。

金北岳把那件裂開的短衫，雙手送到羅明子手裏，笑道：「小心些，別再扯破了。」

羅明子一笑：「放心，扯破了，我還會再給你補好的，怕什麼？」

□□　□□　□□

怕什麼？金北岳想不出該怕什麼！

但他此刻却還眞的有些兒害怕。

他在喝酒，手却在抖。

羅明子坐在他身邊，專心一志的在補衣服，連看都不看金北岳一眼，眞像一個最標準的賢妻。

金北岳怕的就是這個。

齊敢還在笑。

胡四海也在笑。

甚至，連那四名少女也在笑。

金北岳偷偷看了看羅明子。

他忽然發現羅明子也在微笑。

所有的人都在笑。

只除了金北岳自己，他是怎麼想笑，也笑不出來。

胡家大院的板凳忽然像長了鐵針，金北岳此刻就如坐針氈一般。

他看看齊敢，很希望齊敢能想點什麼餿主意出來，好打破眼前的窘境。

但是，齊敢除了會笑，別的什麼都不會。

金北岳恨得直咬牙，他拿起酒壺，狠狠地湊在口中，咕嚕嚕，一口氣把一壺酒喝乾。

他希望有人注意，他希望有人說話，然而沒有。

金北岳忽然覺得，眼前就像一台戲。別人都是看戲的人，而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是唱戲的人。

獨脚戲本就不好唱，何況，又是啞劇？

金北岳頓頓脚，正想站起來。

忽然，他又坐下了。而且，他也展露了笑容。

二十四

有人來了。

胡家大院既然已被金北岳包了下來，此刻忽然有人來了，當然是會出問題了。

出了問題，還會再演啞劇麼？無怪乎金北岳笑了。

胡四海不笑了，他兩眼一瞪，瞪着進來的人。

來的人可眞不少。

但胡四海却連一個也不認識。

他忽然站了起來，大步走向花廳外的那些人。

齊敢突然一笑道：「小岳，有戲看了！」

金北岳點頭：「不錯！有戲看總是好的！」他忽然一怔，道：「大叔，你認得她們嗎？」

齊敢道：「可不？」

金北岳道：「她們是誰？」

齊敢道：「瘋子，一批女瘋子！」

□□　□□　□□

來的是瘋女幫的人。

花飄香、秦流水，還有六個半裸的少女。

她們本該是七個少女，因爲小白跟大牛一塊兒被丁翔請去了，所以，只剩下了六個。

胡四海上下打量了這八個女人半晌，皺眉道：「你們怎麼進來的？」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走進來的！」

胡四海一怔：「走……妳們……是打那兒走進來的？大門口沒有人攔阻麼？」

秦流水也在笑。

她笑得很輕：「有人，他們也攔阻過我們……」

胡四海道：「不錯，胡家大院今天不許外人進來。」

他忽然發現不對，忙道：「他們應該攔住你們才是的，你們又怎能進得來？」

秦流水道：「你是……」

胡四海昂然道：「胡四海！」

秦流水笑了：「胡家大院的主人，是麼？」

胡四海道：「是……不過，你們到底是怎麼進來的？」

秦流水道：「胡老闆，你的手下都很懶，我們來的時候，他們……都躺下睡了！」

胡四海道：「不可能……」

花飄香道：「胡大老闆，你爲什麼不去看看？」

胡四海冷笑道：「不必！他們……」

忽然，胡四海自己把要說的話堵住了。

因爲，他發現本是守在花園月門邊上的夥計，眞的躺在地上。

胡四海不是傻瓜。

他又打量了八女一眼：「你們點了他們穴道？」

花飄香格格一笑：「胡四海，你眞聰明！」

□□　□□　□□

胡四海的確不笨。

但他也不見得怎麼聰明。

因爲，他此刻就做了一件不聰明的事。

□□ □□ □□

胡四海居然向花飄香出手。

他揮拳直擊對方的胸前，這可不是好招數。

不過，花飄香倒不在乎胡四海的招術下不下流。

但她却不是輕易肯挨別人拳打脚踢的人。

所以，她很冒火。

冒火的人，當然會還手。

結果，胡四海就吃了苦頭了。

□□ □□ □□

花飄香只出手一招。

這一招居然把胡四海的那一拳擋了回去，而且還迫得他退了四步。

若非那白髮駝叟在後面推了他一下，胡四海至少還要倒退五步，才能站得穩。

胡四海傻了。

他看看右手，更是呆了。

右拳中指的關節上被花飄香插了一根銀針。

他這才明白，爲什麼會那麼痛了。

十指連心，胡四海額頭上已出現了豆大的汗珠。

他咬了咬牙，伸手去拔。

花飄香笑了笑：「很疼？是麼？」

胡四海怒瞪了她一眼，太聲道：「死不了！胡某人還承受得起！」

花飄香笑道：「不錯！你當然承受得起！不過，胡大老闆，你是疼得連退四、五步，是不是？」

胡四海呆了一呆。

他這才想起來，他連退四步，駝叟推了一下，才拿樁站穩，可並不是因爲疼的緣故。

疼，不會叫人站不住的。

花飄香會有這麼强的內力？

胡四海不怎麼相信。

他皺了皺眉道：「你——你以爲是你的內力將胡某人震退的麼？」

花飄香笑道：「你說呢？」

胡四海道：「不是！」

花飄香道：「那——是你自己要退的了？」

胡四海道：「這……這……」

花飄香冷冷一笑道：「大老闆，你要不要再試試？」

胡四海的確是不笨，所以，他不會再試。

不過，他也不能不找一個台階下台。

因此，他也冷冷一笑道：「姑娘不必逞强，胡家大院已經被人包下來了，你們闖進來，自然會有人找你們……」

秦流水笑了。

她看看花飄香，道：「胡家大院會被人包下來，可眞是奇聞了！」

她忽然瞧着胡四海：「胡大老闆，什麼人能包下胡家大院？你要找台階下，不想跟飄香姐比手勁，你也得找個好理由呀！」

胡四海冷冷一笑道：「比手勁，我胡四海怕過誰來着？錯過今天，我胡四海隨時奉陪。」

他一轉身，就走回到原來的坐位上坐下。

胡四海果然不愧是胡四海，能屈能伸。

□□　□□　□□

花飄香和秦流水都沒有想到胡四海會走回原位，一怔之間，兩人也同時看清楚了胡四海身邊坐的那個人了。

花飄香低聲道：「是他？」

秦流水也皺起了柳眉：「眞是陰魂不散！他怎麼會也到了這兒？莫非……」

花飄香道：「能包下胡家大院的人，當然有來頭，除了他，胡四海想必也不會同意了！」

對於齊敢，二女可眞是有一份戒心。

但是，既然來了，她們又豈能退走？

齊敢看看她們，咧嘴一笑：「人生何處不相逢？姑娘們好！」

金北岳早就想找機會離開那條板凳，這時，可眞是機會來了。他低聲道：「大叔，你認

得她們麼？」

齊敢點頭。

金北岳立卽跳離了羅明子身邊，伸手拉着齊敢：「大叔，你給我引見引見……」

羅明子眼睛瞪得好大、好大。

金北岳可得意了，他笑笑：「大叔，走哇……」

齊敢搖頭道：「不必了，她們已經過來了！」

秦流水、花飄香果眞已經過來了，就在金北岳身後。

花飄香一笑：「齊老，眞料不到你也到了徽州……」

秦流水道：「胡家大院，想必是齊老包下來的了？」

齊敢看看金北岳，道：「錯了，老夫一貧如洗，那來銀子包下胡家大院！」

秦、花二女呆了一呆。

齊敢指了指金北岳，道：「是他！金大少爺！」

金北岳神氣的笑了一笑。

秦流水、花飄香嫣然作態，剛想說話，羅明子已低聲接道：「還有我，金少奶奶！」

金北岳突然不笑，也不神氣了。

金少奶奶？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瞪着羅明子。

羅明子還在從容的爲金北岳縫袖子，頭都沒有抬。

不過，她彷彿知道金北岳在看她，輕輕地說道：「馬上就補好了，你急什麼？」

金北岳眞想大叫：「我才不急呢！」

可是，他沒有。

他只是微微一笑，道：「小嫂子，你只管慢慢補，反正在我大哥來到之前，我還可以冒充他半天！」

□□　□□　□□

羅明子差一點兒跳了起來。

針尖刺破了她那纖纖的玉指，血在流着。

金北岳居然會叫她小嫂子。

金北岳居然會有一個大哥。他還居然說，他大哥還沒有來。

羅明子很聰明，但她却做夢也想不到金北岳來了一手比她想得到更高明的假話。

羅明子忘了手疼，也忘了自己先前是多麼賢淑。

她眞的跳了起來。突然把那只縫好一半的短衫，兜頭摔向金北岳，尖叫道：「你……你去死吧……」

忽然一轉身，就向外面奔去。

□□　□□　□□

秦流水、花飄香茫然的看看金北岳，又奇怪地看看那奔出胡家大院的羅明子。

她們的確被眼前的事情弄糊塗了。

金北岳却十分愉快。

他從頭上取下那搭拉着袖子的短衫，順手就丟在一旁，大笑道：「要女人聽話，可眞是不容易！」

他目光轉向花、秦二女，道：「胡家大院，是我包下來了，妳們如果想往下來，一定得先經我同意！」

羅明子走了，他神情就不同了。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你……你是金大少爺？」

金北岳點點頭。

秦流水道：「你大哥呢？閣下不等你大哥來，就能代他作主麼？」

金北岳一怔，道：「我大哥？我幾時冒出一個大哥來了？」

秦流水道：「你——你剛剛不是說，在你大哥未到之前，你是在冒充他麼？」

金北岳笑了。

齊敢這時也忍不住笑了：「他沒有大哥，他是獨子。他也沒有冒充別人！」

花飄香哦了一聲道：「齊老，我們明明聽到他……」

秦流水也道：「如果他就是金大少爺，他怎麼會對自己的妻子說那種怪話？」

金北岳皺了皺眉。

齊敢道：「他也沒有妻子。他才十八歲不到，怎麼可能急着討老婆？」忽然一笑：「就拿你們那個晚輩屠小風說吧，他可曾急着討老婆了？」

花飄香笑笑，道：「小風當然不會……圍繞在他身邊上的女人太多……」

齊敢道：「花飄香，依你看，金大少爺的風度，比屠小風如何？」

花飄香瞟了金北岳一眼，笑道：「他比小風更像一個大男人。」

秦流水道：「何止更像？簡直就比小風壯了十倍！」

金北岳很神氣。

他又恢復了愉快的笑容：「多謝、多謝……你們要是想住在胡家大院，現在已經算是得到我的同意了。」

高帽子人人愛戴，何況是年輕如金北岳者。

金北岳一揮手：「胡老板，你聽到了麼？」

胡四海道：「聽到了！」

金北岳道：「她們八個人，你代我安排一下吧！找最好的屋子給她們住。」

胡四海道：「是！」

他顯然對於眼前的發展很不高興，但是，却又無可奈何。只好起身，看看花飄香道：「請跟我來！」

當先向外走出。

但是，花飄香並沒有跟去。

花飄香盯着金北岳，嫣然一笑道：「金大少爺，現在還早嘛，住的地方何必急？」

秦流水也嬌笑道：「大少爺，我們要住在那一個屋子裏，現在決定，未免嫌早了……」

金北岳一怔。

胡四海也呆了一呆，他忽然覺得，這些女人果然是瘋子！

齊敢笑了笑道：「秦姑娘說得有理，你們果然不必太早決定，有許多事是沒法子料得準的！」

秦流水一笑：「到底還是齊老見多識廣……金大少爺，妾身秦流水……」

花飄香也笑道：「妾身花飄香。」

金北岳一直是赤膊着上身，這時見到二女施禮，忙要揮揮袖子還個禮，這才發現自己根本沒袖子可揮。

他歉然一笑：「區區金北岳。」

□□　□□　□□

胡四海仍然走了出去。

他可不肯跟花飄香再呆在一起。

不過，胡四海却沒有料到的是，小青她們六個半裸的少女，居然跟在他身後走了出來。

胡四海又呆了一呆。

小青笑了。

跟着，小紅她們也笑了。

她們都很年輕、很美、很誘惑人。

因此，胡四海被她們的笑容一包圍，就融化了。

他瞪大了眼，盯着六女，道：「姑娘們……要找個地方歇歇麼？」

小青道：「是！」

胡四海道：「六間雅房？」

小青格格一笑道：「隨便……」

小紅却挨到胡四海身邊，低聲道：「胡老闆，雅房能比你的臥房更好麼？我們——」

她似有意，似無意，身子已碰到了胡四海的手。

天下不會有多少魯男子，也不會有多少木頭人。

所以，胡四海決不會是個見色不動的人。

他的手就在動了。

小紅嬌笑，笑得像銀鈴般響。

胡四海忽然豪邁地抓住小紅：「我的屋子很大，住上七八個人，都還很寬敞……」

□□　□□　□□

齊敢放下了酒杯。他看看秦流水、花飄香道：「杭州一別，貴幫有沒有再派人去找馬車了？」

花飄香搖頭道：「沒有！」

秦流水却道：「齊老，馬車的事，我們已經不想再過問了！」

齊敢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花飄香笑道：「有天香樓的人辦，我們又何必再多費心機呢？」

金北岳一驚。

天香樓三字入耳，他就不舒服。

雖然羅明子被他氣跑了，但他知道，不知道什麼時候，她又會忽然回來。

所以，他皺了皺眉道：「你們跟天香樓很熟？你們……認不認得剛剛那位野丫頭？」

秦流水一怔道：「野丫頭？那個野丫頭？」

齊敢大笑：「野丫頭也就是金少奶奶呀！」

秦流水失笑道：「啊！」

花飄香道：「金大少爺，她……不是金少奶奶吧？」

金北岳道：「她要是金少奶奶，我就不會是金大少爺了！」

花飄香笑道：「你是不是金大少爺，我們相信，因爲，齊老生平不說謊話的！」

金北岳看看齊敢，哈哈一笑，道：「大叔，誠可格天，以後我一定要好好的學你。」

秦流水美目流盼，咭地一笑：「金大少爺，你不必再多學了，你說的話，我們也相信。」

金北岳道：「多謝！」

她忽地向齊敢低聲道：「大叔，她們不是天香樓的吧？」

齊敢搖搖頭一笑道：「她們麼？瘋女幫的。」

金北岳心中一驚。

瘋女幫他聽姑姑說過。姑姑曾告訴他，什麼樣的女人都可以沾，就是瘋女幫的女人沾不得。

所以，他儘可能的避開瘋女幫的人。

現在，瘋女幫的人，居然找上了門來了。

金北岳怎能不吃驚？

□□　□□　□□

花飄香和秦流水在望着金北岳笑。

她們已然感覺出，金北岳比無家小和尚還可愛。

但是，金北岳却笑不出來。

他長眉一聳，冷冷地掃視了二女一眼，道：「兩位眞是瘋女幫的人麼？」

秦流水道：「是呀！」

花飄香接道：「金大少，你聽到過我們麼？我們是瘋女幫的兩位護法。」

金北岳一怔，看着齊敢：「大叔，他們是護法？瘋女幫的護法？」

齊敢道：「不錯，她們是。」

金北岳狠狠地盯了花飄香一眼，道：「你們……」他忽然一揮手：「胡家大院已經被人包下來了，所以，你們最好立即離去。」

□□　□□　□□

齊敢微微一笑。

他可以猜想得出來，金北岳一定受到過警告。

金鶯一定會告訴過他，瘋女幫的女人不可沾染。所以，當金北岳一聽到瘋女幫的名號，

才會如此吃驚。

但是，花飄香和秦流水不知道。

她們對金北岳忽然下令逐客，感到甚爲不解。

秦流水掠了一掠鬢角，低聲道：「金大少爺，你這是什麼意思？」

花飄香道：「你——你也跟胡四海一樣，要攆我們走麼？」

金北岳哼了一聲，道：「我是要你們走，但跟胡四海不一樣！」

花飄香和秦流水都笑了。

她們互看了一眼，同時道：「怎麼不一樣？」

金北岳道：「他要你們走，不一定有效，但我說你們該走，你們就別無選擇。」

「哦？」花飄香略感意外，搖了搖頭道：「金北岳，你很有自信……」

金北岳道：「是！」

秦流水嫣然一笑道：「金公子，如果我們不走呢？」

金北岳道：「不可能，你們非走不可！」

秦流水道：「是麼？」她忽然格格一笑：「金公子，你是把我們拖出去？還是一個一個的抱出去？」

□□　□□　□□

抱出去？金北岳幾乎以爲自己耳朵有毛病。

這些女人，還眞瘋。

他看看齊敢，齊敢只是笑笑。

他再看看那一直在熱酒的白髮駝叟。

白髮駝叟也在笑。

甚至，連那四個丫頭也在笑。

金北岳終於自己也笑了。他笑得很天眞，地道：「瘋女幫的女人，很喜歡男人抱着，是麼？」

秦流水嬌笑着：「是！」

金北岳道：「很好！」

他一震兩臂，骨骼居然發出了一陣格格聲音：「區區這一雙手臂，力氣並不大，只不過能夾死一頭牛、一隻豹和一隻狗熊……」

他看了二女一眼，又道：「熊的肉比較厚，所以，當區區夾死牠的時候，還有三根肋骨

沒有碎。」

花飄香和秦流水臉色大變。

她們有些不相信地瞧着金北岳。

金北岳在笑：「牛跟豹子就差多了。區區只一夾，牠們的骨頭就像蔴稭般，碎了……」

秦流水呆呆地：「你……你能生裂虎豹？」

金北岳一笑：「一次也生裂不了多少，頂多不過八隻而已。」他忽然看看齊敢：「大叔，她們好像也剛剛來了八個女人，是麼？」

齊敢道：「好像是……不過，小岳，你別忘了，她們都還沒到虎豹之年，他們還像小羊般嫩。」

金北岳大笑：「那——一次夾死十六個也不難……」

齊敢嘆了一口氣：「也許你還能多一點，也許能夾死廿四個……」

□□　□□　□□

花飄香看着秦流水。

秦流水也看着花飄香。

她們似乎有些不相信金北岳會做出這種事。

但她們還眞不能確定他不會做出這種事。

因此，二女也遲疑不決了。

不過，眞要她們走，當然也不是憑着金北岳這兩句話就可以。

至少，她們也得看到足以令他們非走不可的理由。

何況，她們是有事而來，豈能正主兒還沒見到，就空手而去呢？

花飄香冷冷地一笑，道：「金公子，你這是什麼意思？你……眞忍心殺死我們？」

金北岳也冷冷一笑道：「我爲什麼不忍心？胡家大院是區區包下來了，誰來，都得經我同意，否則，一概格殺不論。」

他忽然轉向齊敢：「大叔，你說是不是？」

齊敢仍然在笑：「當然是！小岳，要不要大叔重爲馮婦？大叔當年，可是一流的殺手啊！」

□□　□□　□□

花飄香和秦流水也許不怕金北岳。

但是，他們却不願惹齊敢。

當年的第一號冷酷的殺手，究竟是很嚇人的。

齊敢的話音一落，花飄香就退了一步。

秦流水雖然沒有退，却也不敢再笑了，她看看齊敢，道：「齊老，你……你……」

齊敢忽地一眨眼：「老夫好久沒有殺人了，手自然有些發癢……」

他又看了金北岳一下，道：「小岳，雖然這一回要殺的是女人，但總比沒人可殺有趣。」

金北岳笑道：「是！大叔，如果你怕殺八個女人太累，我可以要胡四海來幫你的忙……」

齊敢大笑：「不必，胡四海還不夠料，要我跟他同時殺人，大叔不幹。」

金北岳認眞的點點頭道：「說的也是……」

他瞪了二女一眼，笑了笑道：「大叔，我看，還是我們一人一半吧！」

齊敢大笑：「好！」

他忽然就站了起來，雙目精光暴射，直瞧着花飄香。

□□　□□　□□

花飄香和秦流水又互看了一眼。

金北岳怎麼說，她們都還不怎麼放在心上，因爲，她們沒有見識過他的武功。

但齊敢不然。

她們知道，就算幫主來了，也不一定是齊敢的對手，所以，要她們與齊敢動手，她們不願，也不敢。

秦流水嘆了一口氣，道：「齊老，你眞的……也要趕我們走麼？」

齊敢大笑。

花飄香皺了皺眉頭：「齊老，你——這有什麼好笑的？你要我們走，我們不敢不走。不過……」

她忽然看了金北岳一眼：「胡家大院是他包下來的，他是不是仗着你老人家的威望才能這麼人五人六的呢？」

這幾句話，話中有話。

任何人都能聽得出來，任何人都知道花飄香在向金北岳叫陣了。

按理，金北岳一定要挺身而出。

像他這麼年輕的人，怎能容忍別人譏諷？他必然會好好教訓花飄香一頓才對。

但是，有些事、有些人，就是不可以常情而論。

金北岳就是這樣的人。

也許，這與他個人的環境和教養有關。

桃花娘子爲他聘請的師長們，沒有一個不是與常人不同的人，也沒有一個不是涵養功夫到了頂點的人。

所以，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他們也無動於衷。

因爲，世間上幾乎沒有多少要他們害怕的事。

當然，他們也有害怕，但那決不是威脅，而只是兩個字：「情面」。

或者，還有兩個字：「美人」。

英雄難過美人關，溫柔鄉是英雄塚！

所以，桃花娘子才能請來那麼多名家，請來那麼多高人造就金北岳。

□□

花飄香在看金北岳。

她似乎在等着他忽然暴跳如雷。

但是，她失望了。

金北岳沒有，他還是在笑，而且笑得莫測高深。

花飄香那種罵人的話，他就像完全聽不懂。

秦流水又嘆了一口氣：「飄香姊，這人只怕是個聾子！」

花飄香格格一笑：「他不是聾子，他是鼻涕蟲，軟的，硬不起來。」

金北岳還是在笑。

齊敢居然也沒有責怪金北岳的意思。

這可令得二女頗感意外。

秦流水看看齊敢，大聲道：「齊老，你要學趙雲麼？他是個扶不起來的阿斗，你犯不着……」

花飄香也笑了笑道：「齊老，連諸葛亮都沒有辦法，最後只能一死，你爲什麼要……」

她話音沒有說完。

因爲，有一杯酒，忽然堵在她那櫻桃小口之中。

□□

□□

□□

杯子原來是在金北岳手中的。

現在却已含在花飄香口中。

花飄香呆了。

忽然間，她們明白了。

金北岳不是阿斗。

齊敢也不必有孔明之智、趙雲之勇。

齊敢不必扶金北岳。

因爲，她們已經看得出，金北岳的武功，不會比齊敢遜色。

因爲，花飄香已經發現，剛剛那個酒杯是由金北岳親手塞在自己口中的。

他不是以內力發出酒杯，而是閃身而來，又從從容容的退了回去。

這一瞬間，她們居然無從看清楚於先，又無法閃避於後，足見金北岳的武功，比自己高明得多了。

花飄香皺眉，取出了口中的酒杯。

秦流水搖了搖頭，道：「我們錯了！」

花飄香道：「是，我們是錯了……」她看了看手中的酒杯，咭的一笑，又道：「金公子，多謝這一杯酒了！」

她一拉秦流水，扭動着水蛇般的腰肢，向外走去。

金北岳這才大笑道：「不送，不送……」

齊敢則冷冷地接口道：「花飄香，還有你們那六個女娃兒，也一齊帶走吧！」

□□　□□　□□

花飄香和秦流水本已走出了花園。

但是，齊敢的話，却令她忽然笑了笑，止住了步子。

她看看秦流水：「小秦，你想起一件事沒有？」

秦流水一怔：「什麼事？」

花飄香道：「小白呀！小白的事，你忘了？」

秦流水道：「啊！我當然沒忘，不過，我倒想不出小白的事——」

她忽然頓了一頓話音，失聲道：「飄香姐，你不會想用小白的事來要脅齊敢吧？」

花飄香笑笑：「爲什麼不？」

她低聲，眨眨眼：「小牛是個很可愛的孩子，齊敢一直很喜歡他，不是麼？」

秦流水點頭：「是！」

□□　□□　□□

令北岳的笑容忽然凍在臉上。

花飄香和秦流水居然又走了回來。

他有着被愚弄的不快。

不過，他還是忍耐着沒有發作。

花飄香走向齊敢，福了一福：「齊老……」

齊敢嘆了口氣，道：「你們去而復回，一定是找到了我的弱點了，是不是？」

他果然不愧第一殺手之譽。

料事、看人，都很尖銳。

花飄香笑道：「不錯！不過，不如齊老說的那麼難聽，我們只是想問問齊老，你還關不關心一個人！」

齊敢道：「哦？誰？」

金北岳也在心裏暗想是誰？

齊大叔會關心誰？

花飄香笑道：「小白！」

齊敢搖頭：「她是你們的手下，我從來沒想到過她！」

金北岳詫異的噓了一口氣。

他忽然認爲花飄香好愚蠢。

不過，他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了。

因爲，花飄香又在說話：「齊老，小白的下落，你當然可以不關心，可是，跟小白一塊的人呢？齊老，難道你連小牛不關心了麼？」

小牛？金北岳一怔。

齊敢也爲之一呆，但他却故意笑笑道：「小牛麼？我當然關心他！不過，我很放心，因爲他與世無爭、與人無忤，又不是武林中人，所以，他一定很平安。」

秦流水笑道：「那可不一定？齊老，你該明白，小牛跟你一道出來，人家可沒有忘記啊！」

花飄香也道：「齊老，你是當年武林中第一殺手，總有不少仇人，是不是？小牛是跟你的人，人家可就把他當作你的親人一般，你不明白麼？」

齊敢皺眉一笑：「明白了又怎麼樣？」

花飄香道：「那就該躭心小牛的安危呀？」

齊敢忽然沉吟不語。

但金北岳却接口道：「大叔，那個小牛？是不是那個幫我檢過蚌壳，住在海邊上的孤兒小牛？」

齊敢道：「是，就是你姑姑不許他跟你玩的小牛。」

金北岳笑了笑道：「大叔，姑姑不許小牛跟我玩，我知道爲什麼……因爲他是個孤兒，沒有教養……」

他忽然像回到了童年時代，高興地笑着：「其實，大叔，我知道你在教他……你……」

齊敢搖了搖頭，大聲道：「小岳，過去的事，別多說了！」

金北岳道：「不！大叔，有些事值得說！至少，小牛是第一個陪我玩的孩子嘛……」

齊敢直皺眉。

但是，花飄香、秦流水却都笑了。

秦流水低聲道：「金公子，小牛前些日子在杭州被人抓走了，你知道麼？」

金北岳搖頭。

打從他離開了桃花島，十一年來，他可一直沒有再見過小牛，也不知道小牛的下落。

因此，他當然很想知道小牛的一切。

花、秦二女當然也知道。

所以，她們覺得自己二人被留下來住在胡家大院的希望，突然大增。

□□　□□　□□

金北岳剛搖搖頭，花飄香就接道：「我們還有一個很好的女孩子，陪着小牛一道給人抓走了。金公子，可惜的是，我們沒有能力把他們救回來。所以……所以……」

金北岳冷冷地看了二女一眼，皺眉道：「是麼？」

花飄香道：「是……」

她們以爲這可正是拉攏金公子的好機會。

所以，她們笑得很得意。

但是，金北岳顯然並不如她們所想的那麼同仇敵愾。

他瞧了瞧齊敢。

齊敢在喝酒。

金北岳也拿起了酒杯，道：「大叔，她們說的……可是眞的？」

齊敢一笑：「是！」

金北岳乾了那一杯酒。

花、秦二女，可在等着。

等着金北岳說話。

二十五

金北岳終於說話了。

他目光在二女身上一轉，笑道：「你們知道他們在那兒麼？」

花飄香點頭。

金北岳道：「在那兒？」

花飄香又搖頭。

金北岳怔了一怔，道：「你們不知道？你們根本在胡說八道，是不是？」

秦流水道：「不是！我們知道，但我們不能說！」

金北岳不解地看看齊敢，道：「大叔，她們……這是什麼意思？」

齊敢道：「她們麼？小岳，她們只想留在胡家大院！」

金北岳笑了。

他轉向二女：「你們想留下來？你們所以不說，對麼？」

花飄香道：「只對了一半。」

秦流水接口道：「我們想留下來等人。同時，也眞的不敢說出什麼人抓走了小牛。」

金北岳搖頭道：「不說，行。」

他忽然一揮手，道：「你們請吧！」

花、秦二女又是一呆。

她們想不到金北岳和齊敢爲什麼明明心中着急，想知道小牛下落，却又表現得那麼不在乎。

花飄香脫口道：「金公子，你……你不想知道小牛的下落麼？你們難道一點都不關心他麼？」

金北岳一笑：「不錯！」

秦流水失望的嘆了一口氣：「你們眞是無情無義！」

金北岳忽然大笑道：「錯了！如果我們要想找到小牛，我們一定能找得到，你們說不說都無所謂！」

齊敢忽然讚許的笑笑：「很好！很好……」

但金北岳却調皮地向齊敢一笑：「大叔，您別誇獎我，我一向很懶，如果有人告訴我……免得我們去麻煩，去打聽，那當然再好也沒有……」

花、秦二女笑了。

本來，她們已經失望得想轉身離去了。

可是，現在，她們却笑了。

□□　□□　□□

花飄香已經站在金北岳身邊。

她笑得很甜：「金公子，你眞想找小牛麼？」

金北岳道：「想！」

花飄香道：「金公子，只要我們能留下來，你一定很快就可以知道小牛的下落了。」

金北岳瞪着花飄香，冷冷地道：「是麼？你們知道小牛現在何處？」

花飄香道：「嗯！」

金北岳道：「既然知道，就該說出來，爲什麼要等你們留下來以後？」

花飄香笑笑：「金公子，如果妾身說是等人來報信，公子一定是不會相信的了，是不是？」

金北岳道：「不錯。」

花飄香道：「所以，妾身當然不會欺騙公子，不會說這種話。」

她目光流轉，看了齊敢一眼：「其實，妾身等人，也不過是想在這兒住一兩天，等另外一個朋友而已！」

齊敢笑了笑，看看金北岳。

金北岳也笑了笑。

他回頭看看還站在花廳外面的秦流水，忽然一揮手，道：「可以。」

花飄香、秦流水顯然有點兒意外。

金北岳這時又補了一句：「小牛在那兒？」

□□　□□　□□

小牛在那兒？

齊敢瞪着花飄香，等着她回答。

但是，花飄香却笑了笑，道：「我也不知道。」

□□　□□　□□

金北岳臉色一變，但他馬上又鎮定下來。

齊敢則略現怒意，搖了搖頭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爲什麼先前要說知道？」

花飄香道：「齊老，您別生氣，先前我雖然說知道，那還眞是不知道，現在，我雖然說不知道，但却已經眞的知道了。」

齊敢一怔。

花飄香這幾句話，顯然叫人莫測高深。

金北岳也同樣呆了一呆。

但是，他却笑了：「一個人如果想胡說八道，你們瘋女幫倒是很在行。怪不得你們用了這麼怪幫名。」

花飄香格格一笑道：「過獎。金公子，妾身是說的眞話，並沒有胡說八道。」

金北岳道：「哦？」

齊敢道：「花飄香，眞話，有你這種說法的麼？前後顚倒，簡直是語無倫次！」

金北岳大笑道：「大叔，罵的有意思！有意思！」

花飄香皺了皺眉頭，道：「齊老，我們說的是眞話！現在我眞的知道小牛在那兒了？」

齊敢不屑的哼了一聲。

金北岳則道：「你們是神仙？捏指一算就算出來了？」

花飄香笑道：「那倒不是……金公子，說眞的，因爲我在這兒等的人，他會知道！」

金北岳道：「什麼？」

秦流水這時也過來了。

她大概也想出了花飄香剛才話中之意，所以，接口道：「公子，我們到胡家大院來等人，那個人，就會知道小牛的下落！」

「哦！」金北岳大笑：「如果這樣，你們就算不留在這兒，我也一樣問得出來，是不是？」

花飄香、秦流水一怔。

金北岳冷冷地站了起來，看看二女，道：「我沒有說錯吧？是不是？」

花飄香、秦流水呆了一呆，退了兩步。

金北岳道：「你們——」

齊敢這時却笑了笑：「小岳，言而有信，你答應過的事，不可後悔。」

金北岳皺了皺眉頭，又坐了下來。

「好！你們可以留下來。」他冷冷地說道：「不過，你們等的人到了，你們也得給我一個答案。」

二女吁了一口氣。

花飄香笑笑，道：「我們會……金公子，多謝……」

金北岳忽然向那四名捧酒的少女道：「帶這兩位姑娘去見胡四海，給她們找個地方住！」

四名少女中的一個，紮了一雙辮子的大眼睛丫頭，笑着向花、秦一招手：「你們跟我來……」

□□　□□　□□

瘋女幫的人一離開，金北岳如釋重負。

齊敢喝了一口酒，道：「小岳，我們可以走了。」

金北岳點頭。

他拿起酒杯，仰頭喝乾。

然後，他走到那白髮駝叟身邊，笑道：「駝老，謝謝你的好酒！」

白髮駝叟抬頭看了金北岳一眼，頗爲意外的道：「你知道我麼？」

金北岳笑道：「點蒼段神駝，區區若是不知道，豈不成了瞎子了麼？」

齊敢這時也笑了一笑，道：「駝老久已不到中土，忽然在此間現身，是不是駝老又遇上了什麼煩心的事麼？」

白髮駝叟嘆了一口氣。

他緩緩地站了起來。

金北岳一怔，他可沒想到，點滄段神駝，居然是個身高八尺的巨人。

金北岳一向認爲自己長得已不矮，雖然沒有齊敢那麼高，但已經是夠稱得上鶴立雞羣了。

但是，這時一看段神駝，自己却矮了一尺。

他可以約略的看出，段神駝幾乎不比齊敢矮。

這時，齊敢也站了起來。

一左一右，把金北岳夾在中間，顯得眞的成了一個兒童一般。

□□　□□　□□

段駝子看看金北岳，又看看齊敢，低聲道：「你們是來等人的，是麼？」

金北岳道：「是！」

齊敢則笑了笑，道：「駝老，你放心，我們等的人，不會跟你點滄門下有關！」

但是，段神駝却搖了搖頭道：「齊敢，你別說得那麼肯定，有些事，說不定就那麼巧呢！」

齊敢皺眉道：「駝老之意，我們是……是等的同一批人是麼？」

段駝子點了點頭：「可能！」

金北岳道：「駝老，你——等誰？你是不是……」

齊敢道：「小岳，有些話，還是別說出來好！」

駝叟笑了。

這是他第二次的笑容。

他笑着看齊敢，笑着說道：「齊敢，薑還是老的辣。老夫不能不欽佩你的謹愼！」

齊敢道：「駝老，有些事不說出來，比說出來好。特別是在這種地方，是非本來就不少了，麻煩更是一個接一個，我們又何必再……」

他的話兒還沒說完，麻煩就已經來了。

□□　□□　□□

胡家大院的門口，來了一頂綴滿珠寶的轎子。

抬轎的是千山四怪。

轎上坐的當然該是那位七格格黃娟娟了。

而跟在轎後的，當然也該是白千山了。

然而，怪的就是，轎子裏既不是黃娟娟，走在轎子旁的也不是白千山。

轎子裏，坐的是秋桐。

跟在轎子旁邊的，是老齊。

□□　□□　□□

轎子在大門口停下。

胡家大院的總管，是胡四海的兄弟胡高。

他名字是高，但是，不但人長的不高，而且，辦起事來，更是不高。

所以，胡家大院底下的人，就乾脆叫他胡搞。

現在，胡高就站在門口。他個子不高，但氣焰很高。

瘋女幫的八個女人闖進了胡家大院，傷了不少人，也點倒了不少人，弄得胡家大院上下都挨了排頭。

當時，胡高不在，他想，如果自己在的話，誰敢闖進來？都只怪自己帶了伙計，到菜市場去辦貨了。

因爲，金北岳包下了胡家大院，胡四海要胡高去採辦，胡高當然不會放過這機會。

他已經賺了五十兩銀子到手。

正在打算晚上去找那城北的老宋，好好的玩一宵。

因爲，兔子不吃窩邊草，胡家大院的總管，怎好意思在自己院內找女人？

所以，胡高就喜歡城北老宋。

但是，他却沒有料到，大門口却又有了麻煩。

他此刻就在門口，氣焰高張得很，眼睛也睜得很大。

因爲，他是胡高，胡家大院的總管。

□□　□□　□□

秋桐已從轎子裏走下來。

胡高正要迎上去。

習慣上，他都是在門口迎接客人，所以，他已經彎了腰，打算肅客入內。

不過，他究竟還不是個健忘的人，只是胡搞而已。

所以，他想起來，今天已經不能再有客人入內。

彎了的腰，陡然挺直。

他冷冷地瞧着秋桐，嘿嘿一笑：「你是幹什麼的？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胡高很樂，因爲，他發現自己這兩句話很威風。

但秋桐可就不是這麼想了。

他在笑：「這兒是不是胡家大院？」

胡高大笑：「這裏要不是胡家大院，你以爲那兒才是？徽州府還會有第二家嗎？」

秋桐笑笑：「是，就好。」

老齊也走了過來。

胡高吃了一驚。

他必須仰頭才能瞧到老齊的臉。

老齊正要向門內走。

胡高大叫：「你不能進去！你們誰都不能進去。」

老齊皺了皺眉，彎下身子，看看胡高：「你是什麼人？你爲什麼說我們不能進去？」

胡高道：「我是胡家大院的總管，我就是胡高，我說你們不能進去，當然就不能，還用得着說理由麼？」

老齊哈哈一笑：「胡高？我瞧你長的並不高嘛……」

他一伸手，就像抓小雞似地把胡高提了起來：「你說我們不能進去？」

胡高手足亂動，像一隻螃蟹，口中大叫：「放我下來……放我下來……」

老齊還在笑：「我們眞的不能進去？」

胡高點頭。

他已經有些受不了，衣服勒得胸口不能喘氣了。

老齊道：「我們要是不能進去，胡高，你這一輩子也就別想落地了。」

胡高大叫一聲，幾乎嚇暈了過去。

他一輩子從來沒有嘗過這種被人由下向上丟出去的味道，整個人就像靈魂脫體，飄掉了一樣。

但他更沒想到，落下來時，更可怕，心都快從嘴巴衝了出來。

他叫喊：「救命……救……」

還好，居然並沒摔死。

老齊的手又抓住了他。

胡高心跳得比箭還快。

「我們還是不能進去麼？胡大總管？」老齊的聲音，幸好他還聽得見。

胡高搖頭了，好不容易由口中迸出一個字：「能！」

秋桐哈哈一笑。

老齊也哈哈一笑。

胡高終於雙脚落地。

一旦脚踏實地，他似乎又比人高出一等似地，他退後了三步，一半身子縮在門內，大吼：「胡家大院今天不招待客人了……」

他一縮，人就進了大門。

「砰」的一聲，大門也關上了。

老齊皺了皺眉，回頭看了秋桐一眼：「少爺……這小矮子混帳！」

秋桐道：「是！」

他居然回頭去看那四個轎夫。

千山四怪彷彿也懂得秋桐的意思。他們忽然互看了一眼，其中兩人，只一跳，就到了大門口。

兩人四隻手，閃電般擊向大門。

「嘩啦」！大門像紙糊的一般，碎了。

門內，沒見到胡高。

也沒見到有人，大門內是空蕩蕩的天井。

因爲，胡高帶了所有的人，都躲起來了。

□□　□□　□□

秋桐和他的轎子，全都抬了進來。

轎子留在天井中。

千山四怪，守在轎子旁邊。

秋桐和老齊則向內走。

□□　□□　□□

齊敢的話，就是被那大門破裂之聲所打斷的。

段神駝苦笑了一聲：「齊敢，又有人來了。」

齊敢道：「是。」

金北岳笑了笑：「大叔，這一次來的人，好像比那些女孩子兇得多，一定不是女人了。」

齊敢道：「一定不是！」

他目光一轉，忽然大笑：「有趣、有趣，想不到小孩子居然也會這麼霸道……」

秋桐正向花廳走了過來。

老齊跟在身後。

段神駝忽然又蹲了下去，用扇子搧火。

他可不想讓別人也瞧出他底細。

而那三名少女則彷彿是他自己的人，此刻也學着駝叟，在替空着的酒杯斟酒。

□□　□□　□□

秋桐看到了齊敢和金北岳，似乎大爲意外。

因爲，他還從沒想到會有人比他自己來得更快。

由黃山石林到這兒，他一直以爲自己是走在頭裏。

他更爲了早一日趕到，不惜和黃娟娟打交道，借了她的轎子和轎伕。

然而，他却沒料到，那批在黃山石林出現的人中，居然就有兩個人跑在自己前面。

秋桐呆了一呆。

老齊也同樣覺得不安。

他看看秋桐，低聲道：「少爺，這事有些不對。」

秋桐道：「嗯！」

老齊指指齊敢：「少爺，這個人……他好像想學着冒充老奴呢！」

秋桐笑了笑：「不錯。」

老齊道：「少爺，這事……有問題！我們得查明白才行……」

秋桐一笑：「應該！」

他忽然向廳內走去。

老齊聳了聳肩，也跟了進去。

□□　□□　□□

金北岳和齊敢互看了一眼，忽然雙雙舉步，向花廳外面走去。

秋桐以爲他們是來接他，就停了下來。

但是，金北岳和齊敢居然只笑了一笑，就由秋桐向老齊身邊走了過去。

老齊一呆，忙拉拉秋桐：「少爺……」

秋桐也怔了怔。

但他迅快的一轉身，大聲道：「兩位留步。」

金北岳和齊敢，沒有留步。

他們一直的走向了花園。

老齊一急，閃身倒躍而出。

這一手功夫很俐落，除了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他由三丈高處落下來時，連一點別的聲音都沒有。

「站住！」

金北岳和齊敢果然站住了。

因爲，老齊堵在他們身前，不站住就得撞上老齊。

金北岳看看老齊，笑了笑：「你的身手不錯！不過，還不足以留下我們。你明白麼？」

齊敢一怔，道：「小岳，你才多大，你知道麼？怎的說出這種話來，就像七老八十的！」

金北岳一笑，道：「大叔，我只覺得江湖上的事，有些煩人，所以，我眞的不太喜歡。」

齊敢深深地看了金北岳一眼，道：「小岳，年輕人不可消沉，不喜歡的事，也得學着去喜歡！因爲，你已經是身在江湖，所以，你永遠都離不開江湖！」

金北岳皺了皺眉，忽然一拉齊敢，向門內退去。

二十六

門外，又有人來了。

騎着小毛驢，跟着一個跟班，緩緩地走了過來。

毛驢上是個不是姑娘的大姑娘。

因爲她年紀已經不再是姑娘。

但她的打扮，却依然是個十足的大姑娘。

跟在她身邊的，是白千山。

白千山有保護七格格的責任，所以，毛驢上，當然就是那位剛剛建立了大清國的滿清王朝的七公主了。

七格格黃娟娟好像對於騎這小毛驢很感興趣。

所以，到了門口，還不想下來。

但是，那毛驢似乎不怎麼會上台階，尤其是背上駝着一個人時，牠更不肯抬起蹄子。

所以，黃娟娟只能下來了。

白千山一拉韁繩，吆喝了一聲，把小毛驢半推半送的拉上了台階，進了胡家大院的大門。

黃娟娟頗感興味的跟在白千山後面。

像這種地方，她還是第一次有機會進門參觀。既是賭場，又是勾欄，還兼帶有旅館的性質；在關外，她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現在，她却已立身門內。

她有很多很多的臆測和很多很多的幻想。

但她跨入門中，這些幻想就幾乎全部消失。

因爲，她完全沒有看到應有的車水馬龍般的熱鬧氣氛，也沒有美麗的女人，投懷送抱般的熱誠相迎。

傳聞中，這種地方，本來就該是這樣的。

結果，竟然連門口應有的看門的人都沒有，這豈不是太過出人意外了麼？

她想問白千山。

結果是，反倒是白千山先問她了。

「七格格，咱們是不是走錯了地方？這兒……這兒眞是胡家大院麼？」白千山在天井中

直發怔。

黃娟娟也有些兒茫然。

她似乎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事，所以，白千山的話，等於是問得她更糊塗了。

黃娟娟嬌滴滴地溜動了一下大眼睛，搖了搖螓首，道：「白老，你問我麼？」

白千山笑了：「是！七格格……」他大概覺得自己問的不高明：「其實，這兒一定是胡家大院，錯不了的，只是老朽有些奇怪……」

黃娟娟道：「白老，既來了，咱們就得查查明白。」

白千山道：「當然……」

他的小毛驢拴在天井中的一棵桂花樹下，舉目四望。

這時，也有人在暗中望着他們，躲在廂房內偷看。

□□　□□　□□

廂房是比較暗的，通常天井兩側的廂房，也都是院子中管事人的歇脚之處。

胡高是總管，他當然會在廂房內歇着。

而這時，他就正在偷看。

站在胡高身邊的，是他的兩個好幫手，小趙和小江。

他們都是一等一的打手型人物。

小江這時就很冒火。

他看看小趙，呶了呶嘴巴，示意小趙出去。

小趙似乎有些反對，看了看胡高，搖頭。

小江忍不住了，低聲道：「二爺，小趙越來越膽子小了，見了人就怕了。」

小趙眼睛睜大了。

胡高的眼睛也睜大了。

他瞪了小江一眼，道：「小江，你好像越來越冒失了，你自己知不知道？」

小江一怔。

因爲，他絕對想不出，胡高怎麼會這麼說。小江總覺得自己沒有錯，有人進了胡家大院，豈可沒有人出去跟他們打交道？

這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所以，他詫異的看看胡高，低聲道：「二爺，這兩個人，怪怪的，我們……總該去招呼一聲吧？」

胡高道：「招呼他們？你要我去招呼他們？」

小江道：「是呀！二爺……」

胡高搖了搖頭道：「不行，這些人都不好惹。咱們用不着去自找苦吃。」

小江皺眉看看胡高，笑道：「二爺，你怎麼變得怕事了？這一老一少……而且是個女的，有什麼不好惹？我就是不相信，二爺，咱們……」

胡高怒視小江，喝道：「你——好，你要去，你就去跟他們打個招呼吧！」

小江一笑，當眞走了出去。

□□　□□　□□

白千山和黃娟娟正要向內走。

小江却走了出來。

他的氣焰很高，一抬頭、一叉腰，低喝道：「你們是做什麼的？胡家大院今天不接客，你們不知道麼？」

白千山和黃娟娟一笑。

黃娟娟揚了揚柳眉，道：「是麼？胡家大院爲什麼今天不接客人？」

白千山也笑道：「不接客人，是不是關門了？」

小江冷笑：「不是！」

黃娟娟道：「哦！爲什麼？」

小江道：「因爲有人把胡家大院包下來了。」

黃娟娟看看白千山。

白千山道：「有人包下來了？」

小江道：「你長了耳朵麼？我說的話，很明白，你們難道聽不清楚嗎？」

黃娟娟笑了。

她點了點頭道：「聽到了！」

小江道：「聽到了，爲什麼不快些出去？」

黃娟娟皺眉道：「要我們出去？誰說的？」

小江道：「我！」

黃娟娟格格一笑，道：「你？你是什麼東西？你憑什麼要我們出去？」

小江道：「因爲……因爲我是胡家大院的護院武師，我說要你們出去，你們就該出去。」

白千山看了黃娟娟一眼，黃娟娟點點頭。

白千山一笑，道：「你說的話，就要算數，是麼？」

小江更是得意了：「是，不折不扣。」

白千山道：「老夫覺得，該出去的恐怕是你吧！」

他忽然伸手，抓向小江。

□□　□□　□□

小江既然是護院武師，多少也是個會家子。

但是，他忘了一件事。

江湖上一向有一句話；就是有些人是惹不得的，比如像老頭子、單身婦人、老道士、叫花子等等。

現在，小江就是犯了此一大忌，惹上了麻煩。

白千山伸手抓他的左肩。

小江嘿嘿一笑，左手上格，想狠狠地給眼前這個老傢伙吃一點兒苦頭。

白千山也學他嘿嘿一笑。

不過，白千山的一笑，却不同於小江。

因爲，白千山這一笑，是借笑用力。

接着，唰的一聲，小江被白千山摔了出去。

砰的一聲，胡家大院的大門，被撞得亂晃。

小江則縮成一團，癱在一堆，倚在門邊上。

□□　□□　□□

黃娟娟一笑，道：「這個人很差勁，沒長眼睛。」

白千山道：「他是有眼無珠。」

突然有人一笑：「他是，我不是！」

黃娟娟、白千山一回頭，胡四海已經到了兩人身前。

胡四海看看黃娟娟、白千山，冷笑道：「是你們打傷了我的人嗎？」

黃娟娟笑道：「是呀！」

她又打量了一下胡四海：「你是胡家大院的主人？」

胡四海道：「不錯，我就是！」

黃娟娟道：「聽說胡家大院被人包了，是麼？」

胡四海道：「你既然知道，爲什麼還要闖進來？而且還打了我的人？你們是什麼人，居然如此大膽？」

黃娟娟嬌笑道：「爲什麼？我還要問你爲什麼呢！胡家大院包給別人的事，常常有麼？」

胡四海道：「頭一回！」他冷笑：「我高興，你又能管得着麼？我告訴你，打傷了我的人，總會受到懲罰的！」

白千山哈哈一笑：「是麼？」

黃娟娟也笑道：「人是他老人家打傷的，你要怎麼懲罰，你說說看吧！」

胡四海道：「當然是也讓我打他一頓了！」

白千山笑道：「啊！胡大主人，你要怎麼打我？」

胡四海大笑道：「就是這樣！」

他忽然一揮拳，直擊白千山。

白千山搖了搖頭，看看他那揮出來的拳頭，只伸出兩個指頭向上一夾。

胡四海像猴子一樣，跳了起來。

「哎喲……」

他右手抱着左手手腕，直叫痛。

白千山一笑，道：「打人的事，也要學學怎麼打法呀！胡大主人，你怎麼了？手痠了麼？」

胡四海又痛又氣，大叫道：「你是什麼東西？我胡四海豈能容你侮辱？來！你再試試胡某這一拳……」

胡四海忽然又揮拳擊出。

他剛剛由瘋女幫的那六個女孩子身邊上趕來，在情緒上一直很振奮。

所以，他明明可以忍耐的事，竟然有些忍耐不了。

□□　□□　□□

胡四海的這一拳，打得更猛。

而且，拳頭是直攻白千山的鼻樑根。

白千山嘆了一口氣，道：「你太荒唐……」

這一回，他不是以手指去夾，而是用手去抓對方的拳頭，一下子就把胡四海的左手抓牢

。

胡四海一掙，沒掙得開。

黃娟娟笑道：「胡四海，你想打人，還得好好的學一學，像這種一伸手就被制，太丟人了些吧？」

胡四海想說什麼，却沒張口。

因爲，胡高，帶着小趙已經由廂房中走了出來。

「大哥……我回來了……」

胡高看看白千山，又道：「老先生，你這是做什麼？我大哥如果得罪了你，你就拿我胡高出氣吧……」

胡高可還眞不含糊，伸了伸腦袋，湊到白千山面前。

白千山意外的一怔。

他可沒想到，胡四海這麼莽撞的人，居然會有這麼一個肯代人受罰的弟弟。

頓時，他鬆開了手。

胡四海也有些意外。

胡高究竟是怎麼樣的人，胡四海比誰都明白。

遇事就躲，遇難就逃，是胡高的唯一長處。

他忽然挺身而出，願代自己受過，豈非是怪事？

但他和白千山都疏忽了一件事。

「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胡高彷彿已看準了白千山不是小人。

既然不是小人，就很可能是君子，至少，也是比較接近君子的人了。

因此，送上門去挨打，君子是決不會下手的。

何況，古諺就有：「伸手不打笑臉人」的這句話。

白千山怎麼伸得了手來打胡高。

所以，胡高忽然變成了一個很了不起的孝悌之士了。

胡高的腦袋還伸在白千山的臉前。

他正在小眼睛亂轉，可眞怕白千山忽然變成了小人，忽然伸手眞給自己一下，那可就慘了。

□□　□□　□□

白千山沒有伸手打人。

他看了胡高一眼，道：「胡四海，你有一個好弟弟，看在他的面子上，我放過了你了！」

胡四海深深喘了一口大氣。

胡高更是暗中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自己比誰都明白，別說挨白千山一拳頭，以他的底子，連人家一根指頭也挨不起。

□□　□□　□□

黃娟娟可沒放過胡四海。

她冷冷地，彷彿變了一個人似地，瞪着胡四海道：「誰包了胡家大院？爲什麼？」

胡四海爲人既然四海，當然也就是個很識時務的人。

所以，他皺眉咬牙道：「金公子。」

金公子？黃娟娟心中一動。

她心中可永遠忘不了一個金公子。

這倒不是因爲她愛戀那位金公子，也不是因爲有一位金公子宰了他身邊的藍如玉。

主要的還是因爲，她剛剛由那位金公子手中得到了一把稀世的寶劍。

所以，她一聽到金公子，就動心了。

「金公子？那一位金公子？」

胡四海道：「金北岳，很年輕的人。」

黃娟娟失聲道：「是他？果然是他？」

□□　□□　□□

白千山眉頭又皺了。

他對於藍如玉之死，永遠不能釋懷！

白千山只要聽到金北岳名字，心中就很憤怒。

但是，他無法發作。

黃娟娟似乎知道他的心情，當然不想太爲難白千山，只好笑了笑道：「胡四海，金公子我認得！」

胡四海吃了一驚。

他吃驚，不是因爲怕黃娟娟跟金北岳很熟，而自己對黃娟娟不禮貌，會引起金北岳的不

快。

而是他眼見金北岳見到女人就想逃走的樣子，深恐黃娟娟又是羅明子一流的女人。

所以，他才大吃一驚。

黃娟娟似乎也瞧出有些不對，冷笑道：「胡四海，你怎麼了？金公子在不在？」

胡四海遲疑了一下，道：「在！」

黃娟娟笑了笑。

但白千山却顯然覺得十分不快。

他皺了皺眉道：「金北岳要包下這胡家大院，究竟是什麼居心？七格格，我們要不要先……」

黃娟娟搖頭道：「不必，見到他就會知道了！」

白千山似乎還想再說什麼，但黃娟娟已經揮了揮手，向胡四海道：「帶路！」

胡四海不笨。

白千山一句七格格，可叫他微微吃了一驚。

如果換了別人，也許不懂這「格格」兩個字代表什麼意思，但是，偏偏他比別人多知道了一點。

他跟關外來的參藥商人打過交道。

因此，他才明白格格兩個字，是滿人對皇室少女的稱呼，也就是公主、郡主的稱謂。

胡四海馬上像變了個人似地，顯得十分謙遜。

他一閃身，讓開了去路。

黃娟娟皺了皺柳眉，道：「我要你帶路，你沒聽到？」

胡四海一怔：「要我帶路？」

他忽然一笑：「好！」

□□　□□　□□

金北岳和齊敢由角落裏走了出來。

齊敢嘆了口氣道：「他們終於都來了。」

金北岳一笑：「大笑，他們來了，我們可以走了麼？」

齊敢道：「可以！」

他看看金北岳，搖頭道：「不對！小岳，你不是要說看看熱鬧麼？怎麼又想走了？」

金北岳道：「我怕天香樓的人會回來。她們……」皺了皺眉頭：「大叔，我可惹不起她

們！」

齊敢笑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不過，只要你不願看熱鬧，我們當然可以走了。」

金北岳遲疑了一下，抓抓頭，道：「大叔，我想了一想，你說的也有道理，惹不起，躲得起，我們如果躲在一邊看熱鬧，你說行不行？」

齊敢笑了。

「小岳，但願你眞能只躲在一邊，不然，有了麻煩，我可不管。」

金北岳看看齊敢，點了點頭，道：「大叔，你放心，就算有了麻煩，我還是可以溜吧？對不對？」

齊敢也點頭：「當然對！石無影是你師父中之一，他的無影迷踪步，好像正是溜走的最好身法，如果你想溜走的話，我看，天香樓任何人也找不到你！」

金北岳大笑：「大叔，那——我們還等什麼？」

□□　□□　□□

花廳中秋桐和老齊已把黃娟娟請到上座。

白髮駝叟又溫了一壺酒送上。

黃娟娟嫣然一笑道：「秋兄弟，你的小毛驢可眞有趣，騎起來比坐轎子還舒服。」

秋桐笑了笑：「黃姐姐，妳喜歡，我就送給妳！」

這時，那四個轎伕，已到花廳外面。

打黃娟娟一到，他們就跟了過來了。

秋桐話音剛剛一落，四個人就到了黃娟娟身後。

顯然，他們是在表明他們的態度。

你秋桐的毛驢可以送給七格格，但七格格的轎子和轎伕却不能送給你。

黃娟娟當然比任何人都了解這四個僵屍般的人。

因此，她回顧了一下那四個人，這才向秋桐道：「秋兄弟，你的毛驢可以送我，我的轎子可不能送你啊！」

秋桐一笑：「黃姐姐，像你這麼珍貴的轎子，我能坐一次，已經不錯了，要我常常坐，我可養活不起，別的不說，就這四位的工錢，我就拿不出來……」

千山四怪笑了。

黃娟娟也笑了笑：「這倒是不假！他們的工錢很貴……」

她又看了看四人：「千山四怪，天下沒有第二個人能僱得起，兄弟，你總算還有一點眼光。」

秋桐一笑：「黃姐姐過獎了！」

白千山這時忽然喝了一口酒，向秋桐道：「秋公子，聽說這兒被人包下來了，你怎麼進來了？」

秋桐道：「這個麼？打進來的！」

白千山一怔。

黃娟娟却笑了笑。

胡四海有點不好意思的笑笑，道：「這就叫不打不相識，我那位老弟，太差勁，太差勁了。」

黃娟娟彷彿忽然想起來般：「咦？包下這胡家大院的人呢？」

她目光向四下裏搜查，又回顧了胡四海一眼：「胡四海，你不是說金公子在麼？怎的……怎的沒見到人？」

胡四海一呆。

他此刻可眞不知道金北岳去了那兒。

剛才，他只記得和那六個小丫頭們胡纏，纏得已經是天昏地暗，好不容易才略爲清醒過來，若非黃娟娟提起，他可把金北岳這個人都忘了。

因此，黃娟娟這一問，可就把他難倒了。

胡四海搖搖頭，道：「七格格，我……我可沒有看到金公子去了那兒……」

他忽然又故作豪爽的一笑，地道：「七格格，胡家大院很大，也許他去那兒散散心了……」

黃娟娟一怔：「散心？散什麼心？」

胡四海又是一怔，心想：「她怎麼連散心都不懂？瞧他年紀已經不小，風華絕代，怎地……」

不過，他口中沒敢表示出來。

他只是一笑道：「七格格，這胡家大院裏有好多好玩的地方，他大概是去找好玩的事了。」

黃娟娟道：「哦？這兒有很多好玩的事麼？什麼好玩的事？你說說看！」

胡四海能說麼？

他呆呆地瞧着黃娟娟，半晌沒說話。

白千山、老齊却皺了皺眉。

黃娟娟道：「胡四海，你發什麼呆？說呀！」

胡四海道：「這個……七格格，這兒……這兒男人玩的很多，可是……女人就……就不怎麼方便嘛……」

黃娟娟格格一笑道：「是麼？在關外，男人女人就沒有什麼分別，男人能玩的，女人也同樣能玩呀！」

胡四海心想，關外怎能和關內比？

但他却苦笑了一聲道：「這個……這個……」

黃娟娟道：「好了，別這個，那個了！你們有什麼好玩的事，我倒要去看看……」

胡四海忽然如同挨了綉花針扎了一下般，頓時混身大不自在。

他可不怎麼想帶了一位女人逛胡家大院。

何況，這女人又是個郡主？

不過，麻煩他又似乎自己找上身了。

□□　□□　□□

秋桐笑了。

他看看胡四海：「你就是胡四海麼？」

胡四海求之不得有人跟他說話，那怕是罵他祖宗八代，他都喜歡。

因爲，想岔開七格格話題，實在不怎麼容易。

現在，秋桐就幫了他忙。

胡四海忙道：「是！是！我就是！」

秋桐道：「聽說你很四海，不是麼？」

胡四海道：「這個……那是朋友們捧場，其實，我也不一定很四海。」

秋桐笑道：「啊！不很四海，但至少還算四海，你說對不對？」

胡四海道：「對！對……多少比別人四海一點兒！」

秋桐忽然臉色一沉，喝道：「既然四海，爲什麼說話這樣吞吞吐吐？」

胡四海又是一呆。

他眞想狠狠地打自己一個大耳光。

好像今天除了有六個女人要了自己之外，一切的事都那麼不順利。

連這麼一個毛頭小伙子也在損自己了。

不過，礙着關外來的郡主，他只好苦笑道：「公子，這件事……格格問我……我不便……不便……」

秋桐忽然又笑了。

他喜怒無常的神情，令胡四海大爲奇怪。

胡四海怔怔地看着秋桐。

秋桐道：「黃姐姐要你帶他去玩，你就該痛痛快快地答應，吞吞吐吐，不像話！」

胡四海脫口道：「是，是……」

不過，他兩個字剛出口，就發現錯了。

因爲，黃娟娟已經站了起來。

她已經在等着他帶她去看好玩的地方。

□□　□□　□□

胡四海走在前面。

黃娟娟、千山四怪、白千山、秋桐和老齊，全都跟在他身後。

胡四海雖然心中着急，但他却決心不引黃娟娟去看他自己手下的那些女孩子。

所以，他只引她到賭場。

當然，這時候的賭場是空的，只有一個女人在掃地。

賭場沒有人，一是因爲時辰太早。

而且，沒有人會在上午就去賭場裏找樂子的。

其二，則是胡家大院今天已被人包了下來。就算到了黃昏時分，會不會有賭友前來玩錢，胡四海可知道得很明白。進不了門，又如何來賭。

所以，他先引七格格到空的賭場。

黃娟娟瞪着眼，皺起了眉頭。

她指指那些空着的桌椅板凳，道：「胡四海，這就是好玩的地方？」

胡四海一笑道：「是！」

黃娟娟大眼睛一眨，道：「是？你還好意思說是？這裏連個鬼影子都沒有，你還敢說是？」

胡四海道：「格格，這兒是很好玩，只是，時間還沒到嘛……」

他笑笑：「每天一到晚上，這個大廳堂，可眞是座無虛席呢！」

黃娟娟皺眉道：「到晚上？要到晚上？爲什麼？」

白千山笑了：「格格，白天的時候，大家忙着賺錢，要到晚上他們才會想盡辦法去花錢。這兒，就是最能叫人花錢的地方！」

黃娟娟失聲嬌笑道：「哦？原來花錢的事，大概都是見不得天日的，是不是？」

胡四海聽得呆了一呆。

他可沒想到這位來自關外的郡主，居然能一針見血，指出了男人花錢的罪惡。

白千山、老齊也爲之心中一震。

究竟他們也是男人。

只要是男人，大概不會不對這句話深感不安。

秋桐例外。

因爲，他還沒有成年。

所以，他微微一笑道：「黃姐姐，你說的對。男人花錢的時候，都見不得天日的。」

黃娟娟搖搖頭道：「沒有人，不好玩……」

她忽然掉頭向外走去。

胡四海吃了一驚，連忙趕了過去。

他可不敢讓黃娟娟自己亂跑。

他這胡家大院可眞有些地方是女人去不得的。

「格格不喜這兒的話，胡四海爲你帶路去看別的地方……」

黃娟娟看了胡四海一眼，冷笑道：「你到挺會獻殷勤的啊！」

胡四海一笑，道：「這——您遠道而來，乃是胡家大院的貴賓，胡四海怎敢怠慢！請……」

黃娟娟臉色忽然變得十分不好看，她寒着臉時，的確也很嚇人。

胡四海微微吃了一驚，硬着頭皮，又說道：「格格，請啊！」

黃娟娟沒理會，只回頭看了看身後的四怪。

四怪中兩個斷指的突然趨前一步。他們看了胡四海一眼，一左一右，伸手一抓，向外一拋。

胡四海的塊頭不小。但在這兩個僵屍般怪人一摔之下，被拋出了一丈八尺開外。

若非二怪手下留情，沒有暗中使勁，這一下子，就足夠令胡四海趴在地上永遠爬不起來了。

胡四海當然爬得起來。

不過，他爬起以後，黃娟娟她們那一夥人已經走了。

他摸着腦袋，額頭上碰了一個大包，還好是既沒流血，也沒要了他的小命。

但他有點兒迷糊，站在當地直發楞。

掃地的女人走了過來。

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大丫頭，粗手粗脚，濃眉大眼，獅鼻虎口，看起來還眞有點兒嚇人。

但是，胡四海瞧着她却覺得不壞。

至少，他覺得眼前這個大丫頭朦朦朧朧地很有趣。走起路來，竟也像風中擺柳，搖曳生姿。

大丫頭走過來，是來攙扶他。

胡四海自己還不覺得自己似乎站不穩，他只覺得好像多喝了幾杯酒，飄飄欲仙。

而且，他在想，怎麼過去沒有注意到這麼一個撩人欲醉的丫頭呢？

大丫頭把他扶到隔壁的一間雅房中。

這間雅房有一張床，這本是借給賭得太痛快的人，找別的一種快樂的人準備的。

現在，胡四海就躺在這屋裏的床上。

那個大丫頭笨手笨脚的幫他按摩。

胡四海做夢也沒想到，這丫頭的手，却是十分靈活，本來暈暈糊糊的腦子，一下子就清醒了。

因爲，他忽然發現穴道被制，混身都不能動彈了。

大丫頭也忽然變得不再是濃眉大眼，獅鼻虎口。

他只不過抹了一下臉，就變了一個人。

這是胡四海所見過，最漂亮的女人的臉。

□□　□□　□□

胡四海像一個傻瓜般睜着眼。

他上下打量着眼前這個美女，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美女却在笑。

她的手自然早已離開了胡四海的身體，但她却並沒有離開胡四海的鼻子，因此，胡四海就覺得很難受。

當然，他並不明白，他所以能清醒的原因，就是她的手正在捏着他的鼻子。

美女的聲音也很好聽：「胡四海，你是不是想知道我是誰？」

胡四海點頭，點得比任何人都快。

他唔呀着，鼻子不太通氣的說道：「想，想得要死！」

美女笑道：「我叫林天香，你聽說過麼？」

林天香？天香樓的主人？胡四海呆了。

胡四海當然聽說過。

據說，見過林天香的人，除了天香樓自己姊妹們之外，外人幾乎還沒有見過她眞面目的。

胡四海忽然覺得很幸運，也值得將來向別人吹牛。說自己見過天香樓主，也曾經被她的小手按摩過。

所以，他笑了：「是！聽說過！天香樓主人的大名，我是如雷貫耳……傳聞姑娘美如天仙，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林天香格格一笑，道：「是麼？」

胡四海道：「是！是！我胡某人決無半點諛詞……」

他忽然變得談吐十分文雅了。

也許，因爲眼前的林天香太美。

美得使粗魯不文的人，也變得溫柔儒雅了。

林天香噗嗤一笑。

她鬆了手，道：「你這個人很四海，怎麼忽然變得有些迂腐，酸丁一般了？」

胡四海乾笑了一聲。

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林天香的笑，剛剛溶開，就忽然又消失了。

她一旦不笑，冷冷的臉色，竟然是別具一份威嚴。

胡四海吃了一驚。

他可料不定這位天香樓的女主人，忽然變臉，會給自己帶來些什麼麻煩？

不過，很快，他就知道了。林天香似乎並沒有給他惹起什麼麻煩，只不過要他幫她做兩件事。

林天香又笑着，低聲道：「胡四海，你是胡家大院的主人，所以，你要多僱幾個丫頭打雜，應該只是一句話，對不對？」

胡四海道：「是！」

林天香笑道：「好！那你就多僱幾個吧！」

胡四海道：「是！」

他四面看看，又道：「姑娘，她們在那裏？」

林天香道：「她們快來了。到時候，你就會見到……」她一拍胡四海穴道，讓他恢復了行動，又道：「還有一件事，你也要馬上給我辦好。」

胡四海道：「是，姑娘儘管吩咐，只要胡某人力能所及，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林天香道：「啊！你果然很四海，那就幫我把那個金北岳找到，要他在今晚到你後院的那個小閣樓上等我！」

胡四海得意地一笑道：「是！在下一定遵命辦到！」

林天香格格一笑，忽然就轉身走了出去。

胡四海似乎有些不敢相信，林天香就這麼的走了。

但是，林天香確實是走了。

□□

□□

□□

胡四海原本以爲很容易，沒有麻煩的兩件事，却居然出了麻煩。

因爲，他找遍了胡家大院，却找不到金北岳。

胡家大院是金北岳包下來的，金北岳等於是此時胡家大院的主人一般，怎麼會忽然找不到了呢？

胡四海可急了。

別說林天香那邊無法交代，更壞的是，包下胡家大院的銀子，找誰去拿。

他的笑容，剎那間就變成了愁容。

他告訴那位老弟胡高，不惜出動所有護院人手，去把金北岳找到。

胡高當然不敢怠慢。

可是，他們又怎能找得到金北岳呢？

金北岳只要想躲起來，別說胡家兄弟，就算是林天香自己找，也恐怕找不到。

因此，胡四海的頭就大了。

□□

□□

□□

但是，令他頭大的事，還有不少。

黃娟娟那一行人，找到了瘋女幫的六名丫頭。

這六個丫頭，全是身無寸縷。

她們身上正在流着汗珠子。

但她們身上原本可以遮掩私處的肚兜，都丟在地上。

那間屋子裏面，除了她們六個人，還有另外的六個人。

六個也是身無寸縷的男人。

十二個人，很奮力的在做苦工一般糾纏在一起。

女人在笑。

男人在怒哼。

他們不是打架，但比打架更賣力。

黃娟娟忽然覺得有趣，興致勃勃的在門口看着。

但是，白千山和老齊却皺眉不已。

他們還沒見過如此陣仗的男女雜交。

而且，他們也是正人君子。

所以，他們兩個就無法展眉，也不忍卒睹。

秋桐只是笑，笑得很天眞。

因爲，他只覺得這很好玩，就像瞧着六對野狗交配般的好玩。

唯一不覺得好玩的人，是千山四怪。

他們的臉上的僵屍般冷酷，居然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一片紅暈。

□□ □□ □□

黃娟娟還在笑。

不過，她此刻笑得很奇怪。

她忽然瞇着水汪汪的眼睛，飄向秋桐。

秋桐似乎沒有發覺。

但是，千山四怪却看見了。

因爲，他們正癡癡地瞪着黃娟娟。彷彿他們眼裏有一把刀，把黃娟娟的衣服都割成了碎粉。

所以，黃娟娟的一舉一動，他們都瞧在眼裏。

何況，他們甘以爲僕，供黃娟娟役使驅策，目的就在想一親芳澤。

此時此地，這四個怪物，可眞是快要發狂了。

黃娟娟居然向秋桐獻媚，而不曾回頭看過自己四人一眼，四怪可有些忍不住了。

他們喉嚨中發出了咕咕之聲。

他們的手，已躍躍欲試。

可惜，黃娟娟居然沒有注意。

二十七

疏忽別人的感受，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以黃娟娟而言，她是不應該犯下這種錯誤的。

然而，她居然犯了。

不但犯了，而且是一犯再犯。

□□　□□　□□

她此刻居然移動了身子，靠近秋桐。

她在媚笑：「秋兄弟，你看，這幾個丫頭，還眞是上等貨色，個個都很風……風……風流……」

也許是礙着白千山和老齊，因此，她本來要說的更露骨的風騷二字，臨時變成了風流。

秋桐點頭，笑笑道：「可不？她們都很美，只可惜，這六個男人都太猥瑣，不像男人樣子。」

黃娟娟膩膩的聲音，湊向了秋桐身邊，道：「兄弟，你呢？你跟他們一定不同……」

秋桐一笑道：「當然不同……」他忽然一拍胸脯，道：「黃姐姐，我至少比他們壯上十倍！」

黃娟娟的眼睛就像要出水了。

她的手不由自主地碰上秋桐的身子。

白千山和老齊互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突然一轉身，走開了七步，背身而立。

他們不想再看下去。

老齊本想拉秋桐一把的。但他沒有。

因爲，他覺得有些事該由秋桐自己來作判斷。

特別是這種男女之事。

人性本能的反應，不該由別人來代爲作主的。

這就像有些人愛吃四川、湖南的口味，辣得過癮。

也有些人喜歡江浙的口味，既甜又淡中別有清新。

你勉强別人更改自己的口味，是很難的，也是很不聰明的事。

所以，老齊沒有拉走秋桐。

□□　□□　□□

秋桐不是木頭。

他當然已經感覺到了黃娟娟那不是冰冷的小手。

那手像是火把。

而這火把就能燒死一個男人。

然而，秋桐好像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容易被火燒得着的東西。

黃娟娟似乎很熱。

秋桐的身子却依然有如寒冬三臘的冰雪。涼涼地，也僵僵地。

黃娟娟很意外，她低聲道：「兄弟，你怎麼了？看她們看得呆了麼？」她吹氣如蘭，在秋桐的臉頰邊，噴着一股熱氣：「姐姐難道不比她們更美麼？」

秋桐一笑，看看黃娟娟道：「黃姐姐，你當然比她們美……」

黃娟娟高興地一笑，手更熱了。

但秋桐却接道：「黃姐姐，你雖然美，但妳却不可能也像她們一樣，供人玩賞……」

黃娟娟格格笑着。

秋桐忽然覺得頰邊的熱氣更近了。

而且，近得已有兩片柔軟的櫻唇，觸及了耳根。

黃娟娟的聲音，像蚊子在哼哼：「秋兄弟，誰說我不能？姐姐也是女人呀？兄弟，你想不想玩賞……」

秋桐一呆。

他可沒想到黃娟娟會說出這樣的話。

他呆呆地轉臉去看黃娟娟。

但是，兩個人挨得太近了。

所以，他一轉過臉，就跟黃娟娟正面相碰。

鼻子碰上了鼻子，嘴巴也碰到了嘴巴。

忽然，黃娟娟就像一條蛇，纏了過來。

秋桐不安地一掙，却沒有掙得脫。

他忽然想起在屋子裏面的那六對男女，是如何地糾纏在一起。

現在，自己和黃娟娟，似乎除了多了一層衣服而外，別的也都很像了。

秋桐覺得很滑稽。

剛剛還在看別人，現在別人就要看自己了。

他在想，這事不好。

何況，那四個怪物，眼睛都快要冒火了。

□□　□□　□□

可惜，黃娟娟沒想到這些。

她可眞是有些兒意亂情迷，無法自己。

秋桐向後退，他只是想向後退。

但是，黃娟娟不肯放手。

很顯然，眼前的情形，已經大有乾柴烈火之勢，大有把秋桐燒起來的感覺。

黃娟娟已經熱得想把自己的長衫剝去。

□□　□□　□□

秋桐沒有幫忙。

他此刻已是有些手足無措。

所以，他的手倒變成了一雙冰冷的手了。

可是，黃娟娟的長衫却飛了。

不是秋桐也不是她自己動的手。

而是站在他們身後的四個怪人。

千山四怪的八隻手，上下飛舞，一下子就把黃娟娟的長衫扯脫。

她長衫之內，穿的是褻衣。

淡紅的肚兜，由頸子下直掩到兩股之間。

別的地方，居然全是裸露的。

秋桐皺了皺眉，嘆了一口氣。

而千山四怪則狂歡的跳着，像是要瘋了一般。

黃娟娟也似乎有些陷入了瘋狂。

她居然一拉秋桐，就向屋子裏奔去。

那張床很大，但是十二個人堆在床上，還是很不好受，顯然很擠。

而她居然還要擠入他們之中。

秋桐這一回可沒迷糊。

他一縮手，就脫開了黃娟娟，倒躍而出。

但是，黃娟娟的小手，熱熱的小手，並沒空着。

她兩隻手都沒空，一隻手抓了兩個人，兩隻手就抓了四個人。

她居然抓住了千山四怪。

千山四怪是她的僕役，主人抓着他們，他們還能不俯首聽命麼？

所以，這四男一女，就奔入了房中。

他們向那堆人肉中擠去。

□□　□□　□□

門外，秋桐搖頭苦笑。

白千山、老齊也在搖頭。

黃娟娟會忽然變得如此不堪入目，倒也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尤其是白千山，覺得十分難堪。

可是，他却無可奈何！

他只好一頓足，轉過身子，做他唯一能做的事？眼不見爲淨。

但耳朵却沒有塞住。

所以，耳朵之中，還有令人心膽皆裂的淫聲蕩語。

□□　□□　□□

一縷如絲般簫聲，突然傳來。

這簫聲如怨如訴，如慕如泣……

白千山陡然如服清泉，精神大震。

他突然轉過身來。

白千山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門內的那些人，忽然間，就像呆子般，停滯了。

本來是狂熱，沒有人性的一堆人像野獸般追逐着。

這時，忽然間，彷彿又回到了人性的世界。

他們不再糾纏在一起。

他們也各自在找自己的衣物。

千山四怪已退到門外。

黃娟娟雖然沒有。

但是，她已披回自己的長衫。

她的臉上，有一股迷眩的神色。

不過，她已逐漸清醒。

而且，正在向門外走了過來。

瘋女幫的六名綵女，也動作緩慢的把那五顏六色的肚兜，圍到自己身上。

雖然，這些肚兜並不能遮掩她們多少身體；但她們却穿在身上，而有別於不着寸紗寸縷的禽獸。

六名壯男則紛紛倒在地上。

他們在哭着。

因爲，簫聲實在是太令人凄苦。

好像一個人正走在曠野深山，觸目所見，全是窮山惡水，一片死亡景象。

死亡的可悲，總是令人難以釋懷的。

這六個胡家大院的護院武師，說來都是性情中漢子，他們又那兒有功力來抗拒外在景象的困惑。

所以，要他們激動，很容易。

現在，簫聲的哀怨，要他們痛苦，它來得那樣的快，也那樣的有效。

□□　□□　□□

黃娟娟退出了門外。

白千山迎上去，低聲道：「七格格，這簫聲好怪！胡家大院居然有這麼高明的人物，格格……我們，恐怕還得小心些！」

黃娟娟點頭。

她當然了解白千山言下之意。

不過，她也想到了一件事。

她忽然發現，千山四怪的功力，比自己高出了不少。

因爲，簫聲一起，他們就立即如夢初醒，人人鬆開抓住自己的手，退出了門外。

過去，黃娟娟一直以爲千山四怪到了自己身邊之後，必然會由於心志受自己的影響，功力必將大打折扣。

可是，黃娟娟終於發現，有些事不能一廂情願的去想，千山四怪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們不但沒有退步，反而功力更精純了。

黃娟娟暗中已打定了主意：對於千山四怪的操縱方法，她必須另作安排。

所以，白千山提醒她小心，她只是點點頭。

□□　□□　□□

秋桐這時居然在笑。

屋內的人，個個都在流淚。

因爲，那縷簫聲還在繼續着。

所以，淒涼的境界，仍在延續，加深。

瘋女幫的六女，和胡家大院的六個大男人，都已經哭得傷心無比。

可是，秋桐却還能笑。

老齊皺了皺眉，低聲道：「少爺，這時候——好像並不好笑啊！」

秋桐還是在笑。

因爲，他正發現了一樁有趣的事。

□□　□□　□□

簫聲未已，還在幽幽地傳來。

但吹簫的人却來了。

他不是在吹，而是拿着一支簫。

秋桐笑的就是這個拿着簫沒有吹的人。

這個人是胡四海。

當然，黃娟娟也看到了。

她先是吃了一驚。

但她看到胡四海只是拿着簫時，她也笑了。

如果拿着簫來唬人，這實在是很有鎮攝力。

可惜，胡四海忘了把簫放在嘴上作樣子。否則，一定更能嚇人。

因爲，簫聲還在繼續。

□□ □□ □□

胡四海直趨黃娟娟，雙手送上了那支洞簫。

他笑道：「七格格，有人要我把這支簫送給您……」

黃娟娟大感意外。

她看看胡四海，皺眉道：「送給我？誰要你送的？」

胡四海道：「這——是個老太婆，我——我不認得，從來沒見過這個人。」

黃娟娟接過了簫，看了看，搖頭道：「那個老太婆有沒有說……爲什麼要你送來？」

胡四海搖頭。

黃娟娟又看了看洞簫，對白千山道：「白老，你看這是怎麼回事？」

白千山沉吟一下道：「我看——這支簫還是不要的好！七格格，眼下已是多事之秋，我們……」

他看了秋桐和老齊一眼，忽然住口。

黃娟娟微微一笑道：「對——」

她忽然將洞簫塞回到胡四海手中：「胡四海，你快去告訴那老太婆，就說我不能收這支簫……」

胡四海呆了一呆道：「七格格，老太婆已經走了！」

黃娟娟也是一呆，道：「走了？」

胡四海道：「是，她交給我，就走了。」

黃娟娟道：「可是——她若走了，這簫聲又是什麼人在吹着？難道，剛才不是她在吹簫麼？」

胡四海道：「不是！」

他笑了一笑，道：「老太婆一直是拿着這支簫，她根本沒有吹過！」

黃娟娟看看白千山，道：「白老，這是怎麼回事？」

白千山道：「七格格，我看……我看……」

忽然他住口不語。

因爲，簫聲忽然停止了。

一片靜寂。

很可怕的一陣沉寂。

接着，那六個壯漢，紛紛由屋內向外奔去。

接着，那六名瘋女幫的少女，也奔了出來。

不過，當她們看到胡四海時，却不再離去。

胡四海笑了笑道：「姑娘們，你們要去那兒？」

六女怔怔地互相看了一眼。

小青笑道：「我們……我們自己也不知道……胡爺，我們是看到你，才想起我們身在胡家大院的！」

胡四海笑了笑：「你們本來就在胡家大院呀……」

小青道：「是！可是……剛才我們並不知道！我們只覺得身在荒山，舉目茫然嘛！」

胡四海怔怔地看看小青，又回頭看看黃娟娟，道：「七格格，這兒的人，都怎麼了？像是……像是……」

一時之間，他似乎想不出該怎麼說下去。

因爲，他至少明白，這些人不可能是瘋子。

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像是瘋子。

□□　□□　□□

秋桐笑笑：「胡大老闆，你是不是覺得這兒的人，好像都是瘋子？」

胡四海想點頭。

不過，他却沒有眞的點頭，只不安地道：「這個——這個——」

秋桐道：「我告訴你，這兒的人的確是瘋了，不過，瘋了那麼一剎而已。」

黃娟娟笑了笑道：「對！秋兄弟，你說得對！我們確實是瘋了一會兒……」

她目光四面一轉，又道：「胡四海，那個老太婆去了那兒了？你記得吧？」

胡四海道：「記得，她向屋外去了！」

黃娟娟一怔。

秋桐却笑了一笑道：「黃姐姐，老太婆一定會走的！我建議，你留下這支簫，也許有用……」

黃娟娟看看秋桐。

秋桐已由胡四海手上取過那支紫竹洞簫。

突然間，他呆了。

秋桐拿着簫一看再看。

老齊也在看。

彷彿這支簫是個寶。

兩個人看過來，看過去。

黃娟娟皺眉道：「秋兄弟，這支簫怎麼了？」

秋桐皺眉一笑，道：「我……我好像見過這支簫……」他看看胡四海：「你說這簫是個老太婆給你的？」

胡四海道：「是呀！」

他作了個手勢，又道：「這位老太婆好像只有三尺高，我長了這麼大，還沒見過七十歲的人，那麼小……」

秋桐一怔。

老齊笑了笑道：「胡四海，什麼叫那麼小？七十歲的老太婆，怎麼會小？」

胡四海道：「是很小呀！她頭髮雖然白了，可是，她那個臉，就好像是個七八歲的小娃娃嘛！」

黃娟娟也怔了一怔。

這怎麼可能？鶴髮童顏，也不過是個形容，那裏會眞有白髮滿頭的人，還會像個童子？但是，秋桐似乎是相信了。

他笑笑道：「嗯，我猜想就是她！」

黃娟娟道：「她是誰？你認識？」

秋桐點頭道：「認得……。」忽然笑：「黃姐姐，這個人是個怪物！」

黃娟娟皺眉道：「怪物？」

不過，她可還眞的相信秋桐說的話了，一個人如果眞的七十多歲看來還像個娃娃，這人當然是個怪物了。

秋桐笑道：「是！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這麼怪的人。」

黃娟娟想了想，道：「秋兄弟，這位你口中的怪人，她爲什麼要把這支簫送給我，你知道麼？」

秋桐道：「不知道！」忽然笑着：「黃姐姐，若是有人能知道她爲什麼要這麼做，她還能算是怪人麼？」

黃娟娟道：「說的也是！」

她看看秋桐手中的紫竹洞簫，笑道：「秋兄弟，你——是憑什麼認出這支簫是那位怪人的東西？」

秋桐道：「這個……」他指着那支紫竹簫的尾端道：「你看，這兒，靠裏面刻了一個小記號。」

黃娟娟接過了洞簫，這才發現，在簫的尾端洞口之內，果然有一個小記號。像是一柄如意般的記號。

那是一條藍色的小蛇。

刻得頗爲生動的小蛇。

黃娟娟道：「蛇？」

秋桐道：「是！」

白千山忽然失聲道：「野人山的蛇婆？」

秋桐點頭道：「不錯，她就是野人山的童蛇婆。」

□□　□□　□□

野人山的童蛇婆，黃娟娟沒聽說過。

但白千山知道。

這位蛇婆不但是怪物，而且是武林中少見的高手。

白千山記得，自己的師父就曾告誡過自己，在西南一帶，有兩個人千萬不可以冒犯。否則，一輩子就會脫不了身，惹上了麻煩。

其中之一就是蛇婆童野女。

另一個，則是段駝。

白千山沒見過這兩個人，但他却把師父的話，牢牢記在心上。

不過，他並不知道，他今天已經見過了段駝。

他當然作夢也想不到，段駝會在簷下替他們溫酒。

□□　□□　□□

黃娟娟看看白千山道：「白老，你見過這位童蛇婆？」

白千山搖頭道：「沒見過！不過，我聽到先師說過，他要我行走西南一帶時，千萬不可冒犯這位蛇婆。」

黃娟娟沉吟了一下，揮了揮那支紫竹簫道：「很好，既然是位武林怪人所贈，看來，我倒是應該留下這支洞簫了。」

白千山皺了皺眉頭。

他似乎想說什麼，却忍住了沒有說。

秋桐則微微一笑，道：「對，你本該留下這支簫，至少，我們得看看蛇婆居心何在！」

胡四海笑了。

他本來因爲黃娟娟不肯收下洞簫而大感爲難。

這時，他眼見她答應收下，不由得放下了心中的不安。

因爲，他有一件事沒告訴黃娟娟。

蛇婆把洞簫給他，要他轉交黃娟娟時曾經警告過胡四海，如果他不把洞簫交到黃娟娟手中，她就要一把火燒光胡家大院。

胡四海能不着急麼？

他雖然事先並不知道這個像娃娃般的老婆子是何許人，但他絕對相信，這個怪老婆子不是好惹的人物，她說要燒胡家大院，那她一定做得到。

現在，他放心了。

至少，怪婆婆不會燒他的胡家大院了。

□□　□□　□□

胡四海陪着七格格一行人回到了花廳。

秋桐直到這時候，彷彿才想起要找金北岳一塊喝酒。

可是，胡四海却回答已經找不到金北岳了。

黃娟娟似乎頗感意外。

她冷笑道：「胡四海，你這胡家大院不是金公子包下來的麼？他如果找不到了，你……

跟誰去收錢？」

胡四海也好像剛剛才想到這一點。

他呆了一呆道：「是啊……不是七格格您老提醒我，我可眞沒想到這件事呢……我……我……」

他忽然一轉身，比人拿着刀要殺他時跑的還快。

秋桐忍不住笑了：「這個人看起來不笨，但是，辦起事來比一隻笨牛也好不了多少！」

白千山也笑道：「金北岳如果是在開他的玩笑，只怕早已離開徽州了！」

黃娟娟却搖頭道：「白老，不見得吧！我看，金公子不會離去的！」

白千山一怔道：「七格格……他……」

黃娟娟道：「白老，你別忘了，他爲什麼要包下胡家大院，總會有個原因吧？」

白千山想了一想道：「什麼原因？七格格，我……除了玩笑，他還能有……」

他忽然住口不語，楞楞地瞧着黃娟娟，半晌才道：「他總不會知道我們要來胡家大院吧？」

黃娟娟道：「爲什麼不能？」

秋桐笑了一笑，道：「是呀，他爲什麼不能呢？照目前的樣子看，他包下胡家大院，正是因爲我們要來住的緣故！」

白千山似乎不怎麼相信。

他皺眉道：「秋公子，我不明白，我們也不是事先約好要到胡家大院來的，金北岳又怎麼會事先知道？」

秋桐笑道：「白老，說穿了，你就不會奇怪了。」

白千山道：「哦？」

秋桐道：「徽州最大的客棧，就是胡家大院，我們如果要住下來，除了這兒，還能有什麼地方？」

白千山笑了一笑。

他似乎也不能不同意秋桐的話了。

黃娟娟這時把一簫一劍全都拿了出來，她嘆了一口氣，道：「秋老弟，這位金公子確實不是死人……但願胡四海能找得到他。」

秋桐笑道：「是！是……」

□□　□□　□□

胡四海沒找到金北岳。

不過，金北岳和齊敢也沒有離開胡家大院。

胡高也沒找到金北岳。

胡四海這下子可不只是頭大了。

林天香交代的事，他不能不辦到，包下胡家大院的錢，他也不願意落空收不到，僅僅是這兩件事，就逼的他非要找到金北岳不可。

但是，金北岳去了那兒？

胡四海望着胡高直頓足。

胡高也急得抓耳掏腮，滿頭是汗。

然而，急歸急，找不到人，還是找不到。

林天香又來了。

就在胡四海最頭大的時候，帶了四名少女來了。

胡四海俯首帖耳的要胡高分派這四位姑娘到花廳附近去做打雜的事情。

胡高眞以爲胡四海瘋了。明明到處都不缺人，爲什麼還要再加人手。

不過，他一向不敢反問他老哥。所以，他只能乖乖地帶着這四名美麗的少女，匆匆而去了。

林天香似乎甚是滿意。

但胡四海可是急得要死，他不安地告訴林天香，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找到金北岳。

他已經準備挨林天香一頓罵。

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林天香沒有罵他，只是淡淡一笑道：「還早，這才晌午呢！你不妨慢慢的去找，初更以後，要他去見我就行了。」

胡四海鬆了一口氣。

可是，他仍然沒有把握能找得到金北岳。

因爲，金北岳是不是還在徽州，他連一點兒把握也沒有。要他去找，他怎能找得到？

□□　□□　□□

金北岳還在徽州。

他和齊敢正在和言光斗、黃善在一處小酒館中喝酒。

言光斗和那一批人，也到了徽州。

不過，他們並沒有住進胡家大院。

因爲，胡家大院並不是他們住得起的地方。

所以，他們都分別住到不同的小客棧。

齊敢和金北岳很容易就找到了他們。

而且，在喝酒的時候，還告訴了他們，有關胡家大院裏的一切。

不過，齊敢和金北岳沒料到的是，胡家大院並不如他們想像的那麼平靜。

此刻，胡家大院就出了麻煩。

二十八

黃娟娟在看那支簫。

蛇婆的洞簫。

白髮駝叟正由外面抱了一罎酒進來。

他一眼看到了那支洞簫，手中的酒居然沒拿穩，摔在地上，跌碎了罎子，潑得滿地是酒，香氣醉人。

花廳裏的人，都吃了一驚，直瞧着駝叟發怔。

但駝叟却沒管地上的酒，他瞪着那支簫，直往花廳內奔過來。

「這是你的？你從那兒得來的？」

駝叟直瞧着黃娟娟，大聲吼着。

他身材魁梧，氣勢凌人，可眞把黃娟娟嚇了一跳。她皺了皺眉頭道：「你是問這支簫？」

駝叟道：「不是這支簫，你身上還有別的？哼！說，這是那兒來的？」

黃娟娟冷笑道：「你是什麼人？敢管我的事情？胡四海要跟我說話，恐怕也得客客氣氣的吧？」

駝叟的臉色已經脹得通紅，別瞧他年紀一大把，火氣還眞不小。

他忽然嘿嘿怒笑道：「丫頭，你要我跟你說話客氣些？你以爲你是什麼人？」

黃娟娟道：「我就是我，不管是什麼人，你又是什麼人？你告訴過我？」

駝叟似乎沒料到黃娟娟會這麼反問他，倒是令這位一代高人，大爲驚訝。

他瞪着黃娟娟，冷笑道：「很好，很好！有這樣的師父，應該有你這種怪徒弟……」

黃娟娟怔了一怔道：「誰是師父？誰又是徒弟？你在胡說八道什麼？」

駝叟道：「老夫胡說八道？你說老夫胡說八道？丫頭，你拿了童野女的紫竹簫，不是他徒弟，是什麼？」

黃娟娟道：「錯了？」

駝叟冷笑道：「錯了？你說老夫錯了？」

黃娟娟道：「可不是？我可不知道誰是童野女，這支簫，是胡四海拿給我的！」

駝叟呆了。

他還沒料到有這種事，他也不相信這件事。

因此，他看看黃娟娟，半晌方道：「丫頭，這麼說，你連我是誰，也不知道了？」

黃娟娟笑道：「正想請教！」

駝叟看着黃娟娟，心想：這丫頭倒像是眞的了！如果是眞的，胡四海是從那兒弄來的這支簫？

他遲疑了一下道：「老夫姓段。」

白千山和老齊似乎早就在注意駝叟。

因爲，白千山已經在猜想，這位駝老人，會不會就是師父提及的那位段駝。

現在，他終於確定了他是。

但是，白千山此刻也無法阻止黃娟娟再頂撞他了。

□□　□□　□□

黃娟娟道：「啊！段老先生。」

駝叟道：「不必跟我攀交情，我告訴你，你說簫是胡四海給你的，你看過這支簫的標誌沒有？它是不是在簫尾的內部刻了一條小蛇？」

黃娟娟道：「看過，有！」

駝叟道：「有？眞有一條小蛇？」

黃娟娟道：「是！我——」他看看秋桐，道：「這還是秋兄弟告訴我的，我們都看到了。」

駝叟又是出乎意料的怔了一怔。

他不由得看向秋桐。

秋桐也看向他，微微一笑。

駝叟長眉翕動，皺眉道：「小兄弟，你怎麼會知道這簫身裏面刻了一條小蛇？」

秋桐笑了一笑道：「這個——段老，那是因爲胡四海說出了給他洞簫的人是個怪物。」

駝叟道：「胡四海說她是怪物？他說童野女是怪物？」忽然冷冷一笑：「憑他胡四海，他也配？」

秋桐道：「胡四海就是這麼說的，而區區正好就見到過一位跟胡四海所說的人很像的人，她手中就是拿着這麼樣的一支簫，所以……」

駝叟沒等他說完，就大聲喝道：「小兄弟，你見到她，是在那兒？」

秋桐道：「黃山，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少是半年以前吧！」

駝叟哦了一聲。他忽然不再問秋桐，轉向黃娟娟道：「她爲什麼要給這支簫給妳，她有沒有告訴你？」

黃娟娟失笑道：「段老先生，我還沒見到過這支紫竹簫的主人，怎會知道她爲什麼要給我這支簫呢？段老先生，你問的太離譜了吧？」

段駝呆了一下。

不錯，這丫頭說的不錯。

不過，駝叟目光轉動一下，却又覺得不對了。

因爲，他知道童野女爲什麼要這麼做。

駝叟和蛇婆，在西南一帶不但是兩個沒人惹得起的武林怪人，而且，他們倆私人之間，也有扯不清的恩怨。

只不過一般人不太知道而已。

駝叟忽然不再劍拔弩張的惡言相向，他哈哈一笑，道：「丫頭，你想不想知道人家爲什麼要給你這支簫？」

黃娟娟這下子也怔了一怔。

她當然想不到段駝那麼急着要問自己的事，反過來却又彷彿早已知道般的要告訴自己。

她微微一笑道：「你知道？你能告訴我？」

駝叟道：「當然。丫頭，你想知道麼？」

黃娟娟道：「想！」

駝叟道：「因爲童野女看中了你，她大概要收你作她的關門弟子了。」

黃娟娟這回可眞是呆了。蛇婆要收她作弟子？

這簡直是想都想不到的事。

但是，駝叟這麼說了，一定有道理。

白千山皺眉不已。他看看駝叟，又看看黃娟娟，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這怎麼可能？」

黃娟娟也道：「是呀，這怎麼可能？」

駝叟却大笑道：「誰說不可能？被蛇婆童野女看中的人，想逃也逃不掉的。」

他忽然再也不看那支紫竹簫，也不再追問什麼，帶着笑意，很從容的去收拾那打碎了的酒罈。

他彷彿剛才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　□□　□□

黃娟娟可就不同了。

駝叟的話，使她大大的感到不自在。

她看看秋桐，低聲道：「秋兄弟，你見過那位蛇婆麼？她眞的很怪？」

秋桐道：「怪不怪是各人的看法，她只不過是生得矮小了些，而應該老下去，却沒有老，當然就令人奇怪了。」

黃娟娟嫣然一笑道：「原來如此！」

她顯然覺得鬆了一口氣。

但白千山并不。因爲，他還知道一些別的。諸如蛇婆那可怕而又陰狠的一面。

只是，此時此地，他發覺最好是不要說出來。

因爲，他知道，說了也是白說。

胡四海回到了他自己的臥室。

小青和她的五個同伴，已經走了。

胡四海沒有問她們去了何處。此刻，他正忙着跟胡高在商量，怎麼樣才能找得到金北岳。

胡四海已經有些急昏了頭。

他瞪着胡高，想不出該怎麼罵這位老弟。

因爲，金北岳走了，別說胡高沒法阻止，就算是自己，也同樣沒有辦法。

所以，他頂多只能說胡高是個笨豬。

但笨豬却有時候也能有些用處。

至少，他可以讓胡四海當出氣筒，也可以讓胡四海拿他來立威。

因此，胡高才有活在胡家大院的價值。

不過，胡四海說來是個運氣很好的人。

現在，他的運氣就來了。

□□　□□　□□

臥室的門口，出現了兩個女人。

這是他認得的兩個女人。

她們是天香樓的梅大總管梅玉霜和一身紅得似火的縫衣女郎羅明子。

他一看到羅明子，就會想起她今天縫衣服的安詳神情。

現在，他看到她時，還在想她拿針的模樣。

不過，羅明子的臉色却不是安詳的。

梅玉霜更不是。

她們筆直的走了進來。也筆直的走到胡四海身前。

胡四海忙着站起來。

胡高則忙着彎腰，忙着向後退，當然也忙着向外溜。

胡四海也看到了老弟在溜，却沒有喝止。

因爲胡高知道，胡四海面前如果站了漂亮的女人的時候，胡四海是不怎麼喜歡罵人的。

他很四海，所以，在女人面前就不能太粗暴。

羅明子已經開口說話了。

她的話叫胡四海高興得想去吻她的脚巴丫。

「胡四海，你爲什麼把金公子趕到城北的小客棧去了？難道你怕他付不起錢麼？」

胡四海口中連連唸着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他不等羅明子再說什麼，就笑道：「姑娘，我沒有，金公子是——是——是想出去散散心……」

羅明子道：「散散心？我不信！」

梅玉霜冷冷一笑道：「胡四海，你去，馬上把金公子拉回來……」

胡四海道：「是……不過，你們……記得是那一家小客棧麼？城北至少有十多家……」

羅明子冷笑道：「當然知！我們不知道的事恐怕還不多……」

胡四海道：「是、是，姑娘，那客棧是……」

羅明子道：「悅來客棧。」

□□　□□　□□

胡四海一輩子也沒有像現在這麼愉快，更一輩子也沒有像現在這樣跑得快。

由胡家大院到城北可不算近。

但是，他一轉眼就奔到了「悅來客棧」門口。

悅來客棧是個名副其實的小客棧。

一間小店面，三張桌子。

屋子裏面，大概只有兩間大統舖。

不過，出乎胡四海意料的是，客棧內居然貼了張「客滿」的紅條子。

因此，當他跨進門的時候，小夥計洋洋得意的請他看看紅條子上「客滿」兩個字，還請他早些另找宿處，免得一會兒太陽下了山，不好找了。

胡四海直笑。

因爲，他發現金北岳果然在。

所以，小夥計那股勢利氣，並沒惹惱他。

他向小夥計搖搖頭，向金北岳走去。

胡四海是徽州府的名人。

小夥計認不得他，「悅來客棧」的張老板却認得他。

因此，張老板奔過來，打躬作揖，連連問好。

這一來，小夥計可就嚇呆了。

過去的日子裏，當夥計的如果得罪了老板的朋友，那還得了？

他剛想過來陪罪、磕頭，說上一千句好話，却不料他聽到胡四海居然在誇獎他：「老張，你這店裏的小夥計很能幹，挺熱心的……」

張老板哈着腰，又連連應是。

小夥計這回可眞是更得意了。

但是，胡四海接下來的那句話，可叫他直想哭了。

胡四海笑笑接道：「老張，不過，我得告訴你，就算是屋裏客人滿了，多上一個兩個也

不妨事，是不是？這小子太熱心，竟然勸客人到別人家去投宿，莫非他忘了在給你老張當夥計麼？」

張老板一呆，忽然就向那個小夥計走去。

還好，胡四海拉住了老張，指指金北岳和齊敢、言光斗、黃善那一桌人，低聲道：「對不起，老張，我是來找那位金公子的，你去忙你的吧！別管我了。」

張老板笑着，連聲道是。然後，他臉上的笑容就變成了怒意，向小夥計走去。

小夥子已嚇得躲到屋後去了。

他大概也永遠不了解胡四海爲什麼要燒他一把火？

他這一輩子大概也不太可能明白。

因爲，他已經不太有機會再接近小有名氣的人，所以，他也不再有機會錯把名人當作一般客商了。

□□　□□　□□

胡四海走向金北岳。

金北岳看看胡四海，忽然一笑。

胡四海放了一半心，低聲道：「金公子……」

金北岳揮揮手，道：「胡大老板，你——是不是怕我逃了，不給你包下胡家大院的銀子？」

胡四海一怔，心想，這位金公子可眞是深得我心。

不過，他口中却道：「公子說笑了……我是來請公子回去享用四海盛宴的！」

胡四海果然不愧胡四海，還眞有他的一套。

他居然能謅出一個四海盛宴出來。

金北岳頗感意外的一笑。

齊敢却搖頭道：「什麼叫四海盛宴？老夫好像是頭一回聽到呢！」

胡四海道：「是！是！這是我胡家大院的名席。只有胡家大院才有！」

反正已經離了譜，所以，胡四海心想，只要你金公子回到胡家大院，我就多吹噓一下，也沒關係。

金北岳笑了。

他看看齊敢，也看看言光斗、黃善：「如何？聽來這四海宴好像不壞！」

齊敢道：「不錯！」

胡四海道：「公子，齊老，四海宴必能令君滿意……」

金北岳道：「行！胡大老板，你先回去準備，我會多請兩位朋友同來——」

胡四海道：「是——」

他眞想拉着金北岳一塊走，但他怎敢？

金北岳看看他，又道：「還有，胡大老板，不管你那四海宴有多好，不是我請的人，不許到我們那兒去窺伺，明白麼？」

胡四海道：「是！是——我會把盛宴開在後院的留香閣……」

金北岳點了點頭，揮了揮手。

胡四海還是站在那兒，沒走。

齊敢搖了搖頭道：「胡四海，你爲什麼還不回去早些準備？」

胡四海道：「這——這——」

金北岳笑道：「怎麼，你怕我不回胡家大院麼？」

胡四海乾笑一聲。

他雖然四海，雖然會胡扯，但這時，他可還眞想不出什麼鬼花招來了。

所以，他有些難以啟齒。

金北岳也不禁搖頭了。

他大聲道：「胡四海，掌燈時分，你最好先把酒菜備好，因爲，今天夜裏胡家大院一定很好玩，我不會錯過這些熱鬧的！」

胡四海笑了。

這一回，他相信金北岳會回胡家大院了。

胡家大院晚上的熱鬧，是出名的。

金北岳這麼說，說要看熱鬧，他當然相信。

□□　□□　□□

胡四海走了。

金北岳却在皺眉。

因爲齊敢問了一句話：「小岳，他怎麼找來的？」

問得好，齊敢不愧老練。

所以，金北岳皺眉了。

很顯然，有人已經盯上了自己和齊大叔了。

這會是誰？誰能？

金北岳和齊敢心裏都明白；能盯上自己兩人而不被發現，武林中這種人不多。

眼前，可能只有兩個人也許可以，但也不一定眞能。

那就是段駝和秋桐。

但金北岳知道，不會是他們。

他們都不可能離開胡家大院。

所以，金北岳很煩惱了。

他已經想不出還會有什麼人……而且，關鍵是，這個人居然會告訴胡四海，爲胡四海來釘梢，這簡直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是，事實已是可能。

金北岳看着齊敢也看着金北岳。

不過，齊敢却依然是笑。

□□　□□　□□

言光斗也在笑了。

黃善忽然也在笑了。

三個人都笑，金北岳也就不再煩惱，他也笑了。

他看看齊敢，道：「大叔，我明白了！」

齊敢道：「你——明白了？」

金北岳道：「是！」

齊敢道：「誰告訴他的？」

金北岳道：「天香樓的人！」

他果然一下子就料對了。

齊敢不由得點頭大笑道：「對！對！天香樓……一定是天香樓——」

他搖了搖頭，又道：「還有……瘋女幫也可能，因爲，那些瘋丫頭認得我！」

金北岳笑了笑：「大叔，一定是天香樓的人！」他忽然嘆了一口氣：「我從來就沒有能擺脫過他們……」

□□　□□　□□

留香閣是胡家大院的後院。

這是胡家大院最安靜的地方，也是最偏僻的地方。

除非有什麼貴賓，留香閣很少待客。

現在，燈火輝煌人影閃動。

胡四海正指揮着侍女們安排着四海宴。

胡高也在幫忙。

幾乎胡家大院裏稍有頭臉的人，都在這兒幫忙了。

因爲，四海宴這還是頭一次出現。

連胡四海在內，都不知道，四海宴是好是壞！

□□　□□　□□

金北岳、齊敢、言光斗、黃善四個人果然按時回來了。

胡四海殷勤的接他們到了留香閣。

因爲金北岳一到門口就告訴胡四海，他們不想和瘋女幫及黃娟娟這些人碰頭。

所以，胡四海請他們繞了一圈，由後門入內。

閣內，一切該準備的，都準備好了，只有菜沒送上。

金北岳對於留香閣似乎很滿意。

閣外的月蔭花香，閣內的燈明酒醇，在在都令人覺得胡家大院，確實可算得是個很好的銷金窟。

齊敢則不怎麼喜歡，他一向律己極嚴，不貪口腹之慾，所以，他才能一直保持着精神上警戒。

言光斗和黃善則顯得很高興。

因爲，他們覺得金北岳是個可以交往的朋友，遇到一個值得傾心相交的朋友，本來就是一樁值得高興的事。

菜終於送上來了。

四海大宴的菜。

□□　□□　□□

胡高領着十個人，抬了菜，滿頭大汗的送進留香閣。

要十個人抬的菜，當然夠多了。

但是，吃的人，連胡四海也算在內，不過只有五個人。要他們五個人，吃十個人抬來的

菜，簡直是把人當作牛了。

他們五個人不是牛，牛却在桌子上。

一個牛頭、一隻整豬、一隻全羊。

除了這三牲而外，雞、魚、鴨等等就堆得桌無虛席。

齊敢看得直嘆氣。他看看胡四海，道：「這是你們的四海大宴？你們過去辦過幾次？」

胡四海搖頭，道：「齊老這是胡家大院第一次辦這麼大的盛宴，不週到的地方，齊老跟金公子別見怪。」

金北岳笑道：「我見怪？不會！不過，菜太多了，多得已經把我們當成了野獸了！」

胡四海微微一笑道：「不多，不多！胡家大院有的是人手，也有的是菜肴……」

他看看胡高，又道：「舍弟別無所長，就是會到各處去找別人買不到的東西。」

胡高道：「見笑，見笑！諸位貴賓，在下還有一項大菜，要等最後才能送到，諸位千萬別吃得太多……」

齊敢一怔道：「還有一道菜？」

胡高道：「是！」

金北岳道：「什麼菜？爲什麼不早些拿上來？」

胡高一笑道：「回公子，這道菜不是在胡家大院燒的，所以，要遲一點才能送來。」

金北岳笑笑。

但胡四海却有些不懂了。他看看胡高道：「你說什麼？什麼菜胡家大院做不出來！」

胡高道：「大哥，這道菜……是……是紅燒美人魚！」

紅燒美人魚？

齊敢呆了。他是頭一次聽到這種菜。

別人的神情，也表示出頭一次聽到。

更妙的是，胡四海簡直是傻了。

他皺着眉看胡高，大聲道：「你在胡搞什麼？美人魚，天下眞有美人魚？」

胡高道：「有。大哥，到時候你就會看到。」

□□　□□　□□

五個人吃得不多。

因爲，他們在想着紅燒美人魚。

他們也在等着想吃紅燒美人魚。

終於，胡高來了。

四個少女，抬着一抬食盒，匆匆步入。

齊敢很小心，他注意那四名少女。

想看看她們是不是有什麼陰謀。

二十九

食盒揭開，一個大銀質的盤子裏面，確實是一條魚。但不是活魚，而是一個麵粉捏的鯽魚。

胡四海怔了一怔。

胡高也呆了一呆。

金北岳笑道：「這是美人魚？」

胡高還沒有來得及說話，那麵粉捏的魚，忽然開了口，大聲道：「是！」

□□　□□　□□

麵粉捏的魚會說話，不是親眼見到，誰信？

但是，這麵粉魚，眞的說了話。

齊敢一皺眉道：「小岳，小心些！」

金北岳當然會小心。

遇到這種怪事，任何人都會小心的。

胡四海已經離開了座位，他抓住胡高道：「你——你又在要什麼花樣？」

胡高道：「大哥，我沒有……」

麵粉魚這時又笑道：「他沒有，胡四海，你別亂怪你弟弟……」

麵粉魚雖然開口，但它說話時，嘴巴並沒有動。

所以，金北岳已瞧出其中門道。

他哈哈一笑，道：「魚中之人，何不現身？」

魚中有人？

胡四海、胡高也同時轉頭向那麵粉捏的魚看去。

麵粉魚忽然由張口處慢慢裂開。

齊敢忽然低聲道：「這魚不是麵粉捏成的！小岳，這魚不是麵粉捏成的！小岳，這是石膏澆成的。對方花這麼多手脚，必是有所爲而來。」

金北岳道：「是！」

魚已裂成兩半，魚腹之內，是個美人。

赤裸裸的美人。

□□　□□　□□

胡高、胡四海的眼睛都直了。

這漂亮的裸女，簡直就像是象牙雕出來的一般。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美。

而且，更令胡四海神往的是，這女人他見過。

因爲，她就是要胡四海找來金北岳的林天香。

也就是天香樓的主人。

金北岳、齊敢、言光斗和黃善，也覺得眼花繚亂。

這女人眞美。

她緩緩地移步，走到金北岳身邊，坐了下來。她光滑的皮膚，發出微微地光亮，那是一粒粒很小的汗珠。

也許，悶在石膏鑄成的魚壳裏，實在太熱。

所以，她才冒汗。

但是，這些汗珠，在她身上，反而並不是污穢。

因爲，每一滴汗珠，好像都是香水般，發出令人沉醉的清香。

這香味不是花香的味道。

黃善皺眉嘆了一口氣道：「卅多年沒有聞過這種香味了！言兄……你說是麼？」

言光斗道：「是！我比你更久。我……」他笑笑：「我娘死得早，所以，我斷奶也斷得早。」

敢情，這裸女身上發出的，竟是乳香。

□□　□□　□□

裸女看看金北岳。

金北岳這時可是離她最近，近得兩人已是挨挨擦擦地了。所以，金北岳的鼻子，也嗅到更多的乳香。

他幾乎有一種衝動，想像小時候在奶媽懷中，肚子餓了時一般，一頭撞入她胸前，咬住奶頭吸奶。

當然，他沒有。

因爲，眼前的奶，不是奶媽的奶。

所以，他如果去吸，吸到的只怕不是奶水，而是一股無可挽回的錯誤！

色字頭上一把刀！

金北岳很在乎這個「色」字。

而齊敢也是。

否則，金北岳就不會以血氣方剛之齡，能抗拒女人的誘惑。

金北岳顯然比一般年輕人有把握得多。

金北岳也比一般年經人更可愛。

他目光在裸女身上轉動，但却並未冒火。

□□　□□　□□

林天香不能不欽佩這四個男人的鎮定。

她只欽佩這四個男人，是因爲胡氏兄弟此刻已是有點兒露出了醜態了。

她笑笑，大眼睛裏是水汪汪地流動：「金公子，你好狠心！」

金北岳忽然覺得不對勁。

因爲，這句話說得太熟悉了一些。

頓時，他忽然也明白了一件事，這個不惜以肉身佈施眼前這些男人的美女，很可能就是

天香樓的女主人。

她——會是林天香麼？

金北岳看看她。

她當然在看金北岳。

金北岳陡然心中一震，神思也隨之有點兒惶惑。抱歉似地笑了笑，道：「我是麼？」

林天香嫣然一笑：「你是……」

她靠了過來，光滑，像羊脂般的肌膚，使人心顫，當她碰到金北岳時，有如觸及一盆烈火般炙人。

金北岳想挪開一寸，但他却挪不動。

他整個的人，都有些乏力的感覺，這種感覺，令他很舒適。

醇酒、美人本來就是很舒適的事。

只不過金北岳一直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而已。

□□　□□　□□

如此舒適的感覺，任何男人都會去閉目享受的。

但是，金北岳依然不肯。

他雖然沒有挪開身子，心中却是問的不討人喜歡的話：「姑娘，你從那石膏美人魚中出來好久了，冷不冷？」

林天香一怔。

金北岳又笑了笑：「這兒四面無窗，夜寒料峭，不披件衣服，凍壞了身子，可不是自己作賤自己麼？」

齊敢哈哈一笑，連連點頭。

言光斗和黃善也豎起拇指。

金北岳果然就是金北岳，他果然是值得一交的朋友。

林天香那鮮花般的笑臉，一下子就成了冰凍般僵硬。

不過，冰凍是見不得熱力的。

所以當林天香拿起一杯酒，喝了下去之後，她臉上又恢復了先前的嬌媚。

金北岳暗中皺了皺眉，心中在打算着該不該把她轟走，還是揭穿她那天香樓主人的神秘身份？

轟走，他也知道不太可能。

所以，他的目標只有放在揭露她的身份了。

天香樓在江湖上極有份量，如果天香樓主人居然不穿寸紗寸縷的在陪自己喝酒這件事傳到外面，林天香還能有得混麼？

一念及此，金北岳得意的笑了。

但是，他得意太早了些了。

□□　□□　□□

林天香忽然微微一笑道：「金公子，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了我是誰了？」

金北岳道：「知道！」

他哈哈一笑，接道：「我想，你大概不怎麼願意別人知道你是誰吧？」

林天香道：「哦？你是這麼想的嗎？」

她突然一抬手，那胸前的兩團小峯，就抖動個不停，看來令人目眩神馳。

但是，金北岳不看，只笑道：「難道不是？你難道很希望大家都知道，你在胡家大院不穿衣服陪我喝酒……」

林天香格格一笑，道：「這有什麼不好麼？你認爲這件事很丟人？」

金北岳本來就是這麼想。

他原來就是因此而得意的。

可是，林天香這麼一問，倒反使得金北岳的得意，完全落了空。

因此，金北岳聽他這麼說時，只好點頭。

林天香格格一笑。

這回她笑得可不像先前那麼雅緻、俏麗。

所以，她混身上下，都在抖動，抖動得金北岳不得不咬牙，站了起來。

他冷冷地瞧着林天香道：「你笑什麼？」

林天香忽然就不笑了。

她的表情，收發自如，簡直就是做戲一樣那麼自然。笑聲一斂，她已經伸手把金北岳拖得又坐了下來。

齊敢看看言、黃二人，搖頭苦笑。

因爲，他已發現，眼前這個女人可是眞的很難對付！

□□　□□　□□

林天香傾身貼着金北岳道：「我笑什麼，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本來不打算告訴你，可是，我又不忍心，所以，我告訴你……」

她的手已把金北岳的手拉了過來，放在小腹之間。

她已感覺到了金北岳的手在發抖。

她當然開心的在笑：「金公子，我想，除了你，他們大概都還不知道，我是天香樓主人林天香，對不對？」

金北岳搖頭一嘆。

言光斗和黃善也微微發出一聲嘆息。

他們想不到的是，天香樓如此盛名，怎麼她們的主人却如此放蕩無行？

林天香當然也在看着眼前的這些男人。

而且她也抓住金北岳的手，在自己身上按摩着。

這些，都弄得桌上的氣氛，十分奇怪。

只有齊敢還在低頭咬着一塊鴨塊，對眼前情事，視若不見。

金北岳偷偷地看看齊敢，見他如此貪吃，不由得心中一亮。先前的拘謹，忽然一掃而光。

他大方的用手在林天香胸頭一捏，大笑道：「林天香，你眞的很能誘惑人……」

林天香被他的手指頭捏得混身一抖。

她剛想就勢投懷送抱，不想金北岳居然又抽開了手，接着道：「說吧，妳剛才在笑什麼？」

林天香咬牙道：「我——我笑你是傻瓜！」

金北岳道：「傻瓜？我是傻瓜？」

林天香道：「可不是麼？」

她忽然低聲，像咬着金北岳耳朵一般，在他耳邊道：「我對你這麼好，你爲什麼像個木頭？」

金北岳大笑道：「哦？你以爲我是木頭？」

林天香道：「你本來就是！瞧你這麼拘謹，不是木頭是什麼？人會是這個樣子麼？」

金北岳笑了笑：「林天香，你認爲人該是什麼樣子？」

林天香扭動了一下腰軀，道：「人麼？應該是……」她忽然不再說話，而施展了手脚，傾向金北岳身上。

這形狀很誘人，弄得言光斗、黃善不敢再看。

而胡高則暗中大呼過癮，如此美女，如此動作，眞是花了大把銀子也看不到。

胡四海也瞪大了眼，想等着金北岳的反應。

□□　□□　□□

可是，金北岳這時候眞的變成了木頭。

他根本不動，只是瞧着手忙脚亂的林天香直笑。

終於，林天香只好放棄了。

她咬牙切齒的看着金北岳，道：「你這個死人……」

金北岳微微一笑道：「我不是死人，死人只能躺着，不會坐着……林天香，你還有什麼法寶？施展吧，我們都在等着瞧呢！」

林天香還能有什麼法寶？

女人的法寶本來就不多，但是，却有幾樁很有效。

現在，她就開始用她最有效的那一套。

□□　□□　□□

言光斗和黃善已經轉過了身子。

他們是男人，但男人也會臉紅的事，却讓他們遇上了。

齊敢臉色變得鐵青，他似乎已要發作。

只有金北岳還在笑。

不過，他笑得也已經有些兒勉强。

因爲，一個男人身上某些地方被一條蛇一樣的女人纏住的時候，除非他是開心大笑，否則，那種痛苦的笑容，確實是不怎麼好看。

現在，金北岳就是如此尷尬，如此難受。

林天香當然也不怎麼開心。

她自命國色天香，男人一見，無不神馳色與，拜倒裙下。

但是，今天，她却碰到了這樣一個不解風情的傻小子，還眞是有生以來的頭一遭。

她當然不信邪。

她已經下定決心，要征服眼前這個小男人。

□□　□□　□□

可是，她失望了。

這倒不是因爲金北岳是塊石頭，也不是因爲她的媚功不夠。

主要的，是眞的林天香來了。

□□　□□　□□

金北岳本來已經是快到放棄抵抗的邊緣了。他已經想用自己的手來回敬到對方那綢緞一般光滑的皮膚上了。

林天香剛剛露出得意的笑容時。忽然就有一個土裏土氣的女人站到了她眼前。

這個女人一出現，胡四海首先吃了一驚。

胡四海是唯一見過林天香的人。

所以，他一見到這個女人，心中就開始七上八下的打起鼓來了。

「林天香！」他失聲驚叫。

那位赤身露體的林天香，被她叫得剛一回頭，就看到了那土女人。

她忽然一鬆手，就從金北岳身上退開。

金北岳如釋重負剛喘了一口氣，道：「好險！」之際，那個光身子林天香已經向土女人

嫣然一笑道：「林天香，妳總算露面了！」

林天香冷冷一笑道：「我再不露面，我天香樓的面子，恐怕要給你瘋女幫的人丟光了！」

□□　□□　□□

這不穿衣服，不要臉的女人不是林天香？

齊敢、言光斗、黃善三個人都吁了一口大氣！

金北岳更是展露了愉快的笑容。

他看看那裸女大聲道：「你是瘋女幫的麼？怪不得比瘋子還要瘋！」

裸女嘆了口氣道：「金北岳，你這小子眞是沒造化，到口的肥肉吃不成，不覺得婉惜麼？你還笑得出來？」

她忽然轉頭向林天香一笑：「林天香，他是你的了！」

林天香臉色一沉，道：「舒小倩，回去告訴你姐姐，我林天香今天不找你算帳，放過你，並不是怕瘋女幫，因爲我有事在身，不想另生枝節，你明白麼？」

裸女舒小倩一笑道：「知道！」

林天香道：「很好。你能知道就好……」

舒小倩忽然一閃身，就想向外奔去。

林天香可比她快了一步。

正好擋在她身前。

舒小倩一呆，道：「林……林天香，你……想怎樣？」

林天香道：「穿上衣服！」

舒小倩皺眉道：「你要我穿上衣服？你擋住我的去路，只是要我穿上衣服？」

林天香道：「不錯！」

她指指跟舒小倩同來的四個少女：「從她們身上剝一件下來披上！我不願天下女人的臉面全給你們喪盡！」

舒小倩笑道：「好吧！」

她倒算聽話，走過去拿了一件長衫披在身上，道：「可以麼？」

林天香道：「哼！你們不要臉，別的女人還要臉！舒小倩，你跟你姊姊說，如果她不改一改幫規，還是這樣任命門下在衆人之前赤身裸體，我林天香就要親自出手，改組瘋女幫，叫她這個幫主再也當不成了！」

舒小倩皺了皺眉，道：「好！我會說！不過，林天香，你……」她搖搖頭：「一個人口氣太大，也不見得是件好事！」

林天香冷笑道：「好事還是壞事，用不着你管！」

她突然一揮手，道：「滾！」

舒小倩瞟了金北岳一眼，轉身行去。

那四個少女，這時也匆匆地跟在舒小倩身後奔去。

□□　□□　□□

言光斗一笑，道：「齊老，此女是瘋女幫幫主的妹妹，怪不得她了！」

齊敢道：「不錯，瘋子頭子的妹妹，縱然再放浪些，那也不算什麼……」

林天香正走了過來。

她聽到齊敢的話，忽然一笑道：「不見得吧！齊老，她們並不是眞瘋子！你們爲什麼要原宥她們胡來？」

齊敢皺眉道：「林姑娘，你認得老朽？」

林天香笑道：「齊老，你這樣子，只要聽到過你名號的人，不用介紹，誰都會認得出來

的！」

齊敢搖頭苦笑道：「不錯！不錯……」

林天香這時已坐在舒小倩先前坐着的地方。

金北岳本能地又挪了一下身子。

林天香皺了皺眉。

她一身衣着是十足的村姑，很土。

但她的臉色却是白中透紅，嬌艷欲滴。

雖然她是在皺眉，但却依然宛如西子捧心般可愛。

金北岳心想，天下尤物，怎麼如此之多？但是，他口中却已經笑道：「林樓主，你找我有事麼？」

林天香冷冷地瞪着金北岳，道：「既然找你，當然有事！」

金北岳道：「什麼事？林樓主，好不好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說出來給我聽？」

林天香道：「要吃要喝，是你的事……」

她目光一轉，又道：「不過，金北岳，你給我聽好，我問你的話，你一定要答覆我，而且不許裝醉！」

金北岳大笑道：「裝醉？林樓主，你想灌醉我，恐怕也灌醉不了呢！」

林天香一笑道：「很好！」

金北岳這時已斟了一杯酒，舉到唇邊，道：「林樓主，請說吧！」

林天香道：「金北岳，羅明子有什麼不好？你爲什麼不喜歡她？」

□□　□□　□□

羅明子有什麼不好？

金北岳呆了。

他可沒想到林天香找他，只是爲了要問這句話！

一時之間，金北岳可還眞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了。

他酒杯放在唇邊，一動也不動，怔怔地望着林天香，半晌沒有說話。

林天香目光流轉，冷笑道：「說話呀！金北岳，你是聾子麼？」

金北岳搖頭。

他搖頭，不但是想表示自己不是聾子，而是也想一下子把林天香和天香樓的人全部搖光。

可是，他搖不光。

不但搖不光，而且還是越搖越頭疼，越搖越麻煩。

林天香臉上已騰起了寒霜。

她銀牙一挫，道：「金北岳，你爲什麼搖頭？你搖頭是什麼意思？」

金北岳道：「我——我不是聾子。」

林天香哼了一聲道：「好！那就回答我的話！你爲什麼不喜歡羅明子？」

金北岳笑了笑。

他放下酒杯，這才嘆氣道：「林樓主，你只怕想錯了！我從來沒說過不喜歡羅明子！」

林天香一怔道：「你——沒說過不喜歡她？」

金北岳道：「沒有！」

林天香忽然就笑了。

她笑起來可眞是不同。

舒小倩一笑，是媚力四射，很叫人想入非非。

但是，林天香一笑却不然，她臉上就像是春天般在綻放着一股生氣，令人不由得也想隨之而笑。

所以，金北岳在笑。

齊敢也在笑。

言光斗、黃善、胡四海、胡高全在笑。

頓時，桌上和周圍的人，都高興起來了。

□□　□□　□□

然而，金北岳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因爲，林天香一招手，就把金北岳的笑給招走了。

隨着林天香那一招手，羅明子的一身火似的紅衫，就出現在金北岳眼前。

她擠在金北岳身邊坐下。

她咬着金北岳的耳朵，低聲道：「金郎，你眞好，你果然沒叫我傷心失望。」

金北岳很想大叫：「我不好！我寧可看你傷心失望死了最好……」

可是，他說不出來。

不僅是他說不出口來，就算挨了那位一向不近女色的齊敢，只怕他也說不出口來。

所以，金北岳只能苦笑。

而且，他那苦笑還得裝得像是開心的微笑。

這笑容落在林天香眼中，令她十分愉快。

她看看羅明子，道：「明子，如何？我說你誤會了金北岳，我看，沒錯吧？」

羅明子低頭一笑道：「是……林大姊……我……我……過去想錯了！」

她情意綿綿地望着金北岳，道：「金郎，你……我希望你能原諒我……我不得不請林大姊來……」

有女扶肩，吐氣如蘭，嬌喘如蕙。

這本是人生樂事，也是男人最喜愛的一刻。

可是，在金北岳眼中，却是人生最大的苦事。

他想推開她一寸。

但是却反而令羅明子更挨近了五寸，幾乎要把他摟入懷中了。

金北岳只好喝酒，一連灌下了三罎子酒，這才一笑道：「我明白！因爲你把林天香找來，我就沒折了！羅明子，我好——好——好——」

忽然，他身子一軟，人就滑倒在桌子下面去了。

□□　□□　□□

金北岳剛剛還向林天香說過大話！好像天下沒有人能灌得醉他！

然而，曾幾何時，他終於倒下去了。

羅明子一伸手，把金北岳拉住。

她看看林天香，皺眉道：「林姐姐，這個人……他又成了醉貓了！」

顯然，羅明子可不是頭一次看到他醉倒。

齊敢笑笑，看了言光斗一眼，低聲道：「言老弟，你有醒酒石麼？這小子——」

言光斗會意的大聲道：「這個——晚輩沒有帶……不過，胡家大院這麼大，應該有這種藥物才對！」

黃善也走向胡四海，兩人正在低語。

林天香則瞪着地上的醉貓，臉上露出神秘的笑意。

她拉着羅明子的手，附耳道：「醉貓怕什麼？明子，你過去試過麼？」

羅明子搖頭。

林天香笑了笑，忽然大聲道：「明子，我見過不少醉貓，我有辦法治好醉貓！」

羅明子笑了：「林姐姐，眞的麼？」

林天香道：「當然是眞的……」

她忽然拿起桌上的一盆熱湯，兜頭就要向金北岳頭上澆下去。

不過，她湯未澆出之際，先哈哈一笑道：「醉貓什麼都不怕，但是，一盆熱湯澆到臉上，恐怕這一輩子就別想再能睜開眼睛看人了……」

林天香右手一揚，那碗湯眼看就要潑在躺在桌子下面的金北岳臉上。

但是，桌子下面的醉貓，忽然間就不見了。

□□　□□　□□

醉貓是不會失蹤的。

但若裝醉的貓，那當然就不同了。

金北岳自詡灌都灌不醉，三罐酒自然也不會醉得倒他，所以，這隻醉貓在熱湯倒下之前，像泥鰍一樣的溜出了留香閣。

林天香身爲天香樓主人，向來是目空一切，可眞沒把多少武林人物放在眼中。

但是，現在她却有些目瞪口呆地在看。

金北岳溜走的身法，怪異奇特，對林天香而言，實可謂前所未見。

一個人能夠平躺着脚前頭後，直射而去，遠達七丈，這絕對不是一般高手辦得到的事。

林天香終於發現，金北岳遠比她想像的要高明很多。

所以，她再也不敢小看了金北岳了。

□□　□□　□□

金北岳剛剛到了院子裏，身子也剛剛站了起來。

林天香已經一閃身就到了他身前。

「你很了不起！」

她冷冷地看他。

金北岳想不到林天香的身法也快得出奇，當下不禁苦笑道：「林姑娘，你也不含糊啊！」

林天香道：「你知道就好！」

她右手一伸，直向金北岳肩頭抓去。

金北岳微微一笑，道：「林姑娘，你這是做什麼？」

他忽然一抬手，閃電般在林天香那小巧的鼻尖上一晃，頓時迫得林天香退了三步。

林天香柳眉倒豎，顯然是眞的生氣了。

這麼多年來，還沒有人敢在她眼睛前面亮出拳頭。

金北岳居然敢，而且還想敲她那堅挺美麗的鼻子，林天香當然會冒火。

她臉色一沉，怒喝了一聲：「大膽！」雙手一分，十指如劍般，直取金北岳胸腹之間十二處大穴。

林天香既能一手創建了天香樓，逐鹿中原武林，自然有她獨到武功。

這時含怒出手，威勢果然大不相同。

金北岳只覺得眼前所見，幾乎全是林天香的指力和呼呼勁氣。

他皺了皺眉，剛想還手。

羅明子已失聲驚呼着奔了過來。

她撲向了林天香，尖叫道：「林姐姐……你別傷了他……林姐姐，你……」

□□　□□　□□

林天香雙手已然收回。

她若是不收回指力，傷的不會是金北岳而是羅明子，她當然不想把自己的姊妹們打傷。

但是，林天香一收手，金北岳就再度不見了。

這一回，連林天香都沒看清楚他去了何處。

林天香一頓足，瞪着羅明子，怒道：「明子，你看，金北岳呢？你……這一回是自己放走了他，可怪不得我了吧？」

羅明子呆了一呆。

她怯怯地回頭向四面看了看。

忽然尖叫一聲：「金郎……金郎……」紅色的身形像陣風似地一轉，夾着臉上兩行淚珠，發狂般的直向月門外奔去。

林天香伸了伸手。

但是，她並沒有拉住羅明子。

其實，她也好似並不想眞的拉住她。

金北岳溜走了，她拉住了羅明子又能怎麼辦？

所以，她才似有似無的伸伸手。

而眼睜睜地瞧着羅明子奔了出去。

林天香沒有跟出去。

她緩緩地走向留香閣內。

她看看齊敢，冷冷地笑了笑。

齊敢也看看她，却是哈哈一笑，道：「林姑娘，你們錯了。」

他話音未落，就站了起來，向外走去。

言光斗、黃善似乎極有默契地也起身隨在齊敢身後，向外走去。

林天香呆了一呆，嬌軀一擰，就堵在月門的門洞之內，喝道：「你們也要走？」

齊敢點頭。

林天香却揮了揮手道：「齊敢，你給我聽明白，金北岳沒有回來之前，你們誰也別想離開！」

齊敢一笑。

他笑得很輕鬆：「林姑娘，妳以爲這兒是什麼地方？天香樓麼？」

林天香道：「不管是什麼地方，我說你們不能走，你們就不能走！」

齊敢又是一笑。

這回，他沒有再說話，只是一頓足，一揮手，整個人已經從林天香身邊擠了出去。

齊敢用的是什麼身法？

林天香也看得呆了。

□□　□□　□□

不過，更令林天香發呆的是，齊敢居然又由月門中退了回來。

他望着林天香一笑道：「林姑娘，有些事不是你能做得了主的！明白麼？」

林天香氣得嘟起了嘴。

她比羅明子他們聰明得多。

有些事，忘自逞强就已經是不智之舉。

遇到像齊敢這種對手時，更是不能太自以爲是了。

所以，林天香儘管很生氣，可是，她却忍了下去。咬了咬銀牙，她竟然看都不看齊敢一眼，就回到留香閣內。

她招招手，胡四海湊過去聽着。

他聽到的，是胡四海絕對料想不到的話：「胡四海，陪我喝三杯！」

胡四海差點兒又靈魂出竅了。

能陪天香樓主人喝酒，在他而言，簡直是無上的光榮，無比的興奮，也是一輩子也不敢妄想的事。

但是，現在就像富貴逼人而來般，不敢想的事，也居然出現了。

他連忙去斟酒。

他也忙不迭地大口來喝酒。

三十

齊敢搖了搖頭，悄悄地向言光斗道：「老弟，咱們好像該走了。」

言光斗一笑道：「是！」

黃善這時却指了指月門外的一棵杏樹，道：「齊老，你看……」

齊敢一抬頭，他就笑了。

金北岳的兩眼，像明珠般在夜色中閃光。

齊敢道：「黃老弟，你的眼力不錯。」

黃善笑道：「齊老，晚輩不是魚的眼力，而是……我一開始就在注意金公子的身形起落。」

齊敢笑了。

他笑這人名爲黃善，倒眞是名副其實，滑溜溜不說，而且連他看別人，也是專看那些滑頭的事。

言光斗低聲道：「齊老，躲在樹上看熱鬧，確實是不壞！」

齊敢道：「是不壞！不過，黃老弟能發現，難道別人就不能發現麼？」

黃善剛剛笑了笑道：「齊老，這也不見得……」

忽然間，一條人影已閃電般逼來。

□□　□□　□□

人影是紅的。

言光斗失聲道：「羅明子？」

齊敢道：「如何？」

黃善嘆了口氣，道：「前輩，我錯了！」

□□　□□　□□

羅明子已經撲向了杏樹。

但是，樹上已經失去了金北岳的影子。

金北岳的身子像一縷白烟，飄飄忽忽地在半空中閃了一閃，連黃善這一回也找不到他下落了。

羅明子在樹上跳脚。

黃葉飄飄，紛紛而落。

齊敢搖搖頭，道：「走吧！咱們犯不着跟這姓羅的丫頭扯不清……」

羅明子像一塊鐵秤陀一般，掉了下來。

筆直的就落在齊敢面前。

她那大眼裏還有眼淚。

齊敢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淚，所以，他一見到羅明子目光中閃閃發光，連多看一眼都不敢，就拔腿向外走去。

羅明子似乎早知齊敢會走，一錯身子，攔在路上，大叫道：「你不許走！」

齊敢一怔，心想，好啊，又有人不許我走了！

這回，齊敢並不會反抗，却是笑了一笑，掉過了頭，反向月門內走去。

羅明子不由得臉上露出了笑容。

她想得很好；留下齊敢，金北岳就一定會來找他。

所以，羅明子認爲自己很聰明。

但是，羅明子却忘了一件事；齊敢並不是金北岳。留下齊敢，眞能等得到金北岳麼？

金北岳沒回來。

齊敢和黃善、言光斗三個人也沒走。

不過，林天香却走了。

羅明子陪着齊敢三人，吃着胡四海準備的四海宴，脹得每個人都頭發昏、眼發花。

但是，他們還在吃。

因爲，除了吃之外，他們已經到了言不及義，沒什麼好談的了。

羅明子當然很急。可是，急又有什麼用？把林大姊找來了，依然留不下金北岳，她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齊敢好像是在等着瞧。

金北岳比羅明子精明，所以，他溜得比羅明子快。

其實，他並沒走遠。

金北岳目送齊敢他們又回去喝酒，也目送林天香向外面奔去。

他沉吟了一下，忽然一笑，居然反過來要釘林天香的梢了。

本來，林天香是釘他的。眼下，金北岳居然反賓爲主，決心要看看林天香還有什麼別的花招可耍？

林天香並沒離開胡家大院。

她相信金北岳也不會走遠，所以，她才把尋找金北岳的目標，放在胡家大院之內。

因爲她那一身打扮，很像胡家大院中打雜的少女，所以，她進進出出任何地方，都不會引起別人懷疑。

花廳中，黃娟娟和秋桐他們還在。

不過，她們已經酒足飯飽了。

四名丫頭正在爲他們砌茶。

本來，他們應該很高興，有這麼好的接待，本當是賓至如歸才對，怎麼可能他們彷彿人人愁眉不展呢？

林天香捧着一盆水而來。

她不想揭露自己身份。

但是，有些事想隱藏可眞是並不容易。

至少，眼前的林天香就發現了危機。

秋桐，瞪大了眼在看她。

一個像林天香這麼美的女人，居然是一個拿盆子送水的下人，豈不是十分奇怪的事麼？

所以，秋桐才瞪着她。

而白千山和老齊更是覺得非常驚訝。

他們都是閱人頗多的武林長者。

因此，他們的眼力之强，自然比年輕人正確得多。

林天香一步入花廳，他們就感受到了一份壓力。

放眼當前諸人，除了林天香，還有誰能令他們覺得如此不安？

而且，這份壓力並不是殺氣。

所以，他們也盯着林天香在看。

林天香很鎭定。她從容的放下木盆，笑了笑，就轉身向外走去。

□□　□□　□□

秋桐這時忽然閃身而起，向林天香走了過去。

而白千山也閃電般一躍，堵在林天香的前面，攔住林天香的去路。

林天香本來是低着頭在走。

白千山忽然而來，顯然她吃了一驚。

他在匆忙之下，連忙穩住身子。

她怯生生地看看白千山，低聲道：「對不起……」

她向後退了一步。

但是，秋桐却正在她身後。

所以，林天香一下子就撞入了秋桐胸前。

秋桐一笑。

他兩隻手一伸，就把林天香扶住。口中低聲說道：「姑娘，小心些……」

林天香回臉，看看秋桐，忙道：「謝謝……」掙脫了秋桐的兩手，向側面走開了一步去。

她低頭瞟了白千山一眼，就想由白千山身邊穿過。

但白千山却冷冷一笑，道：「姑娘，慢走！」

他一伸手，擋住了林天香去路。

林天香迫得止步。

她皺眉看看白千山，低聲道：「大爺……您……您要做什麼？」

她裝得很像，很像一個胡家大院中的佣人。

可是，她沒想到白千山是多麼精明的老狐狸！想騙過他，的確是不容易。

白千山道：「你是胡家大院的佣人？」

林天香道：「是！」

白千山冷冷的瞪着她，道：「先前怎麼沒見過你？」

他似乎覺得自己這句話問得並不夠技巧，忙又接道：「妳是在那兒打雜的？」

林天香故作不安地，低聲道：「我，我是在後院幫忙的……大爺，還有事麼？我……」

白千山目光一轉，道：「後院？」

林天香道：「是……是……我一直在留香閣打雜……」

白千山一怔道：「留香閣？」

秋桐忽然笑道：「好名字。留香閣一定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姑娘，在那兒，你能領我們去麼？」

林天香怔了一怔。

她這才發現，自己又犯了言多必失的毛病。

其實，留香閣三字一出口，她就知道麻煩來了。

秋桐話音一落，林天香只好接道：「這個……公子，胡四爺正在那兒宴客，不許……不許……別人去！」

「哦？」白千山笑了。

□□　□□　□□

黃娟娟也笑了。

她忽然三步併作兩步的衝了過來，打量着林天香道：「胡四海在後院麼？」

林天香心中嘆了一口氣，但口中却道：「是！」

黃娟娟忽然一揮手，道：「帶路！」

林天香還能說什麼？她只能低頭應了一聲：「是！」

於是，黃娟娟、白千山、秋桐、老齊和那四怪全都跟在林天香身後，向留香閣走去。

花廳中只剩下了那四名少女和白髮駝叟。

不過，忽然一轉眼，就又多了一個人。

他是金北岳。

金北岳一步入花廳，駝叟就笑了。

但金北岳却沒有笑，他看着段神駝，附耳說了兩句話，神駝也不笑了。

他目光一亮，只說了兩個字：「我去！」

只見他那高大的身形一閃，就像一股輕烟般消失了。

金北岳這才向四名少女笑笑，道：「你們不必在這兒伺候了！」

四名少女呆了一呆，看看金北岳。

金北岳揮手道：「一切有我，你們走吧！」

四少女互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魚貫向後面那扇屏風的後邊退去。

金北岳拿起了茶，想喝，但又搖了搖頭，放下茶，目光轉了一轉，忽然舉步向外奔去。

□□　□□　□□

留香閣的燈火，還是那麼光亮。

齊敢、言光斗、黃善和羅明子還在那兒坐着。

胡四海和胡高還在陪着他們。

只不過，那熱鬧的情緒，已經沒有了。

這時，最出乎意料的是胡四海發現，自己花錢請來的溫酒好手白髮駝叟，竟然匆匆奔了過來。

他沒有理會別人，直截向羅明子笑了笑，低聲說了兩句話。

羅明子呆了一呆，但馬上就笑了起來：「他——他眞的是在……」

羅明子似乎有些不相信地望着駝叟。

駝叟點頭：「在！是他要我來的！」

羅明子跳了起來，向外跑去。

很明顯地駝叟口中的他，當然指的是金北岳了。

羅明子聽說金北岳找她，她還能不去麼？

駝叟笑笑，轉向齊敢，道：「齊老弟，這邊馬上會有大批客人趕來，你如果不想趕熱鬧，何不跟老夫去找個僻靜的地方去喝酒？」

齊敢大笑，馬上就站了起來，道：「段老相邀，齊敢還敢不去麼？走！」

兩人看也不看胡四海，就大步而去。

言光斗和黃善互看了一眼，忽地笑笑，也起身跟在齊敢身後，向外行去。

胡四海怔了怔。

胡高則大聲道：「大哥，這老駝子是不是瘋了？他居然沒把大哥放在眼中……夥計看不起主子，我還眞是頭一回見到……」

胡四海道：「誰說不是？這老駝子，他難道……」

他的話還沒說到一半，就連忙跳起來向外走去了，畢恭畢敬的大聲道：「胡四海恭迎七格格……」

敢情，黃娟娟和白千山他們正步入了留香閣。

秋桐走在黃娟娟身邊，目光轉動，哈哈一笑道：「胡大老闆，這地方眞不錯啊！」

胡四海笑道：「秋公子好說……」

黃娟娟却冷冷一笑道：「胡四海，你有這麼安靜的地方，居然不拿來招待客人，自己一個人躲在這兒享受，未免太過份了些吧？」

胡四海不安的搓搓手道：「七格格，我……我不是……回七格格的話，我是……是……」

他一着急，可就變得語無倫次了。

黃娟娟已經大步走進了閣內。

她看看那四海大宴，終於忍不住笑了。搖搖頭道：「胡四海，這一桌酒菜，可花費了不少吧？整羊整豬，多少人吃呀？」

胡四海見到七格格笑了，心中也安穩不少。

他忙道：「回七格格，他們只有五六個人吃……」

秋桐笑道：「嘿，我看這幾個人一定是大肚漢，這一桌菜，卅個人也吃不完，胡老闆，你是怎麼……」

他搖了搖頭：「我看，只怕胡老闆你在騙人吧？」

胡四海笑道：「公子，我沒有……這是……這本是金公子交代辦的……」

黃娟娟笑了笑，一揮手，道：「秋兄弟，別管是多少人吃了！咱們是來找人的，不是麼？」

秋桐道：「對！黃姐姐，咱們是來找人的！不過，人呢？」

他看着胡四海。

胡四海又不安了。

他期期艾艾的道：「這個……他們……他們被天香樓主嚇跑了！」

天香樓主人能把金北岳他們嚇跑？

黃娟娟可眞不肯相信，她哈哈一笑道：「胡四海，這可能麼？金公子那一身武功，會怕天香樓的女人？」

胡四海道：「是！」

「是？」黃娟娟瞪大了眼，道：「胡四海，你是說天香樓主人的武功比金公子還强麼？」

胡四海搖了搖頭。

秋桐道：「金公子武功既然不比天香樓主人差，他爲什麼會被嚇跑？胡四海，你別說話顚三倒四呀！」

胡四海笑道：「秋公子，金公子是因爲……因爲不想被天香樓的女人纏住，所以才嚇跑了！」

「哦？」

黃娟娟笑了。

白千山也笑了一笑，道：「七格格，這位金公子毛病不小！」

黃娟娟一怔道：「毛病不小？什麼毛病？」

白千山道：「天香樓的女人，個個國色天香，金北岳居然看不上眼，怕她們纏住他，豈不是有毛病麼？」

黃娟娟搖頭道：「那也不見得！女人不見得全靠漂亮才能叫男人心折。」

她忽然向胡四海道：「天香樓的主人來了？」

胡四海道：「是……」

他這才想起，剛剛黃娟娟她們跨入留香閣時，明明見到走在前面的本是林天香，怎麼這會兒就不見了。

胡四海四面打量，就是再也見不到林天香的影子。

黃娟娟皺眉道：「胡四海，你怎麼了？你說天香樓主人來了，她人在何處？」

胡四海道：「她剛剛還在，她不是親自領着七格格您到這兒來的麼？」

□□　□□　□□

黃娟娟呆了。

她千想萬想，也想不到那麗質天生的女佣人，居然是天香樓主人。

林天香居然當面瞞過了自己。

她不由得大爲惱怒，冷冷一笑道：「胡四海，你說剛才引我來的那個小老媽子，就是天香樓主人林天香？」

胡四海道：「是！她就是……」

他嘆了口氣：「回七格格的話，我起初也不敢相信嘛……」

秋桐道：「這可就難怪了！我說呢……胡家大院的佣人怎會有這麼清秀……」

他忽然大笑：「天香樓主人，那自當別論了！」

黃娟娟冷笑道：「秋兄弟，林天香扮作佣人，必有原因，是不是？」

秋桐道：「對！一定有原因！」

黃娟娟道：「所以，我們應該查一查……」

秋桐道：「該查！」

但他忽然又搖頭道：「黃姐姐，她人都溜了，我們又怎麼查？」

黃娟娟道：「這個容易，只要找到了金北岳，就不怕找不到她！」

胡四海心想：好，又是一個要拿金北岳當作釣餌的人來了。

白千山這時却搖頭道：「七格格，我看……事情恐怕不會這樣簡單……而且，要找金公子也不容易呢！」

黃娟娟一怔道：「哦？爲什麼？」

白千山道：「金北岳離去，就是因爲不想跟天樓的人見面，我們用金北岳來釣林天香，那怎麼可能？」

黃娟娟道：「這個……」

秋桐忽然笑了笑道：「黃姐姐，要找林天香，不一定非等金北岳不可吧？」

他目光在四怪身上一轉，道：「林天香剛剛才離開，黃姐姐爲什麼不派人去找呢？」

黃娟娟似乎被秋桐點醒了般笑道：「對！」

她看了看千山四怪，笑道：「你們快去找林天香，可別傷了她，明白麼？」

千山四怪那冷冷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但他們離去時身形，却是奇快無比。

秋桐笑了笑，道：「黃姐姐，我們且一邊喝酒，一邊等吧！」

他似乎很篤定，相信千山四怪一定可以找到林天香。

□□　□□　□□

但是，秋桐却永遠也想不到，千山四怪是把林天香找到了，可是，却沒辦法再把林天香請到留香閣來了。

因爲，當他們再看到千山四怪時，千山四怪已經是四個不能再說話的死人了。

他們死在林天香之手。

不過，當胡高由厨房奔來告訴胡四海說，千山四怪全都死在花園裏時。黃娟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白千山却是很鎭定，彷彿對這種結果，早就料到了一般，只搖頭嘆了一口氣而已。

秋桐顯然也覺得非常意外。

千山四怪的武功，他也見到過，但他却沒有料到，林天香居然能置他們四人於死地。

這件事使秋桐同樣的覺得有些不安。

因爲，要他們去找林天香，這主意本是他想出來的。

所以，秋桐皺眉跳了起來：「黃姐姐，我們快去看看，也許……四怪並沒眞死！」

黃娟娟冷冷一笑道：「秋兄弟，四怪最好是沒死，否則，我會要天香樓所有的人償命。」

她銀牙一咬，轉向胡高：「帶路！」

胡高應了一聲是，拔腿就跑。

□□

□□

□□

四怪死了，死得非常徹底。

但他們的死相，却顯得十分安詳。

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的老齊，睹狀不由得咦了一聲道：「奇怪……他們怎麼會……死得如此安詳？」

這正是每個人都想問的話。

不過，却沒有一個人能回答爲什麼？

因爲，能回答的人，已經死了。

白千山和黃娟娟小心的檢查了四怪，他們却找不出四怪的死因。

他們沒有一點兒傷痕，全身上下，也沒見到絲毫受到外力襲擊之處。

但是，他們確確實實的死了！

白千山沉吟了半晌道：「不見一點傷痕，也沒有打鬥的迹象，七格格，以四怪的武功，怎麼可能束手就死？」

黃娟娟道：「會不會是中了毒物？」

白千山搖頭道：「沒有！一般毒物，多少總會有什麼反應出來，七格格，你看，他們就像一個安安靜靜睡着的人，怎會是中毒而死？」

但是，老齊却冷冷一笑道：「白老，那也不一定，我看，他們是……」

老齊忽然蹲下身子，把四怪中一個，翻過身來，在他的腦後髮根之下，連拍三掌。

白千山和黃娟娟瞪大了眼，瞧着老齊。

只見老齊三掌拍下，一根寸許長的小鋼針突然由四怪的髮根處玉枕穴中跳了出來。

白千山、黃娟娟、秋桐也同時動手，也同時在另外三怪的腦後，拍出了一根鋼針。

秋桐凝視着鋼針，搖了搖頭道：「老齊，你怎麼知道他們穴道中挨了一針？你以前見到過這麼遇害的人麼？」

老齊點頭道：「是！」

白千山脫口道：「誰？老齊，你見到了……那死在這種鋼針之下的人是誰？用這種針傷人的人又是誰？」

老齊搖了搖頭，道：「死的人不認得，但使用鋼針的人，我却知道！」

稍停，老齊又道：「這個人……」

他看了胡四海一眼：「我們這位胡大老闆見過她！」

胡四海嚇了一跳，囁嚅道：「我？我見過？」

老齊道：「不錯！」

他指了指拿在黃娟娟手中的那支簫，道：「胡老闆，殺死四怪的人，就是給你那支洞簫的那個老婆子！」

「野人山的童蛇婆？」白千山呆了一呆：「老齊，你……說千山四怪是童蛇婆殺死的麼？」

老齊道：「不錯。」

黃娟娟一面看着那支鋼針，再看看那另一隻手上的洞簫，變色道：「老齊，這針上有毒？」

老齊道：「有。」

他忽然發現黃娟娟等人均似乎有些不信，忙又接着說道：「這針上的毒性，與一般武林中人使用的毒物不同，這種毒只令人麻痺窒息得斷氣而亡，所以，死時才會如此安詳。」

秋桐捏着那根針，小心翼翼地道：「老齊，我看，這根針上現在好像並沒有毒了，是不是？」

老齊笑了。

他點頭道：「是！少爺，這種麻痺性的毒物，精煉在針尖上，只能用一次就消失了。所以，上次老奴才會研究了很久都找不出蛇婆用的什麼毒物粹煉而成，後來還是碰到一位名醫

告訴我，世上有這種專門可以麻醉得令人致死的毒物，老奴才想明白其中道理！」

秋桐道：「嗯！這麼說來，那個童蛇婆還留在這胡家大院之內沒走了？」

老齊道：「可能……」

胡四海陡然覺得脊樑骨一麻。彷彿蛇婆就站在他身後，拿着一根鋼針要扎入自己玉枕穴般可怕。

他忍不住旋轉着身子，向四面打量。

黃娟娟、白千山也同樣在轉頭四顧。

顯然是每個人都覺得童蛇婆好像就在自己身後般那樣可佈。

黃娟娟咬着牙，顫抖着叫道：「她在那裏？白老，我們一定要找到她！」

白千山不安地嘆了一口氣：「是，七格格，我們……這妖婆能不聲不響的殺了千山四怪，實在是太可怕了……」

胡四海却兩腿發抖地低聲道：「可是……這娃娃妖婆藏在那兒呢？她會——會——暗算我們嗎？」

童蛇婆果然就在胡家大院。

她並沒藏在暗處。

她此刻正在一間佈置得香氣襲人、燈火輝煌的臥房之內，笑嘻嘻的坐在牙床邊沿上，看人睡覺。

牙床很大，也很華麗。雪白的羅帳，鵝黃的床褥，淡紅的錦被，加上一個美若天仙的裸女。

這香閨就像天生成叫男人看了就會陷下去的溫柔陷阱。

蛇婆不是男人，但她却坐在床沿上笑。

牙床的中央，躺着一個少女，國色天香的林天香。

林天香身上連一寸細紗都沒有。

雪也似的皮膚，像緞子般光滑明亮。

但是，林天香的臉，却比胭脂還紅。

林天香沒喝酒，但却像醉了酒一般混身冒火。

特別是那一對本來流波四射的大眼睛，這會兒却緊緊地閉着。

她不敢睜眼，好像一睜眼，就會被蛇婆把她吃掉一般可怕。

可是，童蛇婆雖然是來自野人山，但她並不眞是野人。

所以，她也不會眞的吃人。

然而，林天香却十分害怕。

因爲，她覺得童蛇婆的眼睛好像很會吃人。

現在，童蛇婆的眼睛就在林天香身上逛過來，又逛過去，上上下下，逛個不停，從堅挺的胸部雙峯，到平坦光潤的小腹，然後一彎曲線和挺直修長的大腿。

圓鼓鼓的脚踝和秀雅靈巧的脚丫。

林天香想動，想抓過錦被來蓋上。

但她一動也不能動。

一個人如果全身有三處穴道被制，她當然不能動了。

眼前，她身上就被蛇婆點了三處穴道。

蛇婆在笑，童稚的臉上，雖然看來很天眞。

但是，她的笑容，却並不天眞。

特別是林天香看在眼中，那笑容比蛇還惡毒、還可怕。

但林天香沒料到，蛇婆的話，比笑容更厲害。

□□　□□　□□

童蛇婆是笑着說話，像在閒話家常般的低聲問着：「林天香，林姑娘，妳認得我麼？」

林天香想說不認得，但是她却裝不像。

因爲林天香的臉色，早已告訴了蛇婆，她知道蛇婆的來歷。

所以，林天香只能點頭。

蛇婆喔的一笑，道：「很好，很好，妳至少不是一個想學着騙人的女人，我很喜歡這種人，所以，妳也不會吃太多的苦頭……」

林天香似乎早已知道有苦頭要吃，因此，蛇婆的話，也並沒有讓她吃驚。

她只瞪眼瞧着蛇婆，等着。

蛇婆的手，在林天香大腿上遊動着。

林天香只覺得一陣暈眩，混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但是，林天香却無可奈何，連閃動一下都不可能。

蛇婆忽然憐惜的一笑，道：「這麼好的女孩子，如果讓三個野漢子來享受一夜，眞是太可惜了……」

蛇婆的魔爪，逐漸上移，停在林天香的小腹上：「林天香，你有過男人麼？」

林天香差點兒就要昏過去了，她那裏還能說話？

蛇婆笑着，自語般瞧着自己的魔爪，低聲道：「妳當然沒有，瞧妳的樣子，就是像個生澀的青梅子，乾淨得很，是不是？」

林天香已閉上雙目，淚珠已在眼角溢出。

蛇婆似乎有些不忍地嘆了一口氣道：「林天香，別傷心，男人會喜歡妳的，你不用愁着找不到男人而流淚，只要你願意，我相信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會被妳迷死！」

林天香在流淚，但她決不是怕找不到男人而哭。

蛇婆這麼糟蹋人，眞恨得林天香每一根毛孔都在冒火，都想把眼前這個既老又小的野女人燒死。

蛇婆顯然是存心在消遣她。

她搖搖頭，咯咯笑道：「你爲什麼發抖？哈！是怕還是想男人？林姑娘，說出來吧，你最好能說給我聽，不然，我照我的意思去做時，你就會後悔不及了！」

林天香很想大聲喊叫，但她却叫不出來，最後，她只能低聲像哭泣般哀求着：「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

蛇婆呵呵大笑：「放了你？你說的多好玩！林天香，我好不容易把你逮到手，我會那麼輕易的放了你？」

林天香閉目流淚，嘶啞着道：「那——你要把我怎麼辦？要我死麼？你——你……」她忽地一咬牙：「如果生不如死，你就快快殺了我……」

童蛇婆冷冷地看了林天香一眼，道：「想死麼？沒到時候呢！林天香，這麼辦，我把你抓來，當然是有原因，你若是能好好的跟我合作，我也不會虧待你，當然，我也不會讓別人傷害你，林天香，你信得過我麼？」

林天香半晌沒有作聲。

她在想，想得很多。

童蛇婆在等，等得很有耐心，不過，她的手却在林天香那赤裸身子上又遊動滑行。

這比任何話語還有效，林天香忙着大聲道：「你的手，你的手……我……相信你……你快放開我……」

蛇婆一笑收回了手，但她並沒放開林天香，也就是並沒拍開她被制的穴道。

她低聲向林天香道：「林天香，你認得段駝子麼？」

林天香一怔，搖頭道：「段駝子？誰是段駝子？」

蛇婆似乎有些不信，道：「你不認得段神駝？點滄山的白髮駝叟，你沒聽說過？」

林天香恍然道：「他……這位老前輩據說與你……童老前輩齊名，我聽說過，不過，我

沒見過他，自然也就認不得了嘛……」

童蛇婆道：「哦？這麼說，你到胡家大院來，不是來看他的了？」

林天香道：「不是！」

童蛇婆冷笑道：「如果不是那老小子把你們找來，胡家大院忽然這麼熱鬧，是爲了什麼？林天香，你以爲我是傻子麼？」

林天香道：「我來胡家大院，是找金北岳，童老前輩，我跟別人都沒有關係！」

童蛇婆笑了笑，道：「好，好……我想那老小子大概也不會找上你這黃毛丫頭……」

她離開了床沿，在室內來來回回地跳了幾跳，大聲道：「不對！不對……」

林天香剛剛吁了一口氣，期待着童蛇婆解開自己穴道，放過自己。忽然又聽到蛇婆大叫不對，頓時，整個的人又涼透了般，傻了。

林天香偷偷地瞄了蛇婆一眼，却發現童蛇婆並沒有走過來對付自己的意思，不由得暗中叫了一聲僥倖。

童蛇婆是來自野人山的怪人。

所以，怪人行事，有時候就令人莫測高深。

她這時居然走到床邊，拿起一件衣服，遮住了林天香那赤裸裸令人心跳的玉體，微微地嘆了口氣道：「林天香，你說的話，我會相信，不過，我現在還不想放了你，你們天香樓在大江南北頗有點力量，是不是？」

蛇婆看看林天香，她也似乎並不期望林天香的回答，只拍了拍林天香半露的大腿，又道：「我爲你宰了那四個僵屍怪物，免除你遭到他們的污辱，林天香，我要你將來幫我辦一點兒事，也不爲過，是不是？」

敢情蛇婆殺了千山四怪，是爲了救林天香。

像林天香這麼可愛的女人，被四怪看到了，當然他們不會放過她。

以林天香的武功，如果事先有備，四怪不見得能勝得了她，而且，就算是勝了，也不見得能生擒活捉得了她。

而林天香居然落入了他們手中，顯然就是在不防備的情況下，被他們所制。

童蛇婆救她，當然很容易。

不過，林天香並沒料到童蛇婆救了她之後，竟然會這麼折騰她。

林天香淚珠還在流，她的確很委曲。

不過，蛇婆問她的話，並非是挾恩圖報，衡諸常情，蛇婆的要求並不爲過，正如蛇婆所說。

所以，林天香只能點頭道：「是！」

童蛇婆又是咕的一笑。突然就向門外走去。

□□　□□　□□

林天香怔怔地躺在床上。也是無助而又恐佈的躺在那華麗的牙床之上。

她身無寸縷，穴道受制。

此刻，任何一個人，那怕只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置林天香於死地。

有生以來，林天香這是第一次感覺到死亡是如此的接近，如此的可怕。

她呼吸沉重，心情激動不已。

她在想着，如果來了人，這個人能讓她死，那當然是求之不得，他怕的是這個人並不讓她馬上就死……

陡然之間，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其實，林天香也沒有時間再想下去了。

因爲，脚步聲，已經到了門口。

□□　□□　□□

有人來了。

來的人數，還不止一個人。

林天香眞是呼天天不應，入地地無門。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閉上眼睛。

掩耳盜鈴是那麼可笑的故事，林天香做夢也想不到一個人爲什麼會笨到那種程度。

現在，她自己閉上眼睛，跟掩耳盜鈴又有什麼分別？

她只閉了眼，並不能去掩耳，因爲她不能動彈，所以，她聽得到一切。而且，聽得非常清楚。

房門口，脚步聲忽然停了下來。

然後，林天香聽到了一陣竊竊私語。

接着，她聽到了脚步聲踏入了房內。

林天香頓時像要窒息般，全身直冒冷汗。

□□　□□　□□

人，已經到了床前。

林天香已經感覺到男人的氣息和一股酒氣。

但是，她依然沒有勇氣睜開眼睛。

她身上只有一件薄薄的外衫覆在胸腹之間，所能遮住的地方，實在少得可憐。

林天香似乎覺得，床邊的人，那雙眼睛彷彿是利刃般要穿透那僅有的薄薄衣衫，看遍了她全身上下。

她的呼吸忽然加快，而且，臉上的顏色，也變得像蘋果般通紅。

相對的，她也聽得出，站在床邊的人，也是呼吸逐漸加快，那神情，也一定像一匹狼一般可憎。

不過，奇怪的是，她所恐懼的狼爪，却一直並沒有伸出來，也沒有觸及她那赤裸的身子，更沒有揭開那蓋在她身上。最令人渴望一看神秘所在的薄衫。

林天香忽然奇想，她希望這個人是個君子。

可是，胡家大院之中，誰配作君子？

她根本想不出一個來。

如果要她勉强的找一個，也許，她會希望這個人是金北岳。

因爲，金北岳能拒絕羅明子的一片愛心，顯然，這個年輕的大孩子般的男人，是比較像一個君子。

以羅明子的美艷，還誘惑不了他，一般男人是辦不到的。

然而，金北岳怎麼可能出現呢？

而且，剛剛來到門口的時候，又不止一個人！

金北岳裝成醉貓而逃走的，他逃走的時候，就只有他一個人。

一個在逃避別人追踪的人，當然不會去再找幾個人來陪他逃躲的。

所以，林天香根本不敢想像這個床邊的人會是君子。

□□　□□　□□

等待着被人宰割，是一樁痛苦的事。

林天香這時就有被人撕裂了般的苦腦。

不過，她也有一份僥倖的期待着心情；她期望這個久久不曾對自己下手的人，是個討厭女人的人。

所以，她想睜眼。她想看看這個人爲什麼久久立於床邊不動，她也想看看這個人究竟是……

林天香發抖的眼皮，剛剛露出一線，就嚇得又連忙閉上了。

一個男人的臉，居然就在自己眼睛前面。

她所能看到的，不是一張臉，而只是一雙眼睛。

那是一雙瞪得很大而又充滿了狡黠和智慧的眼睛。

很顯然，這個人正伏在她臉前，打量自己。

這一瞬間，她才感覺到對方的呼吸也正在自己的鼻子的上方。

她也能想得出，對方的臉和自己相距不會遠過一寸。

林天香陡然地腦中轟然一炸，全身上下都像挨了火燒着一般的發燙。

因爲，她已經想起了那雙眼睛的主人是誰了。

就是那個醉貓，自己還想把他勉强當成君子的人。

——請看第三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皇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趙　震　中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
地　址：台北市景美區景福街二六五巷十一號
電　話：九三四五四九六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 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　社　印　刷　部
定　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港　幣　二八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出版